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一部・基地



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一部・基地



照耀明日的書8

銀河帝國三部曲〈一〉

艾西莫夫

張時

社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艾西莫夫的科幻小說中
公認最好的作品
曾榮獲最佳科幻小說雨果獎
根據史學家湯恩比及吉朋的
歷史演變理論寫作而成。

第一部・基地概要

- 在人類未來旅程中，基地是一個嶄新的事件，
- 古老的帝國毀滅了，無涯的銀河世界，進入了蠻荒時期。本書即在描寫一群社會科學家利用「心靈歷史學」建立了基地。爲第二帝國奠定了藝術、科學、技藝的基礎。

艾西莫夫著
張時譯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一部 基地

照耀明日的書 8

目錄

第一篇　心靈歷史學家

1

謝東——……生於銀河紀元一一九九八年，死於一二〇六九年。如以目前基地紀元，則為負七九到一年。生於阿克圖區的海立剛星，雙親係中等之家，據傳說他父親是菸草農夫。

他自小對數學表現出特殊天才。他的早年傳說極多，許多且互相矛盾。據說兩歲時便………

……他貢獻最大的是在心靈歷史。謝東只以很少的數式創立起這個學派；而演變成為深奧的統計科學………

………

他一生最佳傳記是由唐尼克寫成的，年輕的唐尼克在謝東死前兩年結識他。相識的故事……

◆　◆　◆

銀河百科全書

他名叫唐尼克，只是個從未來過川陀的鄉下孩子。不過他在超錄影帶上看過，偶然也在新聞報告上看到帝國加冕或銀河議會開幕的三度空間報導。他一生是住在新納世界，那是在藍移區繞着一顆星辰的小星，不過並沒有與文明隔絕。當時銀河中每個地方都享有文明。

銀河約有二千五百萬個住人星球，而每個星球都與帝國所在的川陀保持連絡。至少在後半世紀是如此。

對唐尼克來說，這次旅途是他年輕學術生活中的一個高潮。他以前也去過太空，所以對於這次旅行並不緊張。更明白地說，他以前只是到新納的衞星上去搜集些殞星的資料，不過太空旅行不論是幾十萬哩或許多光年，大致沒有什麼區別。

他僵直地坐着，準備應付超太空中的躍進，這是在星系內部系統所無法經驗到的。躍進繼續下去，有如永不結束，那是星際旅行的唯一辦法。在普通天體內部的普通旅行，速度決不會超過光速。如果以那種速度由一住人星球到另一個住人星球至少要許多年。如果經由超太空的無法想

像的區域——它既非空間亦非時間，非物質亦非能量，非某些事物亦非事物——一個人在銀河中旅行由這端到那端只需要很短的時間。

唐尼克等待許多次躍進的第一次，感到肚子裏有點不舒服，結果只不過是內部像被輕踢一下，然後便沒有什麼異樣感覺了。

過後，只有這條船，巨大而發光，已是帝國進步以來一萬二千年的產物；還有他自己，新得數學博士學位，應偉大謝東之邀去川陀參加偉大而略有神祕氣質的謝東計劃。

使唐尼克失望的是躍進後立刻看見川陀星。他走到觀覽室。在一定時間，鋼鐵外殼向後縮回；他在那裏凝望明亮的星辰，欣賞一團團的星雲，就像一大堆螢火虫聚集在一起。他也看見離船五光年處的一團藍白的氣體雲，它像在窗上潑來一層牛奶，使室中平添一陣寒意，兩小時後它不見了。又進入第二次躍進。

先看到川陀的太陽是一點白色點子，如果不是船上服務員對他們指出，他們根本不知道。銀河中央的星辰越來越濃密。每躍進一次，它便更明亮些，而使其他星辰暗然失色。

一個船員過來說，「觀覽室以後要關閉了，準備登陸。」

唐尼克跟在他後面拉拉他的制服衣袖。

職員對他笑笑，唐尼克臉紅了，他以外地的口音說話。

職員說，「早上便可以登陸了。」

「我希望由太空看看它。」

「對不起，如果是太空遊覽船，可以。我們已在旋轉下落，在太陽這面。你總不希望被日光曬黑，受輻射損傷吧？

他只好走開。

職員在他身後喊，「川陀只是一片灰濛濛的，孩子。到川陀後何不作次太空遊覽，很便宜。」

唐尼克回頭說，「非常謝謝。」

失望是種稚氣；不過大人小孩都一樣，唐尼克感到咽喉有塊硬團。他非常想趕快地看到夢寐以求的川陀。

2

太空船在喧嘩中降落。金屬船在絲絲聲中擦過大氣層。空氣調節機全力運轉以減低摩擦而生的熱度，引擎轟地隆隆在減速。登陸室中男女聚集談話的聲音，傳送帶送運行李，以及吊送上太空船，或是由船上送到行李台上。

唐尼克覺得太空船已經沒有獨立的運動了。船的重力已被天體重力所取代。數千旅客坐在登陸室，它微微的搖動，使人漸漸適應重力方向的改變。然後大家由旋轉梯走下船來。

唐尼克的行李很小。他站在桌前，等它送來。他的護照查驗蓋章時，他毫不去注意。

這便是川陀！空氣似乎比較濃密些，重力比較大，不過他很快便能適應。

入境室非常巨大。天花板幾乎望不到頂。唐尼克想它可能上入雲端。他看不見對面的牆，地上一片人潮。

桌後的人已說話了。他有點困惑。他說，「走啊，唐尼克。」他打開護照唸他的名字，再把它合上。

唐尼克說，「那裏──那裏──」

那人伸伸手指。「右邊走第三個左彎便是計程船。」

唐尼克向前走，看見高空中有發光的字，「計程船赴各地。」

唐尼克離開桌子前，有人自不知處冒出來站在桌前。桌後的人對他點點頭。那人回點一下，跟在年輕客人的後面。

他及時聽見了唐尼克的目的地。

◈ ◈ ◈

唐尼克發現自己靠在一根欄杆上。

小小的標誌寫：「主任。」標誌指着的人並沒有抬頭，「去那裏？」

唐尼克也不知道，他遲疑幾秒鐘後，立刻發現他後面排了一列隊伍。

主任抬起頭，「去那裏？」

唐尼克的存款已經不多，不過只在這裏住一晚上後便有工作了。他盡量自然地說，「請告訴我較好的旅館。」

主任仍然不感興趣。「這裏旅館都好。你指明一家。」

唐尼克無奈地說，「最近的一家。」

主任按下電鈕。一張票塞進唐尼克的手，票上發出微光。地板上也是縱橫交叉的光線條。

主任說，「一點二十。」

唐尼克掏出硬幣。他說，「我怎麼走？」

「跟着光線。只要走對路，票會一直發亮，表示你走的方向是對的。」

唐尼克抬起頭向前走。大大的廳中有幾百人，每個人都按着票上地上的光線走向各自的目標。

他的路走到了頭。一個人穿着藍黃發光的制服，替他提起兩個提包。

「直赴盧莎，」他說。

跟着唐尼克的人也聽見了。他也聽見唐尼克說，「好。」望着他登上鈍鼻的太空車。

計程車向上直昇，唐尼克望着弧形透明的窗戶，對在密閉結構內的飛行感到神奇，他本能地握住司機坐位的背。下面是螞蟻般分散的人羣。地上各處都有小洞，唐尼克的船降落到一個洞中。一時唐尼克頗感不解，司機如何選擇的黑洞降落。

這裏一片黑暗，只有來往閃亮的有色信號燈。到處都是熙來攘往的聲音。

減速時他向前傾，等太空船進入黑洞時，他下降到地上。

「盧莎旅館，」司機不必要地說。他替唐尼克提下行李，又載了另一個客人，再昇空了。

從登陸下來之後，他一直沒有看見天空。

3

川陀——第十三個千年的開始，這個傾向達到了高潮。它是帝國政府連續幾百代的中心，它坐落在銀河中央，而且是人口稠密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

它的市區進步穩定，最後到達了高峯。川陀的全部表面積是七千五百萬方英哩

，它只是一個城市。人口在最多時超過四百億。這個巨大的人口幾乎全是爲了應付帝國的行政需要，由於工作的複雜性，此一人口仍不夠應付。（據說最後幾代君王的無能統治及銀河帝國的難以統治也是衰亡的一個原因。）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太空船去農業世界運來食物供應川陀……

川陀對外界的食物需求，也成了本身的弱點，而易被包圍征服。帝國最後千年，各處王國揭桿雲起，帝國政府最重要的事成了保衞川陀口腹之需求……

銀河百科全書

❖ ❖ ❖

唐尼克不知道到底太陽是否在照耀，也因此不知是白晝是黑夜。他羞於啓口發問。整個星球似乎都被金屬所覆蓋。他所進的食物上面標明着午餐，可是有許多星球生活在標準時間制度下，而不管晨昏朝夕的改變。每個星球轉動速度不同，而他對川陀根本不明白。

起先，他熱心地跟從着「太陽室」的標誌走，發現那只是間人工輻射光的房間。他徜徉了一會，又回到盧莎的主客廊。

他對房間侍者說，「我在那裏可以買張星球觀光的票?」

「這裏。」

「什麼時候開始?」

「剛開走，明天還有。現在買票，我們替你保留座位。」

「哦。」明天可能來不及。明天他一定要去大學。他說，「有沒有觀察台什麼的?我說，是在開放的空中。」

「當然有!賣張票給你，如果你要的話。我先看看有沒有下雨。」他用手肘碰碰一個開關，在銀幕上便現出一行滾動的字。唐尼克和他一同閱讀。

侍者說，「好天氣。現在正是乾季。」他接着又說下去。「我不大想到外面去。上次我去露天地方，是三年前的事了。看過一次便夠了。這是你的票。在後面乘特別電梯上去。上面寫着『上高塔』，你便坐進去。」

❖ ❖ ❖

電梯是新式設備，用重力的斥力推進。唐尼克進去時，後面也有一些人跟進去。司機關上一個開關。當重力達到零時，唐尼克感到懸浮在空中，然後電梯加速向上時，他覺得又恢復了一些重量。接着又是減速，他的雙脚離開了地面，他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司機喊道，「把脚放在欄條下面，沒有看見信號嗎?」

別人都已經那麼做。當他瘋狂地要自牆壁爬下來時，大家都微笑望着他。他們的脚都緊挿在

平行相距兩呎的金屬條下面。他進來時便看見欄條，但是沒有注意。

有人伸手把他拉了下來。

他道謝時，電梯已經停了。

他走到露天平台上，白色的亮光刺痛他的眼睛。剛才伸手拉他的那個男人便站在他身後。

那人和氣地說，「座位很多。」

唐尼克閉上嘴，他一直在喘氣；他說，「是的，」然後走向座椅，可是又站定了。

那人和氣地揮揮手要他前行，唐尼克倚在欄杆上享受着大好景緻。

他看不見陸地。它已經消失在人造的複雜結構之中。他看見的天邊只是金屬接合的天空，它是一片烏灰顏色，他知道在這個星球上全被金屬圍蓋着。幾乎看不見有活動的東西——少數幾艘遊玩的船懶懶地懸在半空，所有數十億熙攘的人羣全在星球的金屬皮膚內部。

也看不見綠的顏色；沒有樹木，沒有土壤，除了人類沒有其他生命。他朦朧的想，在星球的某處正是王宮所在，它坐落在一百方哩的自然土壤上面，周圍有綠色的樹木與彩虹般的鮮花。那是鋼鐵海洋中的一個小島，但是由他站的地方却看不見蹤影。它可能在萬哩之外，他不知道。反正不久，他一定要去參觀。

他出聲地嘆口氣，發現他自己終於置身在川陀星上。這裏是銀河的中心，人類的重鎮。他看

不出這裏有什麼弱點。他沒有看見食物船降落。他不知道川陀的四百億人口與銀河其他部份有血脈循環的關係。他只看見人類征服全銀河的偉大事業。

他眨着眼睛走開去。電梯上的朋友向他指指隔壁的座位，唐尼克望了下去。

那人笑道，「我姓周。第一次來川陀嗎？」

「是，周先生。」

「我叫周吉瑞，你倒蠻有詩意的。川陀人不上這裏來。他們不喜歡這裏，胆子太小。」

「胆子！——我叫唐尼克。這裏漂亮極了。」

「唐尼克，主觀的意見！如果你出生在盆子裏，長大在廊道上，工作在籠子裏，渡假在擁擠的太陽室裏，那麼你上到一無所有的天空上來，可能會嚇破胆子。他們帶五歲以上的小孩到這裏來，每年一次。我想不出那有什麼好處。頭幾次上來會神經病地大叫。他們一出生便應該每一星期來一次。」

他又說下去，「當然，那沒有什麼要緊。即使從不上來又怎麼樣？他們在下面很快樂地管理着帝國。你知道我們這裏多高？」

他說，「半哩？」心裏覺得自己有點天眞。一定是，周吉瑞笑了笑。他說，「不，只有五百呎。」

「什麼？可是電梯大概——」

「我知道。大多數時間是上到地面。川陀在一哩下的隧道裏。就像塊冰山。十分之九在內層。有的地方甚至深到幾哩，以前那裏是海洋的底部土壤。事實上我們在相當深的地方，因爲可以利用溫度的差作爲能量來源。你知道嗎？」

「不，我以爲你們仍是用原子發電機。」

「以前用過。溫差比較經濟。」

「是。」

「你以爲這裏如何？」那人的和氣一轉而爲敏銳。他幾乎有點狡猾。

唐尼克有點不清楚，他說，「好極了。」

「來渡假？旅行？觀光？」

「哦？」

「不。——至少我一向想來川陀，不過這次主要是爲了工作來的。」

唐尼克覺得應該解釋得清楚點。「參加川陀大學謝博士的計劃。」

「謝烏鴉？」

「哦，不，我指的是謝東。心靈歷史學家謝東。我不認識謝烏鴉。」

「我說的正是他。他們叫他烏鴉。你知道，那是比方，他老是會預測災禍。」

「眞的？」唐尼克十分驚訝。

「當然，你應該知道。」周吉瑞臉無笑容。「你來替他工作的，是不是？」

「哦，是的，我是數學家。他爲什麼預測災禍？什麼災禍？」

「你以爲是什麼？」

「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讀過謝博士和他小組發表的論文。都是關於數學理論的。」

「是，他們發表的是那些。」

唐尼克感到不解。「我想我應該回去了。奉命。」

周吉瑞向他冷淡地揮揮手。

◆ ◆ ◆

唐尼克發現有人在他房中等候。他一時驚訝地問，「你在這裏做什麼？」

那人站起來。他年老禿頭，走路有點跛，眼睛碧藍而有神。

他說，「我是謝東。」立刻唐尼克想起以前看過多次他的肖像。不錯，正是他。」

4

心靈歷史學——……唐尼克使用非數學的觀念，爲心靈歷史學下過定義，認爲它是數學的支派，研究集居人類在社會經濟刺激下的反應……

此一定義乃根據集居人類在巨量時可以依據統計學的假設。人類集居的數量可以根據謝東第一定理計算……進一步的必需假設是集居人類本身並不知悉心靈歷史分析，而使其反應是眞正任意的……

所有心靈歷史學說的有效根據是謝東函數的推演，它具有社會經濟力量的特性……

銀河百科全書

❖ ❖ ❖

「午安，先生，」唐尼克說，「我——我——」

「你不認爲我們應該在昨天以前見面？在正常情形下，我們不那麼做。如果我們需要你的服務，越早開始越好。現找人越加不容易了。」

「我不懂，先生。」

「昨天在觀察塔上你和一個人談過話，對吧？」

「是，他姓周，我不認識他。」

「名字無所謂。他是公共安全署的人。他由太空站開始便跟踪着你。」

「爲什麼？我實在不懂。」

「塔上那個人說起我沒有？」

唐尼克猶豫了一下。「他說你是謝烏鴉。」

「說明理由沒有？」

「說你會預測災禍。」

「不錯。——川陀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每個人都問他對川陀的意見。唐尼克認爲只有一句話。「好極了。」

「你沒有三思便說出這句話。心靈歷史學如何？」

「我沒有想到用那個來解答這個問題。」

「在你和我合作時，你必須用心靈歷史來研究任何問題。——觀察。」他由皮帶口袋中拿出計算機。人們說他枕頭下也擺個電算機，一醒來便要使用。它的外表已使用得斑剝了，謝東的年老手指仍然靈活地運用它。紅字在灰盤上呈現出來。

他說，「它代表目前帝國的情況。」

他等了一會。

唐尼克最後說，「當然這不是全部。」

「不，不是全部，」謝東說，「我很高興你不是盲目地接受我的話。不過它代表的是近似的大概前題。你接受嗎？」

「那要看我最近對函數變化的演算如何而定，」唐尼克小心翼翼地答。

「好。再加上帝國內已知的謀殺、叛變、經濟不景氣，星際開發率的減緩等等機率情形……
……」

他繼續說下去。他每提一項新的因素，便有新的代表符號出現，而溶入基本函數加以改變擴充。

唐尼克只打斷一次他的話。「我不明瞭那套變化轉移的效果。」

謝東更慢地對他說明。

唐尼克說，「可是那是用禁止社會合作的方法完成的。」

「對，你很敏捷，不過還不夠快。這方面並不禁止。讓我用級數來說明。」

他說明得比預期的更久。唐尼克謙遜地說，「是，我明白了。」

最後謝東終止了。「這就是以後五世紀的川陀。你如何解釋，啊？」他側着頭問。

唐尼克不能相信地說。「全部毀滅？可是不可能！不可能！川陀從沒有——」

謝東充滿了一種年老人才有的興奮之情。「哦，哦。你看見最後結果。用話說出來。暫時把符號忘掉。」

唐尼克說，「越是專門化的川陀，則越有危險而且越不易自衞。而且它一天比一天更成爲帝國行政中心。那也是很大的負担。當帝國一代比一代更爲不確定時，重要家庭間的仇恨加深，社會責任便消失了。」

「夠了。在五世紀中完全毀滅的機率如何？」

「我不知道。」

「你可以做場微分方程嗎？」

唐尼克感到壓力加大。他沒有電算機。它離他眼睛有一呎之遠。他心中緊張地計算，頭上流着冷汗。

他說，「大約百分之八十五？」

「不壞，」謝東說。「也不好。實際上是百分之九十二點五。」

唐尼克說，「所以你被人稱爲謝烏鴉？我在期刊上沒有看見這個。」

「當然不。那是不能印行的。你以爲帝國能如此暴露出其不穩定?這是心靈歷史學的非常簡單推論。不過部份結論已被洩露給貴族們了。」

「很糟。」

「並不必要。一切都已經計算過。」

「我因此受到調查?」

「是。我計劃的有關一切都經過調查。」

「你有危險嗎，先生?」

「是。不過我被處決的機率只有百分之一點七，那並會停止計劃。我們也考慮過這點。好，不談了。明天到大學來和我見面好嗎?」

「好。」唐尼克答。

5

公共安全署——恩更王朝最後一代克里安一世被刺後，貴族政治當權。在不穩定與不正常的數世紀中，他們形成了秩序的要素。他們經常受控制於陳家和狄家，他們慢慢演變而成爲現狀的盲目工具……一直到最後一個有×國王克里二世當

權後，他們才被移除。第一個署長……

安全署的衰弱可以說導源自謝東的受審，那是基地時代開始的前二年。那次審判在唐尼克的謝東傳中有詳細敘述……

銀河百科全書

❖ ❖ ❖

唐尼克並沒有實現他的諾言。他被蜂鳴器喚醒。他回話時，櫃台有禮地告訴他，公共安全署已下令扣留他。他跳下床，發現門已不能打開。他只好穿起衣服等待。

他們來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去，不過還是把他扣留起來。他們有禮而文明地詢問他。他解釋說他是新納人，他曾經讀過某某和某某學校，在某月某日得到博士學位。他曾經申請到謝博士下面工作，結果爲他接納。他再三地說明詳情，一遍又一遍。後來他們又轉向他參加謝東計劃的問題。他聽說了些什麼；他的責任是什麼；他接到什麼祕密指令；一切詳情如何等等。

他回答說他不知道。他沒有奉到什麼祕密指令。他是數學家和學者。他對政治毫無興趣。

最後和氣的詢問者說，「川陀什麼時候會被毀滅?」

唐尼克吶吶地說，「我不能回答我不知道的事。」

「別人怎麼說?」

「我怎麼能替別人說?」他覺得很熱，相當熱。

詢問官問，「沒有人告訴你毀滅的事和日期嗎?」年輕人感到遲疑時，他又問下去。「有人在跟踪你，博士，你來的時候便有人在機場注意；而且我們可以聽到你和謝博士的談話。」

「那麼你們應該知道他對這件事的意見。」

「也許，我們還是想聽你說。」

「他的意見是川陀在五世紀內會毀滅。」

「他證明了——唔——用數學?」

「是，」他不滿地說。

「我想，你也認爲數學有效。」

「如果謝博士這麼想的話，可能有效。」

「我們會再回來。」

「且慢，我有權找個律師。那是帝國公民的權利。」

「你會有的。」

果然他有了個律師。

進來的是個高個子，他的臉上似乎全是垂直線，臉瘦削得令人懷疑還有沒有微笑的餘地。

唐尼克抬起頭來。他覺得沮喪不快。他來川陀還不到三十小時便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那人說，「我是羅華鏡。謝博士命我來代表你。」

「是嗎?好，告訴你。我要求立刻向國王訴願。我無緣無故被扣留。我沒有犯任何罪，任何罪。」他用手拍下桌子。「請立刻安排到國王面前聽願。」

羅華鏡小心地把一個卷宗中的東西空出來。如果唐尼克還有胃口的話，他會看見那是一些法律表格，薄薄的金屬片，那可以放在小小的丸盒中。他也可能認出有個小小的錄音機。

羅華鏡不理唐尼克的發怒，他抬起頭來說，「安全署對我們有光束竊聽器。那是違法的，但是他照用不誤。」

唐尼克咬緊牙齒。

「不過，」羅華鏡坐了下去。「我桌上的錄音機——那是個普通錄音機，不過效果非常良好——它還能遮蓋偵聽光束。他們不會立刻發現。」

「那麼我可以說話了。」

「當然。」

「我要在國王面前訴願。」

羅華鏡笑了笑，他的臉居然還能容納得下笑容。他說，「你是鄉下來的。」

「不過仍然是帝國公民。和你和安全署的人一樣是好公民。」

「不錯，不錯。只是你來自鄉下，所以不了解川陀的情形。國王不接受訴願的。」

「那麼可以向什麼地方控告這個公共安全署？有別的辦法？」

「沒有。你可以向國王訴願，可是不能有公聽。今天的國王已不是恩東王朝的國王了。川陀是由一些貴族門第所控制，由他們的人組成公共安全署。這是心靈歷史學已經預測的發展。」

唐尼克說，「眞的？那麼謝博士可以預測川陀未來五百年的歷史——」

「他可以預測未來一千五百年。」

「就說是一千五百年吧。爲什麼昨天他沒有預測到今天的事，而警告我——不，對不起。」

唐尼克坐着用冰冷的手支着頭。「我完全了解心靈歷史學是統計的科學，不能準確的預測個人生死休咎。你要諒解，我心中很生氣。」

「可是你錯了，謝博士認爲你早上會被捕。」

「什麼！」

「不幸，但是確實。安全署對他的活動越來越注意。參加的新份子受到相當大的干擾。由圖表上看出來，這種衝突卽將達到高潮。安全署的行動相當緩慢，所以謝博士昨天去看你，使他們

不得不採取行動。沒有別的理由。」

唐尼克倒吸一口氣，「這豈不是——」

「請。這是必要的。你被捕不是基於私人理由。你一定知道，謝博士的計劃是根據十八年的數學發展，其中包括所有有意義及機率的事件。其中之一便是這件事。我被派來這裏的目的，只不過是來安慰你不會有事，你不用害怕。它會圓滿的結束；你有合理的機率。」

「什麼數字？」唐尼克問。

「對計劃是百分之九九點九強。」

「對我呢？」

「我奉命告訴你，百分之七七點二。」

「那麼我被判死刑的機率是五分之一。」

「死刑的機率只有百分之一。」

「眞的。對一個人的計算沒有意義。你去請謝博士來看我。」

「不行。博士本人也被捕了。」

門被推開，唐尼克來不及站起來只是驚叫了一聲。一個警衛進來走到桌前拿起錄音機，看了看把它放進口袋。

羅華鏡鎮定地說，「我們需要這個錄音機。」

「我們另外給你一個，律師，不會放射靜電場。」

「那麼，我的訪問已經完了。」

唐尼克望着他走出去只剩下他一個人。

6

審判（唐尼克認爲那是審判，雖然由法律上看並不相像）時間不長。那已經是第三天了。可是唐尼克都已經無法記清開始時的情況了。

他自己倒沒有什麼事。所有炮火都對準謝東。謝博士却絲毫不爲所動地靜坐着。在唐尼克眼中他是世界唯一鎭定的重鎭。

旁聽者不多，只限帝國的少數貴族。記者與公衆不得列席，所以外界幾乎不知道有謝東受審的這麼回事。法庭中有種對被告極不友好的氣氛。

公共安全署的五個人坐在長桌後面。他們身穿猩紅全黃的制服，發光貼切的塑膠帽，表示出執法者的身份。中央是署長陳令琪。唐尼克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官員，所以專注地望着他。在審判過程中陳很少說話。顯然言多則有失其尊貴身份。

署的律師看看記事簿，又繼續發言。謝東坐在被詢席上。

問：謝博士，在你下面有多少人參預你的計劃？

答：五十位數學家。

問：包括唐尼克博士嗎？

答：唐尼克博士是第五十一位。

問：哦，那麼有五十一位？再記憶一下，謝博士。也許有五十二或五十三？或且更多？

答：唐博士還沒正式參加我的組織。等他加入後，一共五十一位。現在是五十位。

問：不會近十萬人吧？

答：數學家？不。

問：我不是只指數學家，也許全部有十萬人？

答：全部，你的數字可能對。

問：可能？我是說有。我說你的計劃中一共有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二人。

答：我想你是連女人小孩都計算進去。

問：（聲音提高）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二個人。這點無需爭執。

答：我接受這個數字。

問：（看了看筆記本），先不談這個，我們再談談已經談了相當久的事。你願不願再說一遍。謝博士，關於你對川陀未來的想法。

答：我說過，我說了幾次，川陀在五百年內將成爲廢墟。

問：你不認爲這是不忠的說法？

答：不。科學眞理超越忠與不忠的範圍。

問：你相信你的話是代表科學眞理？

答：是。

問：有什麼根據？

答：根據心靈歷史的數學。

問：你能證明這個數學有效？

答：只能對另一位數學家。

問：（微笑），那麼你說你的眞理具有一種非平常人所能了解的奇異特性？在我認爲，眞理應當對平常人都是易解的。

答：它對一些思想不會有困難。我們所消熱能量轉換的熱力學，自神祕時代以來，已是人類眞理，可是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仍無法設計一部熱機。連非常聰明的人也不例外。我懷疑是否

智慧的署長——

這時，一個委員傾身向律師低聲說話。律師紅着臉打斷了謝東的話。

問：我們不是來聽你演講的，謝博士。假設我們了解你的意見。我認爲，也許你預測災禍會使人民對帝國的信心動搖，你另有用心。

答：不然。

問：我認爲，你預測在災禍到臨之前會有一段不安的時期。

答：對。

問：單憑了你的預言，你就組織了十萬大軍。

答：事實不然。如果你經過調査，會發現其中只有一萬役齡男子，他們都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

問：你曾經做過別人的工作人員嗎？

答：我沒有接受過任何人的薪水，律師先生。

問：你完全是不盈利的？你是爲科學服務？

答：是。

問：我們再看看。將來可以改變嗎，謝博士？

答：當然。例如說，本法庭可能也不可能在未來數小時內爆炸。未來當然會有小的改變。

問：你在狡辯。人類歷史的全部歷史可以改變嗎？

答：是。

問：簡單嗎？

答：不。非常困難。

問：爲什麼？

答：心靈歷史學認爲一個充滿人類的星球有極大的惰性。要改變它會遇到惰力，所以必須有同樣大的力量。即使以相對並不多的人羣來說，要改變它也非易事。你懂嗎？

問：我想我懂。川陀不一定會毀滅，如果有很多人來改變它的話。

答：對。

問：比如說十萬人。

答：不，先生。這數字太少了。

問：眞的嗎？

答：川陀有四百億人口，如果川陀毀滅的話，不只是因爲川陀本身，而且因爲整個帝國本身。帝國的總人口在百萬兆左右。

問：我明白。那麼也許十萬人能夠改變，如果他們和以後五百年內的子孫合力去做的話。

答：我看不行。五百年太短了。

問：啊！那樣說來，謝博士，我們可以由你的話中作些推論。你召集了十萬人從事你的計劃。他們不是在五百年內改變川陀的命運。反言之，不論他們怎麼做，他們也無法改變川陀的毀滅。

答：不幸你的話是對的。

問：另一方面說，你的十萬人並未從事不法行動。

答：正確。

問：（緩慢而滿意）謝博士——請注意，我們希望你作個愼重的回答。你們十萬人的目標何在？

❖ ❖ ❖

律師的言語嚴峻，他跳起來關下陷阱；他已經把謝東逼入死角，使他無法迅速作答。

觀衆間甚至於主審桌上也發出嗡嗡的低聲交談。只有署長本人仍不動聲色。

謝東也鎮靜如恆，他等聲音安靜下去。

◈　◈　◈

答：減輕毀滅的後果。

問：那眞是你的本意嗎？

答：解釋至爲簡單。川陀的將來毀滅並非是人類發展史中的獨立事件。它是一場開始了數世紀前的微妙戲劇中的高潮，而且進行速度越來越快。先生們，我所指的是銀河帝國的衰亡發展過程。

◈　◈　◈

蜂鳴器大聲響了起來。律師立刻大喊，「你在公開宣傳——」然後他的話被觀衆大喊叛國所壓下。

署長慢慢擊下法槌。聲音停下時，法庭也靜了下來。律師深深吸一口氣。

◈　◈　◈

問：（戲劇性地）你知道嗎，謝博士，你談起的是一個經歷了一萬二千年橫逆與困難的帝國，它後面是百萬兆人民的愛心與希望。

答：我了解帝國過去與現在的歷史。我毫無不敬之意，不過我自認爲對這方面比在座的都更

加了解。

問：而你預測它會滅亡？

答：那是由數學推算出來的結論。我個人對這件事感到遺憾。卽使有人認爲帝國不好（我自己不這麼想），而它衰亡後的無政府狀態更不好。我的計劃是希望能阻止無政府。先生們，帝國的衰亡是件大事，不易阻止。雖然其中因素很多，如興起的官僚制度，主動性減退，好奇心衰退，可是這一次隆重浩蕩的運動已無法阻止。

問：可是人們並沒有發現帝國比以前衰弱。

答：你只在你周圍看見力量的表現。它似乎會永遠維持下去。不過，律師先生，腐敗的樹幹在被暴風吹倒之前，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現在暴風已吹過帝國的分支了。請用心靈歷史的耳朵聆聽，你會聽見破裂的聲音。

問：（懷疑地）謝博士，你不是來宣——

答：（堅定地）帝國連同他的所有優點均將消滅。接着是一連串的星際戰爭；星際貿易衰退，人口減少，各個世界將與銀河主體失去聯絡——這些情況將繼續下去。

問：（在沉靜中聲音顯得更輕）永遠嗎？

答：心靈歷史學可以預測衰亡及以後的黑暗時期。先生們，帝國已經有了一萬二千年歷史。

黑暗時期可能不止一萬二千年，而是三萬年。第二帝國可能興起，可是它與我們之間隔了一千代受苦難的人類。我們必須為他們奮鬥。

問：（稍微復原）你互相矛盾。你早先說無法阻止帝國的毀滅，亦即所謂川陀的衰弱。

答：我仍然沒有說可以阻止衰退。不過現在要想縮短以後的中間期還不嫌晚，先生們，可以縮短黑暗時期到一千年；如果我們的計劃准許實施的話。我們目前處於歷史的關鍵時代。只要把這個巨大的潮流稍作改變——改變即使不多，至少還可以移除人類痛苦的二萬九千年。

問：你打算怎麼做？

答：為人類保存智識。人類智識的總和是股大力量。如果社會支解，科學也會分散成百萬碎片。個人所知僅其碎片的幾面。那是沒有用的。他們將成為迷失的一代。可是，現在如果能把智識全部保存起來，不讓它消失。後代可以根據它重建，而無需從頭發現。一千年可以完成三萬年的工作。

問：這些——

答：我的計劃中有三萬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正在準備「銀河百科全書」。他們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它。我甚至於看不見開始的一天。當川陀敗亡時，它會完成，其書籍會存在銀河的每個大圖書館中。

署長又擊下法槌。謝東默默走下被告席，坐在唐尼克旁邊。

他笑着說，「你喜歡這場戲嗎？」

唐尼克說，「你在拖延。現在怎麼樣？」

「他們休庭後，打算和我私人解決。」

「你怎麼知道？」

謝東說：「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一切要看署長。我研究了他許多年。我努力分析他的工作，可是你知道，把心靈歷史方程式運用在個人身上，是很危險的。不過我仍有希望。」

◆ ◆ ◆

7

羅華鏡走過來，向唐尼克點點頭，他彎腰向謝東耳語。休庭的喊聲響起，守衛把他們分開。唐尼克被帶走了。

第二天的公聽則完全不同。謝東和唐尼克單獨和安全署在一起。他們坐在一張桌後，五個法官與兩個被告之間並無距離。他們甚至於請他們抽雪茄喝飲料。

謝東說，「我的律師不在。」

一位官員說，「不是審詢，謝博士。我們要討論帝國的安全問題。」

陳令琪說，「我有話要說，」其他官員則默默地等待着。唐尼克也屏氣止息。陳令琪瘦削，比年齡顯得更老。他是銀河帝國的眞正國王。具有國王頭銜的孩子只是陳的代表而已，這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陳說，「謝博士，你破壞了帝國的和平。銀河星球所有人都活不了一世紀，我們何必担心五百年後的事？」

「我最多還有十年時間，」謝東說，「但是我非常地關切未來。稱它爲理想主義吧。稱之爲代表人類的自我尋找吧。」

「我不想了解神祕主義。你可不可以說明我何以不把五百年後的事拋諸腦後而今夜將你處決？」

「一週以前，」謝東不在意地說，「你可以這樣做，不過你活到年底的機率不會大過十分之一。今天，機率已自十分之一減少到了萬分之一。」

旁邊人都不安地呼吸。唐尼克感到頸後汗毛直豎。陳的眼光稍向下垂。

「爲什麼？」他問。

「川陀的衰亡，」謝東說，「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止。可是加速起來卻非常快速。我受審的

事已經傳遍全銀河。人們會因爲未來無望而感到憤怒。他們已經在妒忌祖父時代的生活了。政治革命和貿易阻滯會增强。野心的人和冒險會躍躍欲試。把我殺死，川陀不會維持五十年，你只有一年的時間。」

陳說，「這些話只可以用來嚇孩子，而使我們滿意的唯一方法是你的死亡。」

他的瘦手由桌上的文件上舉起，只有兩個指頭輕點着它的表面。

「告訴我，」他說，「那麼你唯一的活動是編輯所謂銀河百科全書嗎？」

「是。」

「它要在川陀完成？」

「大人，川陀有帝國圖書館，而且有學者如雲的川陀大學。」

「也許你們可以到別處去，比如有個星球，上面的都市生活不會干擾學術思想；你們可單純而全力獻身工作——那不是更有益處嗎？」

「只是些小益處。」

「那麼我們可以選擇個星球。你可以在空閒時工作，博士，帶着你的十萬人。銀河知道你在爲阻止衰亡而奮鬥。也可以告訴他們你可以阻止衰亡。」他微笑道，「我不相信這些事，可是要我不信衰亡也是很困難的。我相信我可以對人民說眞話。而且，博士，你可以不麻煩川陀，川陀

可以有和平生活。

「第二條路是你與許多同路人的死亡。我不管你早先的威脅。目前你所有的選擇是死亡或流放。」

「大人，你選的是那個星球？」謝東說。

「我想，它稱之爲極星，」陳說。他把桌上一張紙推給謝東看。「那裏沒有人，可是可以住人，可以把它裝修得合適學者們居住。它相當隱密——」

謝東打斷他的話，「它在銀河的邊沿。」

「正如我說，相當隱密。來，兩分鐘給你考慮。」

謝東說，「我們需要時間安排旅行。我們有兩萬家人。」

「會給你時間。」

謝東想了想，最後一分鐘到了。他說，「我去。」

唐尼克的心往下沉。不過他爲了逃過死亡而心有餘悸。現在他又爲了謝東的失敗而難過。

8

他們默默地坐着，計程車通過千曲百折的隧道前往大學。然後唐尼克動了動說：

「你對署長說的話眞實嗎？你的死亡眞會加速帝國的敗亡嗎？」

謝東說，「我從不謊言心靈歷史學的發現。在這件案子也一樣。陳知道我一向說實話。他是個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對心靈歷史學的眞理必定有天生具有的信任。」

「那麼你只有接受逃亡了？」唐尼克說。謝東沒有答話。

當他們到達大學廣場時，唐尼克的全身肌肉無力，幾乎是被夾持出來。

大學是一片光海。唐尼克幾乎忘了會有太陽存在。大學並非在露天。它的建築上另蓋着奇大而非玻璃的圓頂。它是極化的，所以唐尼克可以抬頭看見外面閃亮的星星。

大學建築不像川陀別處都是灰色的鋼鐵。它是銀的。金屬呈現着一種象牙般的顏色。

謝東說，「似乎是軍人。」

「什麼？」唐尼克低頭看見廣場前面有個哨兵。

他們站在他前面，附近門口出現了個說話柔和的上尉。

他說，「謝博士？」

「是。」

「我們正在等你。從此你和你的人由軍法看管。我來通知，你們在六個月內要離開川陀前往極星。」

「六個月！」唐尼克說，可是謝東的手指輕碰他一下。

「那是我的命令。」上尉又說。

他走後，唐尼克轉向謝東。「什麼，六個月怎麼夠？這是慢性謀殺。」

「慢慢說，慢慢說。先去辦公室。」

◆　◆　◆

辦公室不大，可是有防偵防諜設備。謝東悠閒地說，「六個月夠了。」

「我不明白。」

「因為孩子，我們這種計劃中，別人的行動往往能配合我們的目標。我沒有對你說過，對於陳的性格脾氣，我們研究得非常清楚透澈。除了他們已經安排好結局，是不會開始審詢的。」

「可是你怎能夠——」

「去極星？有什麼不行？」他在桌上按了個鈕，後面牆壁分開露出一方空間。這只有他的手指才能按得開，因為別人的指紋不能通過電眼。

「裏面有幾捲縮微影片，」謝東說，「拿有T的那個。」

唐尼克拿了下來，望着謝東把它裝上放映機，他又給了年輕人一幅眼鏡。唐尼克調整後，望着影片放映。

他說，「可是——」

謝東說，「為什麼驚奇？」

「你準備去兩年？」

「兩年半。當然，我們無法確定他選的是極星，不過讓我們這麼假設——」

「為什麼，謝博士？如果是你安排的逃亡，為什麼？在川陀不是更容易控制嗎？」

「哦，有些理由。在極星上工作，我們有帝國的支持，而他們不怕我們對帝國有所不利。」

唐尼克說，「你引起他們的恐懼只為了要逃亡。我還是不明白。」

「也許兩萬個家庭不會自願旅行到銀河的一端去。」

「為什麼要強迫他們去，」唐尼克停了一下。「我不能了解？」

謝東說，「時間未到。目前你只要知道科學家要逃亡到極星去便可以了。」他笑笑。「另一個則要建立在銀河另一端，在星端。至於其他，我就快死了，你會比我更加明白。——不，不。別吃驚，只祝福我就好了。醫生們說我活不過兩年。那時我已經完成我的任務，可以死無憾矣。」

「你死以後呢，先生？」

「會有繼承人——連你在內。繼承人會完成計劃，在適當時機刺激安略南區的叛變。以後事

情會慢慢發展下去。」

「我不懂。」

「你會懂的，」謝東多皺的面孔顯得平靜而疲倦。「大多數前往極星，一少部份留下。很容易安排。——至於我，」他最後低聲說，連唐尼克都聽不清楚。「我完了。」

第二篇　百科全書學者

1

極星——它在銀河歷史中有奇特的地位，許多作家仍不厭其煩地再三敍述。它在銀河螺線的終端，唯一太陽缺少的星球，能源缺乏，沒有經濟價值。它被發現後五世紀尚無人居住，直到銀河百科全書學者登陸…………

無疑，那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極星決非只是川陀的盲腸而已。安略南的革命與韓定的崛起，那是偉大傳統的第一位………

銀河百科全書

❖　❖　❖

布立安正在房間一角桌後忙碌工作。工作必須協調。力量必需組織。一絲一縷可以織成花式

。

　五十年來，五十年來建立了銀河百科全書第一基地，而把它建立成一個高效率的工作單位。五十年收集資料，五十年準備。

　現在完成了。再過五年，銀河有史最偉大巨構的第一卷便要出版了。再每過十年——準時得有如時鐘——便要出一本。再過去還有副册；特刊等等，直到——

　布立安不安地欠動一下身體，這時桌上的蜂鳴器響了起來。他幾乎忘了約會時間。他推開開門器，一眼的眼角看見門開以及外面魁梧的韓定。布立安沒有抬起頭來。

　韓定對自己笑笑。他有急事，不是他明白布立安爲人，而是在工作時對打擾他的人事一貫的態度。他埋身在桌子那邊椅子裏等待着。

　布立安的筆在紙上發出沙沙聲音。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動作和聲音。韓定由口袋裏拿出兩點的硬幣來。他向上丟，不銹鋼的表面在空中翻身發出閃閃光芒。他抓在手上又向上丟，懶懶地望着閃光。在一個必須進口鋼鐵的星球，鋼是作零錢的好材料。

　布立安搖頭說，「不要那樣！」

「啊？」

「別丟硬幣了！」

「哦，」韓定把錢放進口袋。「你準備好了告訴我好嗎？我答應在投票之前回到市議會去。」

　布立安嘆口氣，由桌後走出來。「我準備好了。希望你別再以市議會的事來煩我。請由你自己去關切好了。我的時間都放在銀河百科全書上。」

「聽見新聞沒有？」韓定嘲弄地問。

「什麼新聞？」

「極星市超短波台兩小時前接收的新聞。安略南區的皇家總督已自立爲王。」

「啊，什麼？」

「那表示我們已與帝國內層隔絕了，」韓定說。「我們預期它，不過仍然感到不安。安略南區正擋住我們與山達尼及維加及川陀的交易路徑。我們的金屬由那裏來？六個月來沒有接到鋼或鋁，現在來源斷絕了，只有看安略南王的慈悲了。」

　布立安不耐地說，「由他那裏轉來。」

「能嗎？聽着，布立安，根據建立基地的憲章，銀河百科全書委員會的董事會有絕對的行政權力。我是極星市長，只有你允許下才有權力擤鼻子或打噴嚏。我以市的名義問你，我們的繁榮有賴於銀河中不被切斷的貿易，召集緊急會議——」

「住口！不用作競選演講了！韓定，董事會並沒有禁止極星建立市政府。我們知道，自從五十年前這裏建立基地之後，人口驟增，以及許多人參加了非百科全書計劃的人，這裏必須有個行政當局。然而那並不表示基地的目的不再是出版百科全書。我們是國家支持的科學機構，韓定。我們不能——也不可以干涉地方政治。」

「地方政治！老天爺，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極星本身不能支持機械化的文明。它缺少金屬。你是知道的。這裏沒有鐵礦，銅礦，鋁礦。你想想看，如果安略南王對我們下手會是怎麼樣的後果？」

「我們？你忘了我們受到帝國的直接控制？我們不是屬於安略南區或其他區域。記住這一點！我們是帝國的直轄區，沒人可以碰我們，帝國會保護我們。」

「所以它沒有阻止安略南的皇家總督被踢走？只有安略南區嗎？至少有二十個銀河外圍區域已經開始各行其是了。告訴你，我甚至懷疑帝國是否有保衛它自己的能力。」

「哈，總督，國王們，那有什麼區別？帝國一向也玩些政治手段。以前總督們也反叛過，以前也有國王被罷黜或刺殺。但是帝國本身有什麼改變？算了，韓定。那不是我們的事。我們只是科學家。我們只關心百科全書。哦，我差點忘了件事，韓定！」

「啊？」

「你對那份報紙要想點辦法，」布立安憤怒地說。

「極星市論壇報？那不是我的；是私人的。它怎麼了？」

「幾個星期來，它一直在建議慶祝基地建立五十週年紀念，並且建議全市放假。」

「那有什麼不對？三個月內鐳鐘要開啓第一圓庫。我認爲那是件大事，對吧？」

「可是不能有愚笨的大遊行，韓定。第一圓庫的開啓只和董事會有關。任何重要的事都會傳達給人民。請將這點立場告知報紙。」

「對不起，布立安，市憲章中保證一件小事，它稱之爲新聞自由。」

「可能。但是董事會不以爲然。我是皇帝派駐極星的代表，韓定，在這方面有絕對權力。」

韓定冷漠地歇了一會說，「即使你是皇帝的代表，我還有件消息告訴你。」

「關於安略南？」布立安緊張地問，他覺得困惑不安。

「是，兩星期內安略南要派特使團來。」

「特使團？這裏？安略南來？爲什麼？」

韓定站了起來，把椅子推向桌邊。「你可以猜猜看。」

他很不禮貌地走了出去。

2

盧德禮縣長是位貴族——安略南陛下特使——身上有許多頭銜。韓定在太空站以國賓大典相迎。

縣長蹙眉緊張微笑地把火器自帶中取出倒着獻給韓定。韓定也將借來的火器獻給他。兩人交換禮貌與友誼，可是韓定注意到縣長肩上微微凸起，不過他沒有開口。

車隊駛向百科全書廣場，接受一些羣衆的合度歡呼。

盧縣長以貴族與軍人的態度相當冷淡地接受歡呼。

韓定在人羣喧嘩中，抬高聲音說，「我們是個年輕的世界，閣下。在我們短短的歷史中，很少有高貴貴族來訪問這個可憐的星球。所以我們只有一番熱情。」

顯然這位高貴貴族並沒有聽出韓定言語中的諷嘲。

他想了想說：「五十年前建立的。哼！市長，你們這裏還有許多未開發的土地。你們沒有想過把它們分爲區域？」

「現在還不需要。我們還是中央集權，由於百科全書的關係，也許等有朝一日人口增加後——」

「奇怪的世界！你們沒有農業？」

韓定認爲無需多費口舌和這位縣長大人討論農業，他不經心地說：「不——不，大人。」

盧縣長揚起雙眉，「你的領袖——我要見的人呢？」

「你是說布博士？是！他是董事會主席。皇帝的私人代表。」

「博士？沒有別的稱呼？學者？他的地位在政府之上？」

「哦，當然，」韓定順良地說：「這裏的人多少都可以稱爲學者。何況我們這裏只算是帝國皇帝直接控制的一個科學基地而已。」

雖然他的話强調「科學基地」，但是對方似乎並無印象。當他們繼續前進時，他維持一種沉思的安靜。

❖ ❖ ❖

如果韓定感到午後和晚上都很無聊的話，至少他對布立安與盧德禮的會見感到滿意。兩個人雖然彬彬有禮，但是互相大聲抗議，而且互相看不起。

盧德禮參觀百科全書大樓時，他茫然地聽着布立安的演講。他也有禮而不感興趣地在布立安解釋下走過巨大的參考影片倉庫和無數放映室。

只有當他一層層走到寫作部，編輯部，出版部，影片部時，他才表現出了解的感受。

「這一切都非常有趣，」他說：「可是對成人來說是種奇怪的職業。它有什麼用？」

韓定發現布立安對這句話沒有回答，他表情十分嚴肅。

晚餐只是下午事情的縮影，盧德禮獨自說個不停，詳細地說明他最近在安略南與史邁諾王國作戰時，身任營長。

縣長的話一直說到晚餐結束猶意有未盡。小職員一個個溜了出去。最後他在布立安和韓定陪伴下走到涼台享受夏日的黃昏。

「現在，」他高興地說：「談點正事。」

「請，」韓定喃喃地說，他點起所剩無幾的維剛香菸，仰靠在椅子上。

銀河在天，它迷霧透鏡般的由一端橫到另一端。在宇宙邊緣的此處，一些稀星發出幽晦的光。

「當然，」縣長說，「所有正式討論——簽約和一些繁瑣的技術問題——必需先行安排好——然後在，你們的議會叫什麼？」

「董事會，」布立安冷冷地答。

「怪名字！那是明天的事。現在可不可以先私下解決些困難？」

「你的意思是——」韓定問。

「銀河邊緣的這一部份情勢有所改變，你們星球的地位變得相當不穩定。如果我們之間能先

有個了解，那麼對大家都方便些。哦，市長，你還有那種雪茄嗎？」

韓定吃了一驚，勉强又拿了一根給他。

盧德禮深深吸了一口，滿意地說：「哦，維剛煙草！你是那裏弄來的？」

「我們進了最後一批貨。已經沒有剩下的了。天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再弄到——」

布立安不抽烟，而且他討厭抽烟的人，「我想了解一件事，閣下，你此來只是爲了澄清局勢的嗎？」

盧德禮抽着烟點點頭。

「這樣的話，很簡單。關於銀河百科全書基地一號的情勢與以前沒有什麼兩樣。」

「哦？那麼以前是怎麼樣？」

「是這樣的：帝國的科學機構，也是偉大帝國皇帝屬下的一部份。」

縣長似乎一點也不在乎。他噴着煙圈。「布博士，這是個不錯的理論。我想你們擁有蓋帝國圖章的文書——可是目前的情勢如何？你們怎麼對付史邁諾？你們離史邁諾的首都不到五十秒差距，還有柯諾和達里波呢？」

布立安說：「我們和縣沒有來往，我們是帝國的一部份——」

「那些不是縣，」盧德禮提醒他。「它們已是王國了。」

「那麼便算王國吧。我們和他們沒有關係。作爲科學單位——」

「科學個鬼！」對方的責備引起緊張氣氛。「我們怎麼能看着史邁諾過來佔領極星？」

「皇帝呢？他不會坐視的。」

盧德禮平靜下來，他說：「好，布博士，你尊重皇帝，安略南也一樣。可是史邁諾人則不然。記住，我們剛和皇帝簽了約定——明天我把副本提給董事會——使我們代表皇帝對舊安略南區的所有星球負有責任。我們的責任至爲明顯，對不對？」

「對。但是極星不是安略南管轄的縣。」

「而史邁諾——」

「也不是史邁諾區域裏的。它不屬於任何縣市。」

「史邁諾知道嗎？」

「我不管它知不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剛和它打過一場戰爭，它還佔有原來屬於我們的兩個天體系統。極星在兩國之間有重要的軍事位置。」

韓定感到乏味。他插嘴說：「你有什麼建議，閣下？」

縣長乾脆開門見山地說：「事實至爲明顯，極星無能力自衞。安略南爲了本身也必須負起這

個責任。你們要明白，我們無意干涉內政——」

「嗯。」韓定澀澀地哼了一聲。

「——但是我們相信爲了雙方的利益，安略南必須在這裏建立軍事基地。」

「這是你的意思——在巨大無人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就那麼簡單？」

「當然。不過還有些補給保衞力量的問題。」

韓定坐好，雙手支着下巴。「現在談到正題了。明白地說，極星成爲被保護國，而且要進貢？」

「不要進貢、捐稅。我們保護你們，你們要付錢。」

布立安重拍一下桌子。「讓我說話，韓定，閣下，我對安略南，史邁諾並不重視，也不理會你們之間的小戰爭。告訴你，這裏是國有免稅的機構。」

「國有？我們就是國家，布博士。我們不再支持了。」

布立安憤怒地站起來。「閣下，我個人是代表——」

「皇帝陛下，」盧德禮無禮地插道。「我却代表的是安略南國王。安略南近得多了，博士。」

「讓我們再談交易，」韓定說：「你怎麼收稅，閣下？是接受麥子、洋芋、蔬菜、牛羊？」

縣長瞪着他，「什麼鬼？我們要那些做什麼？我們有的是剩餘糧食。當然，要黃金。鉻或鈁更好，如果你們這裏有蘊藏的話。」

韓定笑了起來。「蘊藏！我們連鐵礦都沒有。黃金！來，看看我們的錢幣。」他扔了枚硬幣給特使。

盧德禮接住看看。「這是什麼？鋼？」

「對。」

「我不懂。」

「極星是個沒有金屬的星球，全靠進口。我們沒有黃金，最多只能付你們些洋芋。」

「好——工業製造成品。」

「沒有金屬能嗎，我們用什麼造機器？」

沉靜了一下，布立安又開口了。「這次討論太離譜了。極星不是星球，只是編輯百科全書的科學機構。老兵，你一點也不尊重科學嗎？」

「百科全書不會打勝仗，」盧德禮皺着眉頭說：「完全不生產的世界。那麼你們可以用土地付稅。」

「你說什麼？」布立安說。

「世界快完了，沒有人的土地可能比較肥沃。安略南有許多貴族想要增購地產。」

「你不是說——」

「無需那麼緊張，布博士，足夠我們大家的了。你們只要願意合作，你們不會有什麼損失。可以封侯贈地，你懂吧。」

布立安嗤之以鼻。「謝謝！」

韓定又說了，「安略南能不能供應我們造原子電廠的鈽？我們只剩下幾年庫存了。」

布立安吸口冷氣，靜靜地坐着。盧德禮的口氣和方才完全不同了。

「你們有原子電力？」

「當然。那有什麼奇怪？原子能已經有五萬年歷史了。我們何以不能有？只是鈽的來源有點困難。」

「是……是。」特使又不安地說：「好，先生們，明天再繼續討論，告退了——」

布立安望着他，咬着牙說：「這隻笨驢！這——」

韓定說：「不然。他只是他環境的產物。他只懂一句話，『我有鎗而你沒有。』」

布立安誇大地問：「你怎麼和他談軍事基地和進貢。你瘋了？」

「不。我只是做個圈套讓他跳下去。你看，他說出了安略南對極星的眞正意圖。作爲采邑領

地。我不能讓那種事發生。」

「你不願？你是什麼人？請問你爲什麼要大談我們的原子電廠？只使我們更易成爲攻擊目標。」

「是！」韓定微笑說：「這件事證實了我的懷疑。」

「什麼？」

「安略南沒有原子動力的經濟。如果他們有的話，這位朋友無疑會知道銻，只是在古代傳統裏，它不是用在原子電廠裏。也可以想像到銀河邊緣還沒有原子動力。史邁諾也沒有，否則安略南不會打勝仗。你看，有趣吧？」

「呿！」布立安已失去了他的幽默感。

韓定把雪茄扔掉，望着銀河。「他們回到石油和煤炭時代嗎？」他喃喃地說。但是他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口。

3

韓定否認擁有論壇報，在表面上不錯，事實却不單純。韓定一直領導極星，希望它能成一獨立的市政府，他是第一位民選市長，論壇報的股票沒有一份是他名下的並不足奇怪，事實上他以

不同的方式控制了百分之六十的股權。

正所謂戲法巧妙不同。

最後，當韓定向布立安建議請准參加軍事會時，論壇報上也展開攻擊，其間並非偶然。基地上也空前地由羣衆集會要求市政府派員參加全國性會議。

結果布立安只好勉强同意。

韓定敬陪末座，心中暗感奇怪：這些傑出的科學家却是差勁的行政人員。也許因爲他們一向只處理彈性較少的科學，而無能應付多變善遷的人民。

他的左邊是蘇湯姆和費佐德，右邊則是阮龍丁和傅漢開。布立安担任主席。他當然和他們都很熟，但是在這場合彼此却顯得極爲生疏。

在開頭一些例行公事討論時，韓定在打盹。接着布立安喝口水後，開始談入正題：

「我覺得很榮幸能向本會報告，自從上次開會以後，我接到消息說帝國宰相陶大人在兩星期內將抵達極星。所以我們應該盡快協調與安略南的關係，使皇帝聽到有滿意的消息。」

他笑着對對面的韓定說，「這件消息已經告知論壇報了。」

韓定聽了頗不高興，他平靜地說，「我們無需作言詞上的遁詞，你認爲陶大人是來做什麼的？」

蘇湯姆回答了。他在辦公事時有個壞習慣，喜歡以第三人稱稱對方。

「非常顯然，」他說，「韓市長是位內行的嫉世派。他一定不會沒看出來，皇帝非常不希望他的權益受到侵犯。」

「爲什麼？如果被侵犯了怎麼辦？」

氣氛相當緊張。布立安說，「你糊塗了，」然後又補充一句，「你說的話跡近叛國。」

「這是對我的答覆嗎？」

「是！如果你沒有什麼意見——」

「別把話說得太快。我還有問題。除了外交書信之外——它並不見得有效——對安略南的威脅有什麼具體對策嗎？」

傅漢開摸摸鬍子。「你認爲有威脅，是吧？」

「你不以爲然？」

「不，皇帝——」

「天老爺！」韓定覺得困惑。「這是怎麼回事？常常有人把『帝國』和『皇帝』看作神奇的字。皇帝遠在五萬秒差距之外，我懷疑他根本不在乎我們。即使在乎，他又能怎麼樣？帝國能派多少海軍到這裏來，而現在這裏的四個王國都在安略南範圍內。我們要用武器而非言語作戰。

「好，我們還有兩個月緩衝期，因爲我們讓安略南認爲我們有原子武器。大家都知道，那是騙他們的。我們的原子力量只是用在商業方面，並且極其有限。他們不久便會明白，如果你以爲他們會很高興的話，那麼你錯了。」

「親愛的先生——」

「且慢，我的話還沒講完。」韓定漸漸熱了起來。「請宰相介入固然不壞，可是更好的辦法是找些武器和原子彈。兩個月已經白白過去了，先生們，再兩個月後可能什麼都來不及了。你們打算如何？」

先開口的是憤怒的阮龍丁，「如果你是建議基地軍事動員，我是聽不進去的。那表示我們正式介入政治圈內，市長先生，我們只是個單純的科學基地。」

蘇湯姆接着說，「他沒有體認到，如果要動員則必需把百科全書的人調出來。那是不可能的。」

「很有道理，」布立安說，「百科全書第一。」

韓定哼了一聲。董事會似乎只懂得百科全書。

他冷冷地說，「董事會可曾考慮到，極星除了百科全書之外也可能考慮些別的事？」

布立安說，「韓定，我不知道基地除了百科全書外還能關懷些什麼別的。」

「我說的不是基地，而是極星。我看你們對目前情勢還不夠了解。在極星上，我們有近百萬人，而直接在百科全書工作的不會超過十五萬人。對其他人說，這裏是我們的家。我們生長在這裏，居住在這裏。在我們心目中，工廠農場和家庭比百科全書更重要。我們希望能自衞——」

大家齊聲高喊把他的話打斷了。

「百科全書第一，」阮龍丁叫，「那是我們的任務。」

「任務，鬼，」韓定叫。「五十年前是如此，現在是新的一代了。」

「那沒有什麼關係，」布立安說。「我們是科學家。」

韓丁跳站了起來。「你是嗎？那是一種幻想，不是嗎？你們這班人正是數千年來全銀河系的錯誤所在。你們在這裏的分類是什麼樣的科學？你們這些年來有沒有致力於促進與擴展科學的智識？沒有！你們滿足於停滯狀況！所以邊緣地區才會有今日之變，爲什麼通訊中斷，各處烽火迷漫；所以全系已經失去原子能回到化學能的野蠻時代。」

「你們要問我的話，」他大聲叫，「銀河快要爛了！」

他停下來坐在椅子上使呼吸正常，不理會兩三個人同時向他回答。

阮龍丁說了，「你這麼歇斯地里地說了一遍，我不懂你是什麼用意，市長先生。你並沒有什麼建設性的意見。主席先生，我建議還是討論方才被打斷了的話題。」

費佐德第一次站起來。他在方才熱烈討論時一直沒有開口。現在他以三百磅的身材用低沉的聲音說話。

「先生們，我們有沒有忘了什麼事？」

「什麼？」布立安不安地問。

「下個月我們要慶祝五十週年紀念。」

「怎麼樣？」

「在週年紀念時，」費佐德又說下去。「謝東的圓庫要開啓。你們有沒有想過裏面有什麼東西嗎？」

「我不知道，例行公司。可能是一束演講稿。我不認爲會有什麼重要意義的東西。」他望了韓定一眼。「論壇報本來想評論，我阻止了它。」

「啊，」費佐德又說，「也許你錯了。你有沒有想到，」他伸出一個手指，「圓庫的開啓正是合適的時機？」

「你是說，非常不合適，」傅漢開喃喃地說，「我們要辦的大事太多了。」

「還有比謝東教訓更重要的事？我想沒有。」費佐德說了，看見韓定盯着他看。此人倒底有何主意？

「事實上，」費佐德高興地說，「你們都忘了謝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心靈歷史家，他是我們基地的建立者。合理的假設時他可以使用他的科學決來定立即的未來。如果眞實的話，我認爲也許我們可以找到解決困難的途徑。你們知道，百科全書對他十分重要。」

大家都感到一陣迷惑。布立安說，「好，哦，我也不明白。心理學是偉大的科學。不過目前我們之中沒有心理學家。我們也無法確定。」

費佐德轉向韓定。「你在歐陸英手下研究過心理學是吧？」

韓定有點畏敬地說，「是，不過沒有完成。我討厭理論。我想當心理工程師，不過缺少天賦——所以只好退求其次讀政治。事實上二者是一件事。」

「你看圓庫裏有什麼？」

韓定謹愼地說，「我不知道。」

他一聲不響，這時話題又轉回帝國宰相身上去。

事實上他聽而不聞。他正在思想一些別的事，其中還少了一兩條線索。

心理學正是其中關鍵。他確信如此。

他心中努力追思他以前學過的心理學理論——至少這個起步是正確的。

像謝東這麼偉大心理學家可以自人類感情與反應的分析中，廣泛地分析歷史未來的面貌。

4

陶大人吸鼻烟。他有黃色長長的鬈髮，顯然是經過細心的梳理。他說話時以過於準備的口腔，而省略了許多「卜」的音。

這時韓定沒有時間多想他爲什麼立刻討厭這位宰相大人的原因。是，他說話時愛用一手比着肯定的姿勢。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要找到他。半小時前他和布立安兩人就那麼不見了。

韓定確信自己在初步討論時沒出席，是布立安完全可以了解的。

可是有人見到布立安便在這層樓的這一廂。他只需要試試每一扇門就好了。走了一半，他喊了聲「呀！」又走進黑暗的房間。迎着發亮銀幕的正是陶大人的特殊鬈式。

陶宰相抬起頭說，「啊，韓定。你在找我們是吧？」他伸出鼻烟盒——韓定認爲它工料皆差——對方拒絕後，他自己吸了一小撮，文雅地笑笑。

唯一打破寂靜的是陶大人蓋上鼻烟盒蓋的聲音。

布立安和韓定冷淡地對看了一眼。這時陶宰相開口了：

「好成就，你們的銀河百科全書，韓定。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成就。」

「我們都有此想法，大人。不過任務尚未全部完成。」

「由我所見，以你們既成的效率是不難達到目標的。」他對布立安點點頭，布立安尊敬的一鞠躬。

韓定想，表演得眞精彩。「我不是抱怨缺乏效率，大人，不過安略南的效率更加可慮。」

「啊，是的，安略南，」輕輕地揮手。「我剛由那邊來。非常野蠻的星球。人類能生活在這種邊沿地帶實在難以想像。缺少文明人的最基本需要；沒有舒適與文明的條件——」

韓定冷冷地打斷他，「安略南人，不幸有戰爭與毀滅的基本需要與條件。」

「對，對，」陶大人似乎感到不快。也許是因爲他的話被打斷。「不過我們現在不準備誤公事。否則我會召集開會。布博士，你把第二册給我們看好嗎？」

電燈暗了，韓定在半小時內只好不再提起安略南。銀幕上的書對他毫無意義，他也不想去看它，不過陶大人却看得津津有味。

電燈又亮時，陶大人說，「好極，眞正好極了。韓定，你對考古學並沒有興趣是吧？」

「啊！」韓定自出神狀態中復原。「不，大人，我不能說我有興趣。我本來志願是心理學，後來決定從事政治。」

「啊！非常有意思的學問，你知道，我自己，」——他又吸了點鼻烟，「對考古頗有興趣。

「眞的？」

「大人對這方面造詣很深，」布立安說。

「也許可以那麼說，」大人說，「在這門學問上我花了許多時間。讀了很多，所有名家幾乎都研究過……」

「是，」韓定說。

「你有空也該對這方面下點功夫。」

「是。」

「我覺得這次旅行來邊緣很有益處，我看見了拉瑪斯的絕版書，我的圖書館相當完備，不過就缺這麼一本。布博士，你沒有忘記在我回去之前複製給我一份吧？」

「一定照辦。」

「拉瑪斯，你知道，」宰相又說下去，「對我的『根源』問題極有幫助。」

「什麼問題？」韓定問。

「根源問題。討論人類的根源。你們當然知道，一般人的看法是人類起源於一個星球。」

「是，我知道。」

「但是沒人知道來自那個系統——已在時間中湮沒了。有些理論說是西里士，歐達說是亞發新陶里，或是蘇爾，或是西格尼六十一，全在西里士區內。」

「拉瑪斯怎麼說？」

「他有全新的見解，他努力在阿土魯系的殘跡中找到人類在星空旅行以前的遺跡。」

「表示它是人類的發源地？」

「也許。我必須仔細研究、衡量其所提的證據，看他的理論價值如何？」

韓定又沉默了一會，說道，「拉瑪斯什麼時候寫成這本書的？」

「哦——大概在八百年前。他的根據主要是來自前人格林的著作。」

「那麼何處根據他？你不是可以去阿土魯親自考察嗎？」

陶大人抬起頭，急急吸了一口烟。「什麼？朋友，爲什麼？」

「自然是去取得第一手的資料。」

「有必要嗎？那並不是通常有效的方法。我已經有了所有古往大師們的資料。我可以仔細地評估，找出一些缺點，容納它的優點，然後得到自己的結論。這才是科學方法。至少，我是這麼想。去阿土魯又擁擠又不便。」

韓定有禮地說，「我懂了。」

科學方法，鬼！怪不得銀河快完了！

「大人，」布立安說，「我們該回去了。」

「啊，是的。」

他們走出房間後，韓定忽然問，「大人，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陶大人用手勢强調地揮手說，「當然，朋友，樂於效勞，如果我有限的學識可以——」

「那不是關於考古的問題，大人。」

「不是？」

「不是。問題是這樣，去年我們極星得到一個消息，說伽馬安德羅米達的第五號星上原子電廠爆炸。我們沒有得到詳細報告。不知道你能不能夠告訴我們。」

布立安歪着嘴說，「我想你不應該用這種無關緊要的事來麻煩大人。」

「不，布博士，」宰相說，「沒有關係。那件事沒有什麼好多說的。電廠爆炸引起很大的災難。大概幾百萬人喪生，星球毀了一半。政府正在考慮限制使用原子電廠——不過這種事是不能公開的。」

「我懂，」韓定說，「那個星球出了什麼事？」

陶大人並不在意地說，「誰曉得？那是幾年前的事了，正在修理但是工作進行得很慢。這些

日子，懂得老式電廠的技術人員很少。」他又吸了口鼻烟。

「你知道嗎？」韓定說，「邊緣的獨立王國也失去了電子原力了？」

「是嗎？我並不感到驚奇。野蠻地區——哦，不能稱它們爲獨立。他們承認帝國的統治。」

「也許，可是他們自認爲有行動自由。」

「是。相當程度。那沒有關係。帝國距離太遠了。他們要依賴他們自己的資源。」

「他們過去有過文明，安略南是最富有的外圍星球。」

「可是那是多少世紀以前的事了，韓定。你無法在那上面得到什麼結論。現在與以前完全不同了。我們今天不談公事了，明天再說吧。」

談話便到此爲止。

5

這是韓定參加的第二次董事會，不過一些陶大人走前的非正式會談却不算在內。市長也知道他們至少開了兩三次正式會沒有邀他參加。

他也知道如果這次不是最後攤牌，也不會請他參加。至少也算是最後通牒，雖然在書面上那是友善的文字。

韓定把玩了一下。開始是「安略南國王陛下向友人布立安博士的祝福。」下面則是多色的官印。

反正這是張最後通牒。

韓定說：「本來我們已經時間不多了——只有三個月。雖然很短，而我們還是不加以利用。現在只給我們一個星期。怎麼辦？」

布立安憂愁地說：「裏面一定有什麼漏洞。陶大人剛剛保證過帝國和皇帝對我們的支持，他們居然就來了。」

韓定說：「你一定已經告訴陶大人關於安略南對我們的不友善態度。」

「對——我曾經對董事會提起，而且獲得一致贊成。」

「你們是什麼時候投票的？」

布立安又恢復尊嚴，「我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韓定市長。」

「好，我並不是那麼感興趣。我認爲是你對陶大人的外交貢獻——」他苦笑一下——「這是這封友善短簡的直接原因。否則他們還會拖延——由於董事會的態度，卽使時間再久點對極星也沒有什麼用途。」

傅漢開說：「你爲什麼做出這種結論，市長先生？」

『相當簡單，只要用點被這裏忽略的東西便行了——常識。要知道，人類智識中有種學問稱爲符號邏輯，它可以用來消除人類語言中的一些混淆部份。』

「怎麼樣？」傅漢開問。

「我運用它。連同一些別的，來解釋這張文件。這不需要由我自己解釋，因爲我知道眞相，可是我請五位科學家用符號來說明可以更明白些。」

韓定把腋下的相紙簿拿出來取出幾張紙攤開來。「這不是我自己做的，」他說：「邏輯部的郝孟勒分析的，下面是他的簽字。」

布立安傾向桌子以便可以看得清楚些，韓定又說下去，「安略南的信至爲簡單，因爲寫這封信的人是行動之士而非文學之士。所以由他的言語文字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他們說：『在一週中答應我們的要求，否則我們將打得你體無完膚。』」

五個人默默地研究圖說，然後布立安坐下不安地乾咳。

韓定說：「沒有漏洞吧，布博士？」

「好像是。」

「好，」韓定又拿出文件說：「你們看見的是安略南與帝國的約定，那是這位陶大人代皇帝簽署的；這裏也有個邏輯的分析。」

合約有五頁，分析是寫在另外半張紙上的。

「先生們，請看，經過分析，合約的百分之九十都不具實質意義。分析結果可以用兩句話來表達：

「安略南對帝國的義務：無！」

「帝國對安略南的權力：無！」

五個人又開始查看合約與分析，完結之後，布立安担憂地說：「好像分析得不錯。」

「那麼你承認了，合約只是安略南宣布完全獨立，以及帝國承認現實而已。」

「似乎如此。」

「你以爲安略南不明白此點，不想强調其獨立情勢，而且對帝國的任何威嚇有所戒心？何況帝國顯然無力實現其威脅，或是不准許安略南的獨立？」

「那麼，」蘇湯姆說：「韓定市長如何解釋陶大人保證帝國將予我們支持？他們似乎——」

他聳聳肩。「哦，似乎頗令人滿意。」

韓定仰靠在椅背上。「這正是事件中最有意思的部份。我自己認爲，當我一見陶大人時，便認爲他是條笨驢——結果他却是個十分聰明的外交家、政治家。我曾把他的所有言詞全記錄了下來。」

一陣騷亂，布立安恐懼地大張嘴巴。

「什麼？」韓定問：「我知道這是違反了正人君子的行爲標準。而且如果被大人發現將有極不愉快的後果；不過他沒有發現，我也做了記錄。而且我把它送給郝博士去分析。」

阮龍丁問：「分析報告呢？」

「這裏，」韓定回答：「非常有意思。在三件文件中，它最難分析。郝孟勒研究了兩天，經過刪除簡化後，他發現剩下的一無所有。

「陶大人在五天討論中，沒有說過一句有意義的話。而先生們都沒有注意到。這就是你們所得到的帝國保證。」韓定說完之後疲倦地等待着。

「好，」他作結論說：「當你——或是他們——送出威脅說，帝國將對安略南採取行動時，你根本無法刺激一個了解內情的王朝。現在最後通牒來了，那麼在這個星期中我們該怎麼辦？」

「現在，」蘇湯姆說：「似乎除了讓安略南在極星建立軍事基地之外別無辦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韓定說：「可是我們應該如何在機會來臨時把他們踢出去？」

傅漢開捻着鬍子說：「似乎你已經決定用武力對付他們？」

「武力，」對方反駁道：「是無能者的最後途徑。可是我不願意舖了紅氈歡迎他們來予取予求。」

「我還是不喜歡你的看法，」傅漢開說：「那是危險的態度；又因爲最近許多人贊成你的意見使情勢更加危險。我想告訴你，市長，本會對你最近的活動並非不知悉。」

他停下來，大家都同意他。韓定聳聳肩。

傅漢開又說：「如果你想用武力毀滅本市，你等於是在從事集體自殺——我們不能允許你那麼做。我們政策的重要原則，是保護完成百科全書。」

「那麼，」韓定說：「你們的意見是仍然無爲以謀？」

布立安嘲諷地說：「你已經說明了，帝國無法保護我們；不過我並不了解。如果只有妥協一途——」

韓定像是在做一場惡夢。「不是妥協！你看不出來軍事基地的要求只是低劣的藉口而已！盧德禮不是對我們說過？安略南的企圖是想把他們的土地封建制度和農民經濟加在我們星球之上？我們誇口的原子力量也許會使他們慢點下手，不過阻止一天阻止不了兩天！」

他憤怒地站起來，其他人也跟着站起來——除了費佐德。

這時費佐德開口了。「大家請坐下。我想我們已經討論夠了，大家不需要那麼上火，韓市長，這裏沒有人意圖反叛。」

「你必需說出個道理來！」

傅漢開笑笑。「你知道你不是眞心那麼說。聽我說！」

他的小眼睛半瞇着，下巴上有汗水的光亮。本會並不想隱瞞，我們認爲最後決定應該等到六天後圓庫開啓的時候。」

「這便是你的見解？」

「是。」

「那麼目前坐着不動，等圓庫的自動機器跳開！」

「事實正是如此。」

「不負責的逃避態度！費博士，這是天才的愚蠢。平常人也不會這麼想。」

費佐德寬容地笑笑。「你的幽默很讓人欣賞。韓定，可惜用非其所。事實上，在三星期前我對圓庫的事便表示了我的意見。」

「是，我記得。我不否認單單依靠邏輯的推論也是愚笨的事。你說——如果我說錯請隨時糾正——謝東是系統中最偉大的心理學家；所以他可以預見我們目前緊張與不安的情勢；所以他建立了圓庫使我們及時可以自救。」

「這個說法主要正確。」

「如果我說在前幾週中我有詳盡的考慮，你會感到驚奇嗎？」

「結果如何？」

「結果是除了學理的推論之外，還需要一些常識。」

「例如什麼？」

「例如，如果他預見了安略南的混亂，他爲什麼不把我們放在銀河中心的附近星球？大家都知道謝東勸說川陀安全署把基地設在極星。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如果他能預見到通訊的斷絕，在銀河中孤立，隣邦的威脅，以及極星缺少金屬無法自衞，爲什麼要把我們放在這裏？如果他預見及此，爲什麼他不先警告居民，而到了懸崖才出來解救？

「請別忘記，卽使他當時預見到這些問題，我們現在也一樣可以見到。所以他當時如果能見到，我們今日也可以。何況謝東不是個魔法師。我們無法想得到的，他也不一定能想得到。」

「可是，韓定，」費佐德說：「我們想不出來！」

「你沒有試過。一點也沒有努力去想。第一，你開始便不承認有危機存在！接着你們盲目相信皇帝！現在你們又要倚賴謝東。你們一直在靠別人而不靠自己。」

他緊揑拳頭說下去。「那是種不健康的態度，一種不依靠自己獨立思想的有條件反應。你們無疑相信皇帝比你們更有力量，謝東比你們更聰明。那是錯的，你明白嗎？」

沒有一個人回答他的話。

韓定又說下去：「不只是你們，全銀河都是這樣。布立安聽見過陶大人對科學研究的意見。他認為做個好考古學家只要研究前人的所有著作便可以了——那是幾世紀前的人寫的。他要自前人權威的不同意見中去衡量得失是非。布立安聽後沒有表示異議。你們看不出來其中有錯誤嗎？」

他口氣中有懇求之意，可是諸人仍不答覆。

韓定又說：「你們和極星上一半的人都一樣。我們坐在這裏，把銀河百科全書看得比任何東西更重要。我們認為科學的最終目標只是在分類而已。它是重要，但是就沒有別的工作嗎？我們正在退化，你們看不出來嗎？在邊緣地區已失去了原子力量。在伽馬安德洛米達，因為修護不善原子電廠爆炸，帝國宰相歸咎於缺少原子技術人員。如何解決？訓練新人？沒有！反之他們都限制原子能。」

第三次他又說：「你們不明白嗎？在銀河系統中有種對過去的崇拜。那是種阻滯——退化！」

他一個個望過去，他們都瞧着他。

費佐德第一個恢復正常。「好，神祕的哲學不能在這裏幫助我們。我們要有堅實的基礎。你否認謝東可以以其簡單的心理技術研究出歷史趨勢？」

「不，當然不，」韓定高聲說：「但是我們不能靠他為我們提供答案。最多他只能預測問題

，但是如果要找答案，還是要靠我們自己。他沒有辦法代勞。」

傅漢開忽然說：「你是什麼意思——預測問題？我們知道問題何在。」

韓定急轉身面向他。「你以為你知道？你以為謝東所關心的只有一個安略南問題！我不同意！告訴你，先生們，你們全不知道目前的情況。」

「你知道，」布立安故意地反問。

「我想是的！」他跳起來把椅子推開，眼光無情而嚴厲。「如果有一件可以確定的事，那就是整個情況十分惡劣；比我們所了解所討論的更嚴重。請你們自己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基地的原來人口中除了鮑魯令之外，便沒有一個一流的心理學家？而鮑魯令又不願對學生作更深一步的訓練。」

沉默一會後，費佐德說：「對。為什麼？」

「因為心理學家會深切地了解，很快便會與謝東分庭抗禮。結果我們無法完全地看到事實。那便是謝東的原意。」

他粗聲地笑。「再見，先生們。」

他轉身走了出去。

6

韓市長咬着雪茄的一端。它已經熄了，可是他沒有理會。昨夜他通宵未眠，他也知道今晚也無法睡覺。他的眼睛表示了出來。

他疲倦地說，「都考慮全了？」

「我想是的，」李約翰說。「你看怎麼樣？」

「不壞。我想必須勇敢而大胆地進行。不能遲疑，不能讓他們掌握住情勢。一旦等我們發號司令時，他們有服從的天性。這是變化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董事會還是猶疑不決——」

「董事會？不去理他們。明天之後，他們對極星的重要性比不上一張破鈔票。」

李慢慢地點點頭。「奇怪的是他們並不採取行動來阻止我們。你說他們並非完全不知情。」

「費佐德有時觸及這件事，他有時令我緊張。自從我當選之後，布立安一直對我懷有戒心。不過他們沒有能力完全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所受的訓練是尊重權威。他們相信皇帝是萬能的，因爲他是皇帝。他們也相信董事會，因爲它是董事會，奉皇帝之命行事，而董事會本身不能發號司令。他們不了解叛變的可能性，使他們成爲我們最好的盟友。」

他站起來走到冷水器前面。「他們不是壞人，李，他們全心只注意百科全書——將來也一樣。當統治極星時，他們是毫無用處的。去準備事情。我要獨自想想。」

他坐在桌子角上望着杯子。

天！如果他眞能像假裝的那麼自信就好了！安略南人再兩天就要登陸了，而他只靠謝東在過去五十年中所做的推測與一眞符號？他甚至於不是個眞正傑出的心理學家，他只憑了一些訓練便想勝過別的人。

如果費佐德的話不錯，如果謝東早已預測到安略南的問題；如果他最感興趣的是保存百科全書——那麼政變的代價如何？

他聳聳肩，把水喝下去。

7

圓庫中沒有六個椅子，雖然去的人預期不止此數。韓定注意到這點，他想了想後，坐在離其他五個椅子比較遠的座位上。

董事會似乎並不反對這個安排。他們正在低聲商談，然後沉寂了下來。五個人中只有費佐德比較鎮定。他拿出錶看了看。

韓定看看自己的錶，又望着房間一半的幾乎中空的玻璃容器。那是房間裏唯一特別的地方。

電燈暗了下來！

它沒有熄滅，只是昏黃下來，而其突然使韓定吃驚。他抬頭望着頂上的燈，等他低頭時，玻璃室中已不是空的了。

裏面有人——有人坐在張輪椅上！

他久久沒有說話，只是合上膝蓋上的書，用手把玩了一會。然後他微笑一下，似乎眞是個活人。

他說：「我是謝東。」聲音柔和而衰老。

韓定幾要站起來致意，但是又阻止了自己。

聲音又繼續下去：「諸位知道，我必須坐在這裏，無法起立歡迎大家。自從你們的祖父母和我一同來到極星後幾個月，我患了相當不方便的中風。當然，我看不見你們，所以不能向諸位表達適當的敬意。我甚至於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這一切只能以非正式方式進行。如果有人站着，請坐下，如果你們想抽煙，盡管隨意。」他輕笑一聲，「因爲我根本不在這裏，又何必介意？」

韓定機械地想掏根煙出來，可是想想又停住了。

謝東放開他的書——有如把它放在身邊的桌子上——但是當他手一放開，書就不見了。

他說：「自從基地建立以來已經五十年了——五十年來所有的成員只是不知所以然的努力工作。因爲當時有讓他們無知的必要，而如今這必要性已經不存在了。

「百科全書基地自頭開始便是個騙局，一直如此！」

韓定後面發出幾聲驚呼，但是他沒有回頭。

謝東一點也沒有不安。他繼續說：「所謂的騙局，便是指我和我的同事們根本對百科全書能否出一兩卷毫不在乎。它有它的目的，而且規定在帝國的憲章之上，這個計劃召集了幾十萬人，而且使他全心全意投入計劃，直到他們已無法再抽身。

「五十年來，你們從事這項欺騙的計劃——我們無庸再粉飾——，你們已經沒有退路，你們只好繼續去從事一項我們眞正意旨的重要計劃。

「由於那項原因，我們把你們放在這個星球上，五十年來你們已經沒有了行動的自由。以後幾世紀中你們將會面對一條無法相信的途徑。你們會面對許多危機，你們現在面對的便是第一項，而在每件事情裏，你們只被局限一條道路，你們非那麼走不可。

「那是我們的心理學所研究出來的道路——而且有其理由在。

「幾世紀來，銀河文化開始遲滯衰退，不過只有少數人體認此一事實。現在，至少邊緣地區已經脫離，而帝國的統一局面已破。最近五十年，後代歷史學家也許會稱此時期爲「銀河帝國衰

亡的里程碑」。

「他們是對的，不過這個衰亡的過程還有數世紀。

「衰亡之後繼起的必然是野蠻主義，心靈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在一般情況下，它至少有三萬年時間。我們無法阻止衰亡。我們也無意那麼做；因爲帝國文化已經喪失了過去的活力。然而我們可以縮短野蠻時期——也許短至一千年。

「至於如何縮短的細節，我們不能告訴你們；一如在五十年前我們不能告訴你們基地的眞相一樣。如果你們知道了縮短的細節，整個計劃都會失敗。如果你們早知道百科全書是個騙局，計劃一樣會失敗。因爲那樣一來，你們的行動自由會大加擴展而達到非心理學所能處理的範圍。」

「不過你們不會發現，因爲基地除了鮑魯林之外別無心理學家，而鮑魯林是我們的人。

「我可以告訴你：極星和它在銀河另一端的基地乃是復興和未來第二銀河帝國的種仔。目前的危機把極星推向事情的高潮。

「這是個危機，不過比起以後的一些難關，却又簡單很多。我們可以把它簡單地歸納起來：你們是忽然與銀河文化中心分離的星球，而被一些强隣所威脅。你們是科學家的小世界，周圍則是迅速擴張的野蠻主義者。你們是原始能量海洋中的一個原子能島嶼，可是你們却無法得到金屬。」

「那麼你們面對的情勢要你們立刻採取行動。那種行動的特性——它爲了解決你們的危難——則十分明顯。」

謝東向空中伸手，書又在他手中出現，他打開書說：

「不論你們將來走的是何種途徑，要讓你們的後代深切記住，那條路已經標明，而它的目標是新的偉大帝國！」

他低頭看看書，燈又亮了起來。

韓定抬起頭看布立安，他眼睛悲哀雙唇顫動。

主席的聲音無調而堅定：「似乎你是對的。今夜六點請來看我們，董事會和你商談下一步行動。」

他和每個人握手後走出去，韓定對自己笑笑。他們是科學家，他們承認錯誤，可是已經太晚了。

他望望手錶，一切都已過去。李的人當權控制，董事會不能再發令了。

安略南的人明天便登陸了，可是沒有關係。六個月後他們也不能發號司令了。

正如謝東所說的，也正如韓定所猜的，自從盧德禮第一次對他透露安略南缺乏原子力量時——解決第一個危機的答案已至爲明顯。

明顯得無可置疑！

第三篇　市長

1

四王國——這是安略南區的名字，它在基地時代初期脫離第一帝國而組成了一些獨立而短命的王國。而其中最大最有力量的是安略南本身……

……無疑，四王國歷史中最有興趣的一部份是韓定主治下的一個奇特社會……

銀河百科全書

❖　❖　❖

委任代表狀！

韓定看見它非但不感到愉快反而頗爲困惑。

李約翰却建議極端的措施。「我認爲，韓定，不該再浪費時間了。他們在下次選擧之前不可

能有什麼作爲——所以我們還有一年時間。給他們來個置之不理。」

韓定噘噘嘴巴。「李，你一輩子也學不會。我認識你有四十年，你一直不懂迂迴的藝術。」

「我的作戰是正面的，」李約翰喃喃地說。

「是，我知道。所以我才信任你。」他停下來拿枝雪茄。「我們已經走了一段路途。我們對百科全書學者的改變已經過了很久，我已經老了，六十二歲。你有沒有想到這三十年過得多麼快？」

李約翰哼了一聲說，「我不覺得老。我只有六十六。」

「是，我的胃口沒有你好，」韓定懶懶地吸着雪茄。他早已不想吸年輕時的溫和維剛雪茄了。目前極星已與帝國不相往來了，他不知道新皇帝是誰，甚至於新皇帝和帝國是否仍然存在。天！三十年了，自從邊緣與中心分開之後，極星的宇宙只限於它本身和周圍的四個王國。變化多麼大！王國！以往只是區域的省縣。現在帝國對銀河遙遠的區域已失去控制，一些王國各自擁有若干星球——有喜歌劇式的國王貴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小干戈，以及在廢墟上的可悲生活。

一個文明正在消退。原子能被遺忘，科學爲神話所代替——直到基地介入。基地是謝東爲那個目標而建立在極星上。

李站在窗口，他的聲音打斷韓定的入神。「他們來了，」他說，「這些年輕傢伙駕最新型的地面車來了。」他猶豫地向門口走了幾步，又站住望向韓定。

韓定笑笑，揮手要他回來。「我下令要他們來的。」

「來這裏！爲什麼？你把他們捧得太重要了。」

「坐下，你做個觀衆，你在士氣上應該支持我，我和這個年輕人薛瑪克商談時需要它。」

「薛瑪克這傢伙，」李沉重的說，「是個危險人物。他有些羣衆，韓定，不要低估他。」

「我什麼時候低估過人？」

「好，那麼逮捕他。你以後可以用些罪名控告他。」

韓定沒有理會他的勸告。「他們來了，李。」信號傳來，他按下桌邊電鈕，門滑開了。

他們列隊而入，代表團有四個人，韓定輕輕擺手請他們在桌前半圓形的靠背椅上。他們鞠躬後等待市長先說話。

韓定把銀雪茄盒打開，這個盒子以前是百科全書時代已故董事會費佐德的。那是眞正的帝國山達尼產品，不過裏面的雪茄已是土產了。四位代表恭敬地接過雪茄而禮貌地點上。

薛瑪克坐在右邊第二個，是靑年團體中最年輕的一位。最有趣的是他梳理得整齊的黃色鬍鬚，眼中有懷疑之色。另外三個人在韓定心目中沒有什麼份量。他們只是陪同而來者。他把注意力

集中在薛瑪克身上。薛瑪克在市議會第一任期中便成了中堅份子。他的話是對薛瑪克說的：

「我非常希望見到你，議員，尤其是對你上個月的非常傑出演說印象深刻，你對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攻擊十分得體。」

薛瑪克說，「你的興趣令我感到光榮。攻擊可能得體也可能不得體，不過是經過考慮的。」

「也許！你的意見只是你的。你也還相當年輕。」

冷漠的回答。「大多數人的錯誤是在他們生命中的某一時期犯罪。你比我現在更年輕兩歲時便當了市長。」

韓定對自己笑笑，這個年輕人相當鎮定。他說，「我想，你此刻來看見，是否爲了你在市議會中一直關懷的外交政策？你是代表三位同事發言呢，還是我必需逐個聽過去？」

四個年輕人迅速地互望了一眼。

薛瑪克嚴肅地說，「我是代表極星人民——這個人民目前在所謂御用的議會中並沒有獲得充份的代表。」

「好，那麼請講！」

「事情是這樣，市長。我們不能滿意的是——」

「你所說的『我們』是代表人民嗎？」

薛瑪克故意地望着他，心中知道眼前有個陷阱，他謹愼地答，「我相信，我的觀點反映了極星大多數選民的意見。你認爲可以嗎？」

「這種話最好能有證據，不過請繼續講下去。你們的不滿意是——」

「嗯，不滿意的是最近三十年來，外交政策使極星受到外界攻擊時沒有自衛能力。」

「哦。那麼如何呢？請說，請。」

「謝謝你的注意。因此我們要形成新的外交政策；它可以應合極星目前的所需，而無需藉口未來帝國的神祕命運。我們要把你和你的一些應聲虫請出市府大廈去——越快越好。」

「除非？任何事都有『除非』，你們知道嗎？」

「這件事沒有什麼例外了；除非你立刻辭職。我不願請你改變外交政策——我不能相信你會那麼做。你的諾言沒有意義。我們只能接受立刻的辭職。」

「我明白，」他雙腿交叉搖動。「這是你們的最後通牒。謝謝你們來警告我。可是，我寧願不加重視。」

「別以爲這只是警告，市長先生。這是原則與活動的宣告。新黨已經組成，明天正式展開活動。我們並無妥協或讓步的可能，坦白說，有鑒於你對本市的過去貢獻，我們提供一個下台的好方法。我不認爲你會接受，可是我的良心很淸白。下次大選會强迫你辭職。」

他起身欲去。

韓定伸起手。「且慢！坐下！」

薛瑪克又坐了下去。

韓定說，「你希望我們的外交政策如何改變？你希望我們立刻去進攻四王國？」

「我沒有那麼建議，市長先生。我們的前提是立刻停止姑息主義。在你主政之下，你一直對四王國提供科學援助。你給他們原子力量。你幫助他們在區域內建立原子電廠。你也爲他們建立醫院，化學實驗室和工廠。

「怎麼樣？你反對這些？」

「你這樣做是爲了阻止他們來攻擊。你玩的是賄賂與勒索的把戲，結果只會使極星血乾髓盡。現在我們受到野蠻人的支配。」

「怎麼說？」

「你給了他們力量，給他們武器，參加他們的艦隊，他們的力量比三十年前大得不可以道里計。他們的需索增加，他們可以用武力來滿足他們而使極星衰弱。這不是勒索的一般結果嗎？」

韓定以諷喇的眼光打量着年輕人的鬍子。薛瑪克已經很有把握，否則他不會說得那麼多。無疑他代表了人口中相當不少部份的見解。這種人可能相當多。

他的聲音再沒有反映出他不安的心事。那幾乎是可以忽略的。「你說完了嗎？」

「目前說完了。」

「好，你有沒有注意我桌後牆上框中的一段話？如果願意的話，你可以讀讀！」

薛瑪克扭一下嘴巴。「它說：『武力是無能的最後避難所』。那是老人的信條，市長先生。」

「我是年輕時奉爲座右銘的，議員先生，而且相當成功。也許那時你正忙着長大，但是你在學校裏應該讀過。」

他望着薛瑪克又莊肅地說下去：「謝東在這裏建立基地時，其表面理由是編輯一部百科全書，五十年中我們一直努力以赴，後來才知道他的眞正目標。那時候幾乎已經太晚了。與中央的老帝國通訊中斷，我們成了一個科學家集中的城市，沒有工業，周圍是一些新興的王國，野蠻而懷有敵意。在這個野蠻海洋之中我們只是個擁有原子能的小島，那是十分有價値的。

「那時安略南是四王國中最有力量的，它要求並且事實在極星建立軍事基地，當時統治本市的是百科全書學者，他們明白那只是佔領全球的第一步。那是當時的情形……而我建立了目前的政府。如果是你，你會如何？」

「那是理論問題，」薛瑪克聳聳肩說，「當然我知道你的作爲。」

「不過請讓我再說一次。也許你並不理解重點。集中力量和他們作戰的引誘非常之大。那是最好的解決之道，能滿足自尊心——可是毫不諱言，那也是最愚蠢的。你們會那麼做；你和你的「攻擊第一」的說法。而我的做法是逐一去拜訪三個王國，對他們指出如果原子力量落入安略南之手等於是割他們的咽喉；並且向他們建議可行之道。如此而已。安略南軍隊進入極星後一個月，國王接到其他三國王的聯合最後通牒。七天後，安略南人全離開了極星。

「告訴我，有什麼需要武力的必要？」

年輕議員望着雪茄頭，想了一會，把它扔進垃圾焚化管道去。「我看不出這有什麼相關。糖尿病需要藥劑，盲腸炎却需要開刀。你也無能爲力，但一切努力都嘗試過後，則非走最後一條路不可？我們這樣做是被你的錯誤所迫出來的。」

「我？哦，是的，又是我的姑息政策。你似乎還無法了解我們地位的基本必要條件？安略南人離去後，我們問題仍未解決。那只是開始。四王國對我們更是敵人，每個都需要原子能——每個都因畏懼其他三個而不敢下手。我們是在銳利的刀口上企求平衡。只要稍稍一動便失去平衡——例如一個王國力量，或是兩個聯合起來——你懂嗎？」

「當然。那是準備全面戰爭的時機了。」

「是，但是你把科學才能誤用了。你把它變成一半宗教。你選了一些高僧，而從事無意義的

禮拜。」

韓定皺皺眉頭。「那是什麼？我不知道它與這個問題有什麼關係。起初蠻人把我們的科學看成很神奇的法術，那是使他們接受的最好基礎。宗教能使人的抵抗力減小。那是次要問題。」

「可是那些教士負責原子電廠，便不是次要問題了。」

「不錯，我們訓練了他們。他們對技術的智識雖然不夠，不過對週圍的機器却深信不疑。」

「如果有一個進一步地了解一切並得到智識，又把他的才能高價而沽如何？那麼我們對王國還有什麼價值？」

「機會不大，薛瑪克。你太過慮。王國中最優秀的人送來極星訓練成爲教士。他們在這裏最多只能像研究學生。如果你認爲他們離去時，實際並無科學智識，而且有歪曲的教士思想，居然能深入原子科學，你對科學的想法未免羅曼蒂克而且愚蠢。那是需要長期的訓練和傑出的頭腦的。」

李約翰在他說話時突然站起來走出去。他回來時，市長剛說完，他在上司耳邊說了些話。他又拿出一個小小鉛筒。然後他仇視了代表們一眼，又坐了下去。

韓定轉轉圓筒一端，瞥了代表們一眼。他用力地扭開，只有薛瑪克禁止自己去看落在地上的紙捲。

「總之，先生們，」他說，「政府的意見是它知道情況。」

他一邊說一邊讀。那是一行行細小的無意義符號，一角上劃了三個字。他望了一下把它扔進焚化器。

韓定說，「那麼談話到此結束。很高興見到你們。謝謝光臨。」他揮揮手後，他們列隊出去。

韓定幾乎忘記了笑的習慣，等薛瑪克走遠之後，他才乾笑一聲望望李。

「你看這場爭鬥如何？」

李吶吶地說，「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嚇唬人。如果對他小看，他很可能在下次贏得選舉。」

「哦，很可能，很可能──只要不出事的話。」

「韓定，這次可別讓他們走錯方向。我告訴你，薛瑪克有他的羣衆。如果他不等到下次選舉呢？你和我終有要用武力的時候，不論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他皺着眉頭。「今天你有點悲觀消極，李。而且十分矛盾，否則你不會提起武力。我們的小小計劃的進行不能損失生命。在某一些行動，它是必要的。薛瑪克提出了個不同的建議。不過你我不是百科全書學者。我們能夠屹立。你的人要對他們小心，也別讓他們知道被監視。」

李笑了笑。「我一向執行你的命令，是吧？薛瑪克的人們已經被監視了一個月了。」

市長哼了哼。「它來了，啊？好，魏大使回極星了。我希望他是暫時回來的。」

李有點恐怖地問，「消息如何？出了什麼事了？」

「不知道。我先要聽聽魏的話。他們也要在選舉之前下手。你怎麼臉色那麼難看？」

「因爲我不知道倒底是怎麼回事。你太深沉，韓定，你什麼都放在你一個人心裏。」

「你也是的，」韓定喃喃地說。「那麼表示你要參加薛瑪克的新黨了？」

李勉强笑笑。「好吧，你贏了。吃午飯去好嗎？」

2

韓定有許多故事──據一位有名的專家說──不過其中有些則眞僞難分。據說在一次場合中，他說：

「如果你以陰險著名，則常常自然而然地有益處。」

魏立蘇多次照這句話做事，因爲他現在在安略南的雙層任務有了十四年歷史──這種雙層任務使他常常有赤足走鐵板的滋味。

對安略南來說他是位高僧，代表基地派赴「蠻邦」的代表，在最後三十年中，他成了神祕的高峯與他們創造的宗教中心。因此他受人尊敬到煩厭的程度，他心中眞正討厭這種以他爲中心的

崇拜。

可是對於安略南的國王——他是過去老王的年輕孫子——他只代表一種可懼力量的大使。

總之，那是不快的工作，三年來他第一次到基地，雖然一方面有此必要，一方面也是來渡假。而且他祕密旅行亦已非第一次。

他換上平民便裝，搭二等艙回到基地。到了極星後，他在太空站從人羣中穿出去，在公共話亭打到市政大廈去。

他說，「我名叫史邁特，下午與市長有約會。」

那邊的小姐和另一個話機迅速地又講了幾句話，再冷漠地對魏立蘇說，「市長在半小時內見你，先生。」螢光幕便轉黑了。

駐安略南大使買了份極星論壇報在市政府公園中坐在空木凳上讀社論版、運動版與漫畫版。半小時後他把報紙夾在臂下走到市政府接待室自我介紹。

到這裏爲止他一直沒有被人認出來，因爲他過於平凡，所以沒人多看他一眼。

韓定抬頭笑道，「抽根雪茄！旅途還好嗎？」

魏立蘇拿了一根。「有意思。隔壁有個教士來這裏接受特別輻射合成治療——那是治癌症的——」

「當然，他不是稱之爲輻射合成？」

「當然不！那是他的聖糧。」

市長笑道，「說下去。」

「他和我談論神學，並且盡力使我自唯物主義中挽救出來。」

「他沒有認出大教宗來？」

「我沒有紅袍？他是史米立人。那是次有趣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韓定，科學和宗教的根基頗深了。我對這問題寫過論文——完全是自娛性的。以社會眼光看，似乎在老帝國腐化開始，可以說是因爲外圍衆世界的科學失敗。要再接受它必須以另一個面目出現——結果不錯，尤其是使用符號邏輯來幫助。」

「有趣！」市長把手放在頸後說，「可以談安略南的情勢了。」

大使皺眉取下雪茄。他望了望放下去。「這煙很不好。」

「否則你不應該到這裏來。」

「情況是這樣；安略南的重要人物是溫寧親王，他是李奧波國王的叔叔。」

「我知道，李奧波明年及齡了，對吧？我想他明年二月十六歲。」

「是。」停了一會又加上一句，「如果他還活着。國王的父親也死於可疑的情況。在狩獵時

胸部中了針彈。報告是意外喪生。」

「記得當年我把安略南人逐出極星時，我在安略南見過他。那是在你之前。我如果沒記錯，他個子中等，膚色黝黑，黑髮，右眼上有道疤。一個有趣的鷹鉤鼻。」

「不錯。只是頭髮白了。他做事不擇手段。幸而他是那裏的大笨人，可是自以為聰明厲害，使他笨得更透明。」

「到處這種人都一樣。」

「不過他和教士來往十分謹慎，可是還是很兇狠。換言之，他異常自信，對我們是種不幸。」

「也許是種自卑感的平衡心理。貴族的小兒子們常常都是那樣。」

「他滿口白沫攻擊基地。他毫不隱瞞。自裁軍觀點，他有理由那麼做。老王建了偉大的海軍，而過去兩年溫寧一直不安。他又增加了人民的所得稅。」

「有不滿嗎？」

「並不嚴重。在王國中任何演講和教育都鼓吹服從。溫寧對之並不表感覺。」

「好，我了解背景了。現在如何？」

「兩星期前安略南商船遇到老帝國的戰鬥船遺骸。它在太空飄浮了至少三世紀。」

韓定感到興趣地坐直身體。「是，我聽說過。航空局向我申請要求獲得那艘船作為研究之用。它情況良好，我知道。」

「情況太好了，」魏立蘇冷冷地說。「上星期他接到你的要求，請他把船交給基地，他幾乎瘋了。」

「他還沒有答覆。」

「他不會——除非用鎗逼他。我離開安略南那天他來找我，希望基地把戰鬥船修復起來再交給安略南海軍。他甚至於說，你上星期的信表示基地有攻擊安略南的意圖。他說，拒絕修復將加強他的疑心；而且說他為了安略南的自衞不得不採取行動。不得不！我來此正為這事。」

韓定輕笑起來。

魏立蘇也笑着說下去。「當然他等你們拒絕，然後便立刻師出有名了。」

「我明白，好，我們至少可以有六個月時間，把船修好獻上，而且命名為溫寧號作為我們的敬意。」

他又笑起來。

魏立蘇報以輕輕微笑。「那是合邏輯的措施，韓定——可是我担心。」

「担心什麼？」

「那是大船！那是往日建造的。它立體容量是全安略南船隊之半，它的原子武器轟炸力可以破壞一個星球，它有可以保護輻射的質。太好的東西，韓定——」

「對極了，魏立蘇，對極了。你我都知道他目前的軍備可以輕易攻擊極星，不會等你把戰鬥船修好。卽使把船修復給他又如何？你知道是不會有眞正戰爭的。」

「我想是的。」大使抬起頭。「可是韓定——」

「嗯，爲什麼停住了，說下去。」

「看，這不是我們的省區。我正在看報。」他把報紙放在桌上指着首頁。「這是怎麼回事？」

韓定瞄了一眼。「一羣議員組織新政黨。」

「上面是這麼寫的。」魏立蘇說。「我知道，內政上你比我內行，但是他們一直攻擊你，除了沒有用武力。他們有多少力量？」

「很强。下次選舉後可能會控制議會。」

「現在沒有？」大使懷疑地問。「除了選舉外另有控制的辦法。」

「你把我看成溫寧了？」

「不。修船需要幾個月，之後來攻擊是必然的。我們的屈服等於是自稱弱者，而且帝國戰鬥

船可以加倍溫寧海軍的實力。他一定會來攻擊，何必冒險呢？兩條路可走，或是把計劃告知議會，或是立刻與安略南攤牌！」

韓定皺皺眉頭。「現在攤牌？危機沒來之前？我決不能這麼做。有謝東的計劃在，你知道吧？」

魏立蘇遲疑一下吶吶地說，「你眞的相信有那個計劃在？」

「毫無疑問，」對方截鐵斬釘地說。「當時圓庫開啓現出謝東記錄時，我也在場。」

「我說的不是那個，韓定。我不懂何以預先佈置一千年後的歷史。也許謝東過估了他自己。」他看見韓定嘲諷的笑容，「哦，我不是心理學家。」

「對，我們都不是的。不過我在年輕時接受過一些基本訓練——知道心理學的功能。謝東所宣稱的計劃是不用懷疑的。他說，基地的建立是爲了給科學家一個避難所——表示當帝國死亡蠻族興起時，文明科學要保持下去以待第二帝國出現。」

魏立蘇有點懷疑。「每個人都知道似乎事情會如此發展。但是我們可以冒險嗎？我們能以星雲的未來來冒險？」

「我們必須那樣做。謝東已經有了繪圖說明。歷史中每個連續性的危機都已描述出來，每一次解決有賴於上一次的成功結論。這才是第二次危機，天知道最後會有什麼樣的微小差異。」

「那是相當空洞的猜測。」

「不！謝東在圓庫中說過，每次危機時，我們行動自由應當適應於唯一的可能途徑。」

「使我們一直走在窄路上？」

「是，使我們免於偏差。換言之，如果有不止一條途徑可走，那麼便是危機還沒到臨。我們必須讓事情盡力自然發展，我也正是打算這麼做。」

魏立蘇沒有答話。他默默地咬着下唇。韓定去年還和他討論過這問題——眞正的問題；考慮安略南的敵意問題。當時魏立蘇贊成作進一步的姑息。

韓定似乎看穿大使的想法。「我寧願不對你談起這事。」

「你爲什麼這麼說？」魏立蘇驚訝地說。

「因爲現在有六個人——你，我，另外三位大使和李約翰——知道前面的發展。可是我確信謝東的想法是不讓一個人知道。」

「爲什麼？」

「因爲謝東的高深心理學也有其不足。它不能處理太多的獨立可變數。他不能處理任何時間中的個人，有如你不能用動力學來處理一個氣體分子。他的對象是羣衆，全系統的人口，只有盲目的羣衆才無法預見到他們活動的方向。」

「還不夠清楚。」

「我也沒有辦法。我不是個可以用科學方法解釋的心理學家。你知道這點。極星沒有合格的心理學家，也沒有有關的數學青年。他顯然不希望極星的人能預見未來。謝東要我們盲目跟從——而正確地跟從羣衆心理學的發展。我曾經告訴過你，當我把安略南人趕走後，我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我只想保持權力的平衡，如此而已。後來我才覺得我看見一種模式，可是我盡量不循它行事。」

魏立蘇仔細地想。「我在安略南的寺廟中也聽說過同樣的論調。你怎麼決定正確的行動時機？」

「已經決定了。你承認當我們修復戰鬥艦之後，溫寧必定會來攻擊。那方面已無第二條路。」

「是。」

「好，那是外在的情勢。同時，你說下次大選會有敵對的新議會，要求對安略南採取行動。這方面也沒有選擇餘地。」

「是。」

「所以，選擇餘地都不存在時，危機便到臨了。所以我在担心。」

他停下來，魏立蘇等待着。韓定緩慢而勉強地說下去。「我想到了——只是個想法而已——外在與內在的壓力會同時達到一個關鍵。最多幾個月的差別。溫寧可能春天攻擊，而大選還有一年。」

「那並不重要。」

「我不知道。它可能是出於計算時難以避免的誤差，或是我對事實了解得太多。我盡力不讓我的預測干預我的行動，可是我又怎麼知道呢？這缺點會有什麼後果？而且，」他向上看。「我決定了一件事。」

「什麼事？」

「當危機快爆發時，我要去安略南，我要去現場……哦，夠了，魏立蘇。天不早了。出去睡一覺。我需要休息。」

「就在這裏好了，」魏立蘇說。「我不願讓人認出來，否則新黨議員會怎麼說。要點白蘭地。」

韓定叫了，但是沒有叫很多。

3

當古遠時代，老帝國統一銀河，安略南是邊區富庶的省份。不止一個皇帝去訪問過那裏的總督宮殿。而且每個人都在那裏乘飛行機一顯用針鎗射獵三行堡壘般巨鳥的身手。

安略南的名聲隨時代衰退而消滅。總督宮殿已成為一片廢墟，而基地的工人在那裏修復其一廂。但是兩百年來沒有一個皇帝來過。

可是巨鳥仍是貴族的娛樂與運動，所以要當安略南國王的首要條件是會善用針鎗。

安略南國王李奧波一世還不到十六歲便多次表演過他的高超技巧。他不到十三歲便射下一隻巨鳥；他登位後一星期內打下了第十隻；現在是在射了第四十六隻後的歸途。

「我到年齡前要射五十隻，」他高興地說，「誰敢打賭？」

廷臣們都不敢以國王的技術打賭。如果贏了則危險更大。國王與沖沖地在換衣服。

「李奧波！」

國王對這個聲音一向必恭必敬。他不快地轉過身。

溫寧站在門口嚴厲地望着他的侄子。

「叫他們走，」他不耐地說。「快。」

國王恭敬地點點頭，兩個廷臣鞠躬後下樓去了。李奧波走進他叔叔房中。

溫寧不快地瞧着國王的獵裝。「你還有比獵鳥更重要的事。」

他轉身走回桌後坐下，自從他年老無法俯衝到鳥翼旁邊後，他便討厭這種運動了。

李奧波了解他叔叔的酸葡萄態度，所以他也稍帶惡意地說，「你今天應該和我們一起去，叔叔。我們在沙米亞上空發現一隻，那眞是頭妖怪。我們在至少七十方哩的地上找了它兩小時。然後我——」他用手掌比劃——「一直俯衝過去，只離它左翼幾吋，牠憤怒起來往上直正——」

「李奧波！」

「啊?!——我最後射到牠了！」

「好！你現在聽我說好嗎？」

國王聳聳肩坐在桌角吃着硬果。他不敢正視他叔叔的眼睛。

「我今天去船上。」

「什麼船？」

「只有一條船。那條船，基地正替海軍修理的那一艘。老帝國的戰鬥船。我說得夠淸楚了吧？」

「那一艘？哦，我玩過，只要向基地要求，他們就會替你修理。你說他們要來攻擊我們，全是胡猜。如果他們要的話，何必替你修？不可能。」

「李奧波，你是個傻瓜！」

國王丟下一顆，又紅着臉再拿起一顆。

「好，我告訴你，」他生氣地說，「你不該那樣罵我。你很沒禮貌。我再兩個月便成年了。」

「是，你可以肩負起皇家的責任。如果你把射鳥的時間分一半在料理公務上，我立刻卸下攝政的任務。」

「我不在乎。那和這件事無關。事實上，即使你是攝政王叔，而我還是國王，你仍是我的臣民。你不應該罵我傻瓜，不該在我面前坐下。你沒有經我允准。我想你應該小心點，我可能會下令——很快。」

溫寧冷冷地盯着他。「要我叫你陛下嗎？」

「是。」

「很好！陛下，你是個傻瓜！」

他的黑眼發怒，年輕國王慢慢坐下去。攝政臉上有種得意的顏色，但是立刻又消失了。他厚唇分開微笑，一手拍向國王的肩膀。

「算了，李奧波。我不願對你說狠話。在事情壓力重大時，使人很難合禮適度——你懂吧？」話雖然這麼說，可是他眼光一點也沒有軟化。

李奧波猶疑地說，「是。國事很艱難。」他這麼說，但是仍然不能深解，例如過去一年與史邁諾的貿易衝突，以及與人烟稀少的紅廊區殖民的爭執。

溫寧又開口了。「孩子，我早就想和你談談，我知道你年輕性格是不能容忍煩瑣的國事。」

李奧波點點頭。「不錯——」

他叔叔打斷他的話又說下去，「不過，再兩個月你便成年了。而且你遇到一個艱難的時機，你必須作積極的活動。你才能作以後的國王，李奧波。」

李奧波又點點頭，可是仍然一副茫然的表情。

「戰爭快到了，李奧波。」

「戰爭！和史邁諾已訂好和約——」

「不是史邁諾，是基地。」

「可是，叔叔，他們答應修船，你說——」

他叔叔又打斷了他。

「李奧波」——已不再友善——「我們是大人對大人的談話。不管船修不修好；如果修的話只有更快。基地是力量與權勢的泉源。安略南的偉大，它的船隊，城市及商業，完全靠基地的給予。我還記得當年安略南是用油煤取暖的時候。沒有關係，你對那種事已經沒有印象了。」

「似乎，」國王懦怯地說，「我們應該感謝——」

「感謝？」溫寧吼道，「感謝他們對我們的賜予，而讓全星空知道他們的目標？哦，他們有日會統治銀河。」

他手放在侄子膝上，瞇着眼睛說，「李奧波，你是安略南國王。你的子子孫孫會當宇宙的王——只要你能使基地不來干涉我們。」

「可是安略南也有些力量和價值。」

「你慢慢了解了。孩子，如果史邁諾決定攻擊基地因而獲得它的力量，如何？他們會讓我們維持力量？會讓你繼續當王？」

李奧波興奮了起來。「當然。你說的全對，我們先下手爲强。那是爲了自衞。」

溫寧笑得開朗一些。「還有，當你祖父開始統治時，安略南在基地極星建立軍事基地——爲了國防有所必要。由於基地上有個狡猾學者而沒有一點貴族血統的領袖的設計，使我們退了回來。你懂吧，李奧波？你祖父被一個平民所羞辱。我記得他！他年紀不比我大，帶着魔鬼的笑容和頭腦來到安略南——他後面有另三個王國在支持，組成對抗偉大安略南的懦夫聯盟。」

李奧波臉紅，眼睛發光。「看謝東份上，如果我是我祖父，我會和他們戰鬥。」

「不，李奧波。我們決定等待——在更合適的時機復仇。那是你父親的希望，在他去世之前

，他可能——啊！」溫寧等了一會。然後以充滿情感的聲音說，「他是我哥哥。可是，如果他弟弟——」

「是，叔叔，我不會辜負他。我已經決定了。安略南立刻應該消滅這個災禍之源。」

「不，不是立刻。第一，我們要等船修復。他們願意修復表示他們畏懼我們。笨人們想討好我們，但是我們決不改初衷，對不對？」

李奧波拍一下手。「只要我是國王，便決不改。」

溫寧嘲諷地又說，「除此之外，我們要等韓定來到。」

「韓定！」國王睜大眼睛說。

「是，李奧波。基地領袖要親自來慶祝你的生日，希望用甜言蜜語來奉承我們。但是對他沒有益處。」

「韓定！」他低語說。

溫寧皺着眉頭。「你怕這個名字嗎？還是和上次來的同一個人。你沒忘記他對我們的侮辱？他只是平民，垃圾而已！」

「不，我不怕他！決不！決不！我們要給他好看！不過……我還是有點害怕。」

攝政站起來。「怕？怕什麼？你這年輕——」他把話吞了下去。

「有點……有點褻瀆……攻擊基地，我是說——」他停住。

「說下去。」

李奧波有點徬徨。「我說，如果眞有銀河鬼魂，他……他會不喜歡。你說呢？」

「我不這麼想，」溫寧坐着笑笑。「你聽了不少關於銀河鬼魂的話？所以你不安：你聽魏立蘇說得太多了。」

「他常常解釋——」

「關於銀河鬼魂的事？」

「是。」

「你這小傢伙，你相信那種胡言？我一點也不相信。我要告訴你多少次，那只是胡說八道。」

「哦，我知道。可是魏立蘇說——」

「該死的魏立蘇。那是胡說。」

短暫反叛的沉默，然後李奧波說，「大家都那麼相信。我指的是謝東先知的預言和他指定基地來執行他的旨意，那麼有日可以回到人間天堂；以及任何不信的人都會不得永生。他們相信。我知道。」

「是，他們信而我們不信。你應該感謝，根據這個愚行，你才能做神聖國王——你是半神半人。非常方便。它消滅了反抗，並且保證人們服從。李奧波，因此你必須下令對基地宣戰。我是平常人的攝政。你是王，在人們眼中是神——」

「實在我並不是，」國王想了想說。

「不，根本不是，」鐵般的回答。「但是對衆人是的，基地人却不在內。懂吧？基地人不信。只要把他們除去，便沒人否認你是神了。想想看！」

「以後我們便可以主持寺廟和飛船以及治癌的神糧。魏立蘇說只有得神寵的人——」

「是，魏立蘇說的！魏立蘇，次子韓定，也是大敵。和我在一起，不要怕他們。我們一同建立帝國——不只是安略南王國——而是包括銀河十億個太陽系。那總比人間天堂來得好吧！」

「唔——是的。」

「魏立蘇能保證得更多嗎？」

「不。」

「很好，」他聲音有種兇意。「那麼這件事便這麼說定了。」他沒有等待回答。「我過一會下來。還有件事，李奧波。」

年輕人在門口轉回頭。

溫寧皮笑肉不笑地說。「獵巨鳥要小心，孩子。自從你父親發生意外之後，我對你有更重的責任。在混亂的空中，針鎗時常會有誤失。你要特別小心！基地的事要聽我的話。」

李奧波睜大眼睛說，「是——叔叔。」

「好！」他侄子走後，他又面無表情地回到桌後。

李奧波出去時，他清醒而無懼。也許打敗基地而掌握大權是好的。不過他鞏固王權之後，他——他非常明白下面的繼承人是溫寧的兩個兒子。

可是他是國王，國王可以下令別人射擊。

叔叔與堂兄弟也在內。

4

除薛瑪克之外，在反對的行動黨中另一個活動的人是陸一士。半年前去晉見韓定的代表團中並沒有他。這並非因爲沒人賞識他的才能，事實正相反。當時他因爲有更好的理由去安略南。

他以私人身份去訪。他沒有去見官員，也沒有做什麼重要的事。他只注意忙碌星球別人忽略的角落。

他是在冬末回來的，一回來便坐在薛瑪克家裏的長桌後。

他第一句話便提起了被雪天壓抑的衆人士氣。

「我看，」他說，「我們的立場相當不尋常，以戲劇性的名詞說，是『迷失的道路』。」

「你以爲這樣？」薛瑪克說。

「不只是以爲而已，薛瑪克。已無其他意見的可能性。」

「裁軍——」王爾道說，可是陸一士立刻打斷他的話。

「算了。那是老調了。」他望了大家一下。「我指的是人民。我承認我們本來希望製造一次宮廷革命立一個親基地的國王。那是好主意。仍然如此。唯一的小缺點，是它不可能。偉大的韓定看到這一點。」

薛瑪克酸酸地說，「你也許可以詳細點——」

「詳細！沒有！不像那麼簡單。那是安略南的整個情勢。由於基地設立的宗教，它很成功！」

「哼！」

「你要親睹才見到它的成功！你們在這裏只見到我們有個大學訓練教士，在安略南每個窮鄉僻壤都見到它的成效。如此而已。」

林戴可用一手碰碰帽子，清清嗓子說，「那是什麼宗教？韓定一向說那只是個幌子，使他們

可以接受我們的宗教。你記得吧，韓定那一天說——」

「韓定的話，」薛瑪克說，「別用他的表面來衡量實質。一士，那是什麼宗教？」

陸一士想了想。「在道德上，它很好。它和老帝國的一些哲學思想沒有什麼兩樣。高道德標準等等。由這個觀點看沒有什麼好批評的。宗教在歷史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可以使人——」

「我們知道這個，」薛瑪克不耐地打斷他。「談回正題。」

「好，」陸一士有點不快，但是沒有表現出來。「宗教——基地所培植而鼓勵的——是基於絕對的權威。我們給予安略南的科學，完全由教士控制，他們學會精巧地控制這項工具。他們完全相信這個宗教，以及……嗯……相信他們擁有力量的精神價值。例如，兩個月前一個華人妄動了西斯千廟的最大電廠，他炸了五條街。任何人包括教士，都認爲那是上蒼的報應。」

「我記得，當時報紙刊載過。我不懂你想說些什麼。」

「好，聽着，」陸一士正襟危坐地說。「教士組織了個大結構，其頂端是國王，他被人目爲次要的神。他天生有絕對神聖的王權，人民和教士也深信不疑。你無法推翻那種國王。你現在懂了嗎？」

「且慢，」王爾道說，「你說這一切是韓定安排的，你是什麼意思？怎麼會是他？」

陸一士譏笑地望着發問者。「基地培養出這種幻象。我們把所有科學都放在這個幌子後面。

並不是說國王便像輻射物質一樣，人們碰到他會燒傷，或是他可以無影無蹤地在空中飛行。但是教士們另外能把他神化。」

「不好！」薛瑪克咬唇說。

「我可以像市府公園裏的噴泉一樣哭泣，」陸一士又熱心地說下去。「我想起了我們錯過的機會。拿卅年前的情形說，韓定自安略南手下挽救了基地——當時安略南還不完全知道帝國正在敗落。他們多多少少在忙自己的事，內部叛變，與外界隔絕，然後李奧波的祖父自封為王，他們並不明白帝國已分崩離析。

「如果皇帝有胆量的話，他可以用兩艘戰鬥船加上內部叛變輕易取下安略南。而我們也一樣，可是韓定却創立了王朝崇拜。我個人實難了解。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什麼？」吳嘉木忽然問，「魏立蘇做了些什麼？他曾經是積極的行動派。他在那裏做什麼？他賭了？」

「我不知道，」陸一士說，「他是他們的最高教士。就我所知，他只作教會的技術顧問。」

大家沉默下來望着薛瑪克。年青領袖正在咬指頭，他高聲說，「不行，太糟了！」

他看看周圍，又用勁地說，「那麼韓定那麼傻嗎？」

「似乎是的，」陸一士聳肩說。

「不！這裏有什麼不對勁。就這樣把喉嚨送去給人家割？韓定不會傻到這種程度，我否認。一方面創立宗教可以消除內部動亂。另一方面用一切武器去武裝安略南。我看不出所以然。」

「這件事有點怪，我承認，」陸一士說，「可是事實俱在，我們又能有什麼其他想法？」

王爾道說，「完全是叛國，他接受他們的錢。」

薛瑪克不耐地搖搖頭。「我倒不以為然。整件是沒有意義而且瘋狂——告訴我，一士，你有沒有聽說基地正替安略南修復一艘戰鬥船嗎？」

「戰鬥船？」

「老帝國的戰鬥船——」

「不，我不知道。那沒有什麼重要。海軍船塢是宗教聖地，外界人都不知道裏面怎麼回事。」

「好，謠言傳出來了。有些黨員把這件事在議會提出。韓定從不否認。他發言人只單純地否認謠傳而已。這其中可能有其他意義。」

「和其他事一樣瘋狂，不過也壞不到那裏去，」陸一士說。

「我看，」吳嘉木說，「韓定沒有什麼祕密武器。可能——」

「對，」薛瑪克兇狠地說，「心理魔盒中到時可能跳出一個妖魔把溫寧給嚇回去。如果要依靠什麼祕密武器，基地不如一下爆炸掉還可省了痛苦。」

「唔，」吳嘉木立刻改變話題。「問題是在於：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啊，一士？」

「好。問題正在此。別看着我，我也不知道。安略南的報紙從不提起基地，它們現在忙着慶祝歡樂。李奧波下星期成年了。」

「那麼我們還有幾個月，」王爾道在今晚是首次露出笑容。「時間還有——」

「時間還有！」陸一士反譏道。「我對你說，國王是神。你以為他會激勵他民衆的戰鬥精神？你以為他會感情主義地控告我們侵略？當攻擊時機成熟時，李奧波一聲令下，軍隊便出動了。很簡單，順理成章。就我所知，他可能很快就會下令了。」

這時大家都想開口，薛瑪克拍桌要大家肅靜，這時前門打開李維跑了進來。他穿着大衣身上全是雪花。

「看！」他大聲喊，把一份沾雪的報紙扔在桌上。「新聞報告上全是這件事。」

五個人向展開的報紙圍過去。

薛瑪克以壓抑的聲音說，「天，他去安略南了！去安略南了！」

「真是叛逆，」戴基忽然激動地尖聲說。「如果王爾道的話不對，我就該死。他出賣了我們

，現在去領報酬了。」

薛瑪克站起來。「現在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我明天要求議會彈劾韓定。如果不成——」

5

雪已停，但是在地面凍成硬硬的一層，車子艱辛地在路上爬行。黎明時刻不但空氣冷冽，而且在基地政治氣氛上也十分動盪不安；不論是親行動派或是親韓定派，都無法在這個酷寒的清晨提起士氣來。

李約翰很不喜歡這個天氣，他咕嘟地說，「情形很壞，韓定，他們會說你是溜走的。」

「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我必需去安略南，我希望不會引起麻煩。夠了，李。」

韓定又仰坐在有睡墊的座位上，身體有點發抖。車內有暖氣並不寒冷，但是意外的冷凍白色世界使他內心相當不安。

他想着說，「那天事情完結後，我們該設法使整個極星能有空氣調整設備。有可能。」

「我，」李約翰說，「倒希望先完成別的事。例如，先調節薛瑪克如何？」

「那麼，我真是需要保鏢，」韓定說，「不只是那兩個而已。」他指着坐在前面的兩個保鏢，他們手扶原子鎗注意地望着空曠的街道。「你真打算引起內戰？」

「我？炸藥已經在火中了，不需要由我引起。」他用指頭計數：「第一，昨天薛瑪克在議會大叫彈劾。」

「他有權那麼做，」韓定冷漠地說。「可是他的提議以二〇六對一八四被否決了。」

「對，可是相當接近。」

「是相當接近，」韓定承認。

「對。第二點，投票之後，五十九個行動黨頓足退出議會。」

韓定沒有作聲。李約翰又說下去，「第三，薛瑪克在離開之前，大叫你是叛徒，說你去安略南收取報酬，拒絕彈劾的議員也犯了叛逆罪，他們的『行動黨』不是徒具虛名的。你懂嗎？」

「我知道，表示有痲煩。」

「你現在像個罪犯，一大早便跑路。你必須面對他們——韓定，你必須宣佈軍事戒嚴令。」

「武力是最後一條路——」

「廢話！」

「好吧，我們等着瞧。小心地聽我說，李。三十年前，定時圓庫開啓的時候，那是基地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出現了個謝東紀錄，把事情進行的想法告訴我們。」

「我記得，」李半笑地點點頭。「那天我們接管了政府。」

「不錯，那是我們第一次大危機。現在是第二次，三星期後又是基地建立八十週年紀念。你認爲這其中有什麼意義沒有？」

「你說他會再來？」

「我還沒說完。謝東從沒有說過再來的事，可是他已經有所計劃。可是他的主意都不讓我們知道。我們也不知道鐳鎖是否會再開啓——如果我們强行打開它只會毀了它。自從上次之後，每年週年時我都到那裏去。他沒有出現過，可是眞正的危機現在才來到。」

「那麼他會來。」

「也許，我們知道。問題正在這裏。今天議會開會時，你先宣佈我去安略南，然後再宣佈下個三月十四日，謝東錄音又會出現，包括對最近危機的指示。這點很重要，李。不管人們怎麼追問，你別再多說話。」

李瞪着他看。「他們會相信嗎？」

「那不要緊。只會使他們迷惑，正合我的意思。他們會徘徊於是非之間，那麼只有把行動延到三月十四日。那時候我已經回來了。」

李還是猶疑不決。

「好，到太空站了！」

太空船在幽暗中等待着。韓定踩過雪地，伸手拉開空氣門鎖。

「再見，李。我實在不願把你留下來受煎熬，但是我沒有別人可以信任。請保重。」

「放心。我會服從你的命令。」

6

韓定並沒有立刻飛向安略南王國的安略南星去。他先飛去王國的另外八個大星後才到達安略南，抵達時正是加冕前一日，剛好可以和基地人員洽談。

這次旅行使他深深了解王國的廣闊。以前它在無垠的銀河帝國中只是一小片，而在一個一向把他認為是個星球的人看來，其區域與人口都十分驚人。

在古代安略南省中，它包括有二五個星球系統，其中六個系統中有一個以上居人星球。人口一百九十億，比起銀河帝國高潮時，該區的人口却少得多了。

韓定這時才體認到他工作的艱巨。雖然三十年來只有首都星球有了新能源，其外圍地區還沒有引入原子能。韓定來到首府時，發現這裏十分正常。治下其他星球有所慶祝，而安略南星上沒有一個人不參加國王成年的宗教儀式遊行。

韓定匆忙、憔悴、到處主持宗教儀式的魏立蘇只在一起半小時，可是這半小時已獲益匪淺。

韓定對晚上參加煙火的準備十分滿意。

他的身份是觀察員，他對宗教並無興趣。而當宮殿大廳中充滿了珠光寶氣的貴族王公時，他靠在牆壁並不爲人注意。

他站在長長行列中被介紹給李奧波，不過李奧波站在安全距離之外，身邊由一些輻射武器加以保護。不到一個小時後，這位國王坐在寶貴合金王座上，連人連座昇到空中，飛飄到窗口接受萬民歡呼。如果不是椅內有原子馬達，椅子便不會那麼重大了。

那是十一點多，韓定踮足張望。他克服自己站到椅子上的慾望。這時他看見溫寧穿過人羣向他而來，使他感到放心多了。

溫寧來得很慢。他每走一步，便要和一些致意的人們打招呼。

他終於由人羣中脫身到韓定面前。

「親愛的韓定，」他低聲說，「你既然拒絕透露身份，便一定會感到乏味。」

「我不感乏味，大人。這一切都有意思極了。你知道，我們在極星是決看不見這種場面的。」

「當然。你可不可以到我私室去，我們可以私下好好談一談？」

「當然。」

兩人臂挽着臂走上樓去，不止一位女士驚訝地望着這位穿着平凡而不起眼的陌生人由尊貴的攝政王陪同。

韓定進了溫寧房中，鬆懈而舒適地接過攝政王親自爲他倒的一杯酒。

「羅麗佳酒，韓定，」溫寧說。「是皇家酒窖來的。眞正貨色，有兩世紀了。那是濟安叛變前十年入窖的。」

「上好皇家佳釀，」韓定客氣地說：「敬安略南國王李奧波一世。」

他們喝了一口，溫寧說：「立刻便成爲邊區皇帝了。然後，誰知道？銀河有日又將統一。」

「無疑。由安略南人統一？」

「有什麼不行？在基地的幫助之下，我們比邊緣任何地區更有優越的科學技術是毫無疑義的。」

韓定放下空杯說：「唔，是的，除此之外，基地會援助任何需要科學支助的星球。由於基地創始人謝東的崇高理想與道德目標，我們不能有所偏倚。大人，那點我們不能做到。」

溫寧的笑容加深。「用俗語說，銀河精神，助人者人恆助之。我非常了解，不合於正道者，基地不會給予援手。」

「我不那麼說。我們替你們修復帝國戰鬥船，雖然我們的導航局希望把它用來作爲研究之用。」

攝政譏嘲地說：「研究之用！是！如果我們不以戰爭威脅，你們不會肯修。」

韓定作個無可奈何的姿勢。「我不知道。」

「我可知道。威脅仍然有效。」

「還有效？」

「現在說威脅已經太晚了。」溫寧迅速地看一眼牆上的時鐘。「看，韓定，你曾經來過安略南。當時你還年輕。當時我們的看法便完全不同。你是被稱爲和平之士，對吧？」

「大概是的。至少，我認爲達到一項目的，武力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有更好的代替，雖然比較不直接。」

「是，我聽過你的意見，武力是無能的最後手段。而且」——攝政抓抓耳朵——「我不願稱自己爲無能。」

韓定有禮地點頭不語。

「而且，」溫寧又說下去，「我一向相信直接行動。我相信走直接達到目標的道路。我以前完成過，以後也打算如此。」

「我知道，」韓定接着說：「我相信你會走直線，使你的孩子登上寶座。想想國王父親的不幸死亡——你的哥哥——以及國王的不良健康。他是健康不佳，對吧？」

溫寧皺皺眉頭，聲音變得無情。「我建議爲了你自己，最好避免談一些主題。你可以認爲極星市長有權……唔……隨便發言，不過在意念上你作賤你自己。我是不怕言語恐嚇的人。我的人生哲學是只要正視事實便可以克服困難。」

「我不懷疑。目前你不願正視事實，是否有困難？」

「韓定，我目前的困難是難以說服基地合作。你看，你的和平政策使你犯了若干錯誤，只因爲你低估了對方的勇氣。並非每個人都和你一樣害怕直接行動。」

「例如什麼？」韓定問。

「例如你單獨來到安略南又到我房間來。」

韓定看向四周。「這有什麼不對？」

「沒什麼，」溫寧說：「只不過外面有五名軍人隨時準備射擊。我不認爲你能夠離去，韓定。」

市長揚揚眉毛。「我還不想離去。你眞那麼怕我？」

「我一點也不怕你。我只想讓你知道我的決心。我們可以稱之爲姿態嗎？」

「隨你說，」韓定不在乎地說。

「我想姿態會隨時間改變。你又犯了錯誤，韓定，更加嚴重了。似乎極星毫無自衛能力。」

「是。我們怕什麼？我們不威脅任何人，對任何人一視同仁。」

「那變得更無助，」溫寧說：「你幫助我們武裝，協助我們建立強大艦隊。修復帝國的戰鬥船是無比的貢獻。」

「大人，你在浪費時間，」韓定似乎要站立起來。「如果你是要宣戰，那麼容我把這個事實立刻通知我的政府。」

「坐下，韓定，我沒有宣戰，你無需與你的政府聯絡。戰爭如果發生，則無需宣告。等我率了艦隊連同帝國戰鬥船把原子彈扔在極星上時，你們便知道了。」

韓定問：「什麼時候？」

「如果你眞感興趣的話，五十分鐘前艦隊已經離開安略南了，他們一見到極星立刻攻擊，那大概是明天中午的事。你可以把你自己看成戰俘。」

「我是這麼想，大人，」韓定說：「不過我感到失望。」

溫寧鄙視地笑笑。「如此而已？」

「是。我在加冕時便已想到——午夜，你知道——是艦航行動的最好時機。顯然你希望在你

當攝政王時作戰。反過來說那樣更富戲劇性。」

攝政王盯着他。「你說什麼？」

「你聽不懂？」韓定輕聲說：「我在午夜佈置了反擊。」

溫寧站了起來。「你嚇不倒我。沒有反擊。如果你等別的王國援助，死了心吧。他們的海軍聯合起來還比不上我們。」

「我知道。我不想放一鎗。一星期前，我便傳出話了，今天午夜安略南被驅逐出教。」

「驅逐出教？」

「是。如果你不懂，我可以解釋，安略南每個教士都罷工了，除非我收回成命。可是我現在被禁止與外界聯絡。卽使我想收回成命也不可能了。」他傾身活潑地說：「你知道吧，大人，攻擊基地是否違背教義與規律了。」

溫寧努力自控。「別來這一套，韓定。留著告訴羣衆。」

「親愛的溫寧，你還以爲我要留給什麼人？想想看，上半個小時裏，安略南每個寺廟都成爲羣衆聽教士討論問題的中心。安略南的所有男女都知道他們的政府已對他們的宗教展開無情惡毒的攻擊。現在離半夜還有四分鐘。你最好去大廳看看。五個守衞在門外，我逃不走。」他仰在椅上。喝着酒，以不在乎的神情望着天花板。

溫寧低聲詛咒了一聲，衝出房去。

大廳中的權貴們鴉雀無聲，分開一道通向王座的道路。李奧波坐在上面，雙手互摺，頭昂得很高，臉上木然無情。大大的吊燈暗了下來，頂上的小燈亮起來在國王頂上照出一週暈光。

溫寧在階梯上站定，沒有人看他，大家都望着王座。他揑緊拳頭，韓定的恫嚇不讓令他貿然行事。

王座動彈了。它向上浮昇。它離開高台慢慢下了台階，然後在地板上六吋處水平地飄向開着的窗口。

午夜的深沉鐘聲響起。它停在窗口，頭上暈光沒有了。

在凍結的幾秒鐘內，國王沒有動彈，臉色扭曲，他沒有了暈光便和常人無異；然後寶座突然轟的一聲落在地上。這時全宮殿的光線全暗了。

在尖叫聲與混亂中，溫寧大聲喊，「拿火炬！拿火炬！」

他在人羣中左擠右衝走向大門。守衞全在黑暗中消失了。

但是火炬終於送進大廳；那些火炬本來是用來作加冕後遊行用的。

守衞拿着紅藍綠色的火把進入大廳，它的五顏六色照出許多恐懼的臉龐。

「沒有關係，」溫寧大喊。「大家站好。電力馬上會恢復。」

他轉向立正的上尉。「怎麼回事，上尉？」

「大人，」立刻回答。「宮外圍滿了市民。」

「他們要什麼？」溫寧問。

「領頭的是個教士，他是大教宗魏立蘇。他要求立刻釋放韓市長，並且停止對基地的攻擊。」軍官無調地報告，眼睛却不安地四望。

溫寧喊道，「如果暴民衝進宮，立刻格斃勿論！現在讓他們吼好了，明天就沒有關係了。」

火炬增多而且分散，把大廳照得通明。溫寧衝向窗口的寶座，把面無人色的李奧波拉起來。

「跟我來。」他望了窗外一眼，全城墨黑，下面是洶湧的人潮。只有右邊的大廟燈火輝煌。他憤怒地咒駡着把國王拉走。

溫寧衝進私室，五個守衛跟在他後面。李奧波睜大眼睛跟在後面。

「韓定，」溫寧嘶聲叫。「你玩得太過份了。」

市長不理他，在旁邊的小小原子燈光下，他表現得很鎮靜，臉色有嘲弄的微笑。

「早，陛下，」他對李奧波說：「我來祝賀你的加冕。」

「韓定，」溫寧大聲喊。「命令你的教士回去工作。」

韓定漠然地抬起頭。「那麼，溫寧，你自己去命令，看是誰太過份。現在安略南的輪子都停

止了，除了大廟都沒有燈光。除了大廟外都沒水。除了寺廟之處，這個東半球沒有一點熱氣。醫院不再收留病人。電廠已關閉。所有的船都降陸。如果你不喜歡，溫寧，你可以命令教士回去工作。我不願。」

「天，韓定，好。讓我們攤牌好了。看你的教士們擋不擋得住軍隊。今晚，軍方要接管全球所有寺廟。」

「好，可是你怎麼下命令？星球上所有通訊線路全不通了。無線電不靈，電視機不行，超短波也沒有用。除了寺廟之外，其他全停止了。不過這房中的視聽機只能收進而不能發出。」

溫寧急急地呼吸。韓定繼續說：「即使你想下令軍隊進入大廟，你的軍隊會被外面的羣衆攻擊得體無完膚。那麼，誰來保護你的宮殿和生命？」

溫寧急忙說：「我們可以抵抗，再拖一天。你停了電力鼓動了羣衆，我們可以堅守抵抗。等基地被攻下的消息傳來時，你的羣衆會發現他們的宗教乃是眞空，他們便會起來對付教士。明天再看，韓定，你可以停下本星的電力，可是阻擋不了艦隊了。」他高興地說。「他們正在途中。韓定，你們修好的戰鬥船帶頭。」

韓定輕鬆地說：「是，我們修好的戰鬥船——可是照我的要求修好的。溫寧，告訴我，你聽說過超波中繼器沒有？不，我想你沒有。再兩分鐘你就明白了。」

視聽器畫面亮了起來。韓定修正道：「不，再兩秒鐘。坐下，溫寧，聽。」

7

蕭伯洛是安略南的高職教士。他被派在旗艦「溫寧」號上担任主教。

並不是因爲他職位較高，而是因爲他熟悉太空船。他曾經在基地派來修理的工程師們手下工作過。他在他們命令下檢查過所有馬達。他聯結過視聽器通訊器的線路；檢查修理過船身。他也獲准與基地聰明人們共同裝設過一項其他太空船所沒有的設備——唯有這巨船上才有的超波中繼器。

所以他對這艘太空船感到難過。他從來不願相信魏立蘇對他說的話——這艘船是用來鎮壓邪惡的；這艘船的炮口都對準偉大的基地。他自小便被教誨，一切祝福都是來自基地。

但是將軍對他說明之後，他深信不疑。

神聖的國王怎麼會允許這種行動？是不是國王？如果不是的話，便是攝政王瞞着國王。五分鐘前對他說的將軍正是溫寧的兒子。他說：

「請你照管你的靈魂和祝福，我會照管我的船。」

蕭伯洛深沉地笑笑。他照管他的靈魂——還有他的祝福與詛咒。不久溫立京王子便會大叫起

來。

他現在走進通訊室。兩個軍官沒有干涉他。他的副手走在前面，他們有權到任何地方。

「把門關上，」蕭伯洛說着望向時針。十二點差五分。他已經對準了時間。

他以準確的動作拉拉小桿，打開所有通訊器。所以兩哩長的船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聽見他看見他。

「溫寧號的官兵們，注意！你們的主教在說話！」他知道他的聲音正響澈全船各處。

「你們的船，」他說，「已從事褻瀆的事！在你們不知情之下，它正從事一件決定全部銀河與人民的永恆生命任務。聽着！你們司令官打算把這艘船開向基地，而攻擊福祉的來源，使它歸順於他罪惡的要求。我，奉銀河之靈的名，解除他的職務，使銀河之靈會繼續賜福我們。神聖的國王如果沒有聖靈的福祉是不能統率船隊的。」

他的聲音深沉，副手恭敬的聽着，而兩個士兵十分害怕。「因爲這船是從事魔鬼的任務，聖靈因而離開了它。」

他嚴肅地高舉雙手，在一千個視聽器的畫面上對全船官兵說：

「奉銀河聖靈和先知謝東之名，以及他的解釋者基地的聖人，我詛咒這艘船。讓本船之眼，視聽機，全瞎掉。讓它的翅翼折斷。讓它的拳頭原子鎗失去功用。讓它的心臟馬達停止運轉。讓

它的聲音，通訊器，黯啞。讓它的呼吸器官通風設備消退。讓它的靈魂，光亮都轉黑。奉聖靈之名，我詛咒這艘船。」

他說完，十二點鐘聲響起，遙遠的安略南大廟打開了一個超波中繼器，它以驚人的速度同時也打開了旗艦上的開關。

整船全死了！

由於宗教的基礎乃是科學，所以教士的詛咒都變成了事實。

蕭伯洛看着全船突然變爲死靜，但是超原子馬達停止的聲音正在慢慢減弱。他高興地由口袋中拿出自有電源的原子燈，房間中又有了灰白的亮光。

他望着那兩位軍人，他們正恐懼地伏在地上。「救我們的靈魂，主教。我們是可憐的人，不知道長官所犯的罪惡。」

「跟着我，」蕭伯洛厲聲說，「你們的靈魂還沒有迷失。」

船上一片黑暗。當蕭伯洛的光亮經過時，他們擠在一起，伸手想摸他的衣袍，請求他的慈悲。

他的回答還是：「跟我來！」

他找到了溫立京王子。他正在摸索向軍官艙房去，他大聲在叫罵。將軍仇恨地看着教士助手。

「你們在這裏！」溫立京王子自母親得到藍色眼睛，可是鷹鈎鼻子却是來自溫寧。「你們爲什麼要反叛？恢復船的動力！我是司令官。」

「不然，」蕭伯洛說。

溫立京狂惑地四望。「抓住他。逮捕他。快！」他停了一下，又尖叫，「你們的司令官在下命令。逮捕他。」

然後他完全錯亂了。「你們允許這個混球這個小丑在欺騙你們嗎？你們屈服這個可笑的宗教嗎？這人是騙子，他編造了銀河之靈的騙局——」

蕭伯洛打斷他的話。「抓住這個不敬的人。你們靈魂有難時，還聽他胡說。」

立刻幾個士兵的手抓住司令官的雙腕。

「抓住他，跟我來。」

蕭伯洛轉回身，被捕的溫立京跟在他後面。他們又回到通訊室。他在一個可以用的視聽機前命令司令官下令：「命令其他艦隊停止準備回安略南。」

他們放鬆了被打傷流血的溫立京。

「現在，」蕭伯洛說。「我們用超波束與安略南聯絡。照我的話說。」

溫立京作了個拒絕的姿式，衆人又向他怒吼推打。

「說！」蕭伯洛說。「開始！安略南海軍——」

溫立京開始了。

8

在完全寂靜中，溫立京出現在溫寧室中的視聽機上。攝政王看了不整受傷的孩子，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他癱坐在椅上，滿臉驚詫與恐懼。

韓定雙手放在膝上安靜地聽着，而剛剛加冕的李奧波國王抖顫地坐在角落暗影中。而守衛們也無精打彩地拿着鎗往裏瞧。

溫立京勉强的說話，有如被人支使壓迫一樣。

「安略南海軍……有鑑於此任務的眞相……拒絕作爲褻瀆的同犯……現在正駛回安略南。我們向……罪人發出最後通牒……他們竟然敢以武力……對付基地……那是一切福祉的泉源……而且反對銀河之靈。立刻停止對……眞理的所有戰爭……保證對海軍的一切安排……它由主教蕭伯洛代表……將來亦不應有任何戰爭發生」——停了一會又再繼續道，「而攝政王溫寧應予禁囚並加以審判……使其罪得償。否則……皇家海軍……在回安略南後……將夷王宮爲平地……並採取其他措施……以摧毀其他罪犯之巢窩。」

聲音說完時快要哭泣起來，螢幕又黑了。

韓定迅速關上原子燈，房中又變得黑暗一片。軍人們却呆呆地望着居然出現在韓定頭頂的一片暈光。

雖然它不像國王頭上那麼顯著奇觀，不過在此時此地却令人印象深長。

韓定對一小時前將他目爲戰囚的溫寧以嘲弄的聲音說：

「有一匹馬，他的大敵是時常威嚇他生命的狼。在無奈之下，牠希望找個盟友。當牠找到一個人時，向他道出結盟之意，指出狼也是人的大敵。人接受結盟，並且建議立刻去殺狼。馬同意了，便讓人爲他裝上鞍韁。人騎上牠找到狼將牠殺死。」

「馬至爲高興，牠感謝地說：『現在我們大敵已死，請除去我的鞍韁，還我自由。』」

「人大聲笑答，『去你的！走！』他踢下馬刺策騁而去。」

一片沉靜。溫寧一動也不動。

韓定又安靜地說下去，「希望你知道這個故事的譬喻。爲了鞏固完全的統治，四王國的國王們接受了科學宗教，使它們成爲神聖；而這科學宗教正是他們的鞍韁，因爲它把原子力量放在教士手中——他們接受的是我們的命令，而非你們的。你殺了狼，但是失去了自由——」

溫寧自陰影中跳起來，眼光瘋狂。他沙啞地喊，「可是你逃不了！我會抓到你，要你的命！

讓他們來炸好了。把一切都炸光。你也逃不了！」

「士兵！」他歇斯地里地大叫，「射這魔鬼！就地鎗決！快！快！」

韓定坐在椅上轉身向兵士笑笑。一個舉起原子鎗，可是立刻放下。其他人則向後退。極星的韓市長，包圍在一片暈光之中，滿懷自信地微笑，在他面前，安略南的力量全倒塌了，沒人理會那瘋狂嘶叫的命令。

溫寧尖罵一聲向一個士兵走去。他瘋狂地搶過那人的原子鎗——對準韓定，韓定一點也沒動。淡色光束射出，可是極星市長周圍的暈光可以將它中和而變為無害。溫寧重扣板機，瘋狂地大笑。

韓定笑望着暈光把原子鎗的能量吸收掉。李奧波在角落裏撫眼呻吟。

溫寧絕望地叫喊一聲，改變目標射擊，他倒在地上，頭部已被擊成虛無。

韓定嘆口氣說。「直接行動者的結束。最後的避難所。」

9

圓庫裏坐得滿滿的，除了座位之外，牆邊也滿滿地站了三層人。

韓定比較了一下；這次這麼多人，而上次謝東出現時，在場只有廖廖幾個人。三十年前，只

有六個人，五個百科全書學者，還有他自己，年輕的市長。也是那一天，他和助手李約翰政變成功掌握大權。

現在却完全不同，由那方面看都不一樣。市議會的每個人都在等待謝東出現。他自己還是市長，且大權在握；在安略南政略成功後，聲名大振。他由安略南帶回溫寧的死訊時，恐懼的李奧波與他訂了和約，在嘶叫聲中他贏得了信任投票。於是他迅速地又和其他國王依樣簽了和約——給基地權力，使他能阻止像以前安略南那種武力的侵略。極星每條街市都舉行火炬遊行。連謝東的名字也沒有那麼響亮。

韓定嘴巴微微歪扭。在第一次危機後他也有那麼高的聲望。

房間裏，薛瑪克和陸一士正在熱烈爭論，最近的事情使他們的聲音低沉。他們參加信任投票，公開承認他們以前的錯誤，用某些語句表達歉意，並且以巧妙的言語表示他們的見解與良知——接着立刻展開新的活動黨策略。

李約翰碰碰韓定指指手錶。

韓定抬起頭。「嗨，李，你還不高興嗎？怎麼回事？」

「他還有五分鐘，是不是？」

「我想是的。上次他是中午出現的。」

「如果這次不呢？」

「你別來煩我好不好？不來便不來好了。」

李皺皺眉毛慢慢搖頭。「如果事情吹了，又是一場混亂。如果謝東不如我們所說的來臨，薛瑪克可以放手重來。他希望統一四王國，立刻擴充基地——必要時用武力。他已經開始他的競選了。」

「我知道。食火者即使會燒到自己也必需食火。而你，李，似乎非自找些麻煩不行。」

李正想答話，但是停了下來——燈光昏黃暗淡了下來。他舉手指着玻璃室，然後歎口氣仰坐在椅上。

韓定一看見玻璃室中的人形，立刻坐直身體。輪椅上的人！如果還記得上次的人，會發現人形比上次老了一些。

他望着前方，手玩弄着膝上的書。

它說：「我是謝東！」聲音柔和蒼老。

房中衆人屛氣止息。謝東繼續說；「我來這裏已是第二次了。當然，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上次來過。不過這點沒有關係。如果第二次危機已經完全克服，你們非到這裏來不可。如果沒來，則表示第二次危機非你們所能應付。」

他笑了笑。「不過，我的計算表示計劃在頭八十年中沒有改變的機率是百分之九八點四。

「根據這個計算，你們已經可以支配基地外圍的野蠻星球了。正如在第一次危機，你們利用合縱連橫的辦法，而第二次你們是利用精神力量。

「不過，我在這裏警告你們不要過於自信。這次我也不能給你們一些預兆，不過可以指出目前你們已做到新的平衡——只是你們的地位比較好一些。精神力量可以抵禦攻擊，而不足用來攻擊。因爲無疑會發生一些相互作用的力量；如區域主義，國家主義，那是精神力量無可處理的。我相信，我所說的並非新事。

「請原諒我以如此曖昧的話向你們說。我用的術語只是有近似意義。可是你們都不夠了解心靈歷史學的符號，我只能盡我力量而爲。

「基地只是一條引向新帝國的道路。隣近的王國，其人力與資源都勝過你們，他們的外界還有許多野蠻的叢林莽原。在邊緣還有些帝國的遺留，它們雖然衰敗墮落，然而仍有無比的力量。」

謝東說到這裏把書翻開，他臉色莊嚴。「請別忘了，八十年前還建立了另一個基地；那個基地在銀河的另一端，在星瑞。他們一直在那裏思考。先生們，在你們前面展開的是計劃中的九百二十年。問題在你們手中！去解決！」

他低頭望書，燈光又亮起來，他不見了。在人聲吵雜中，李在韓定耳邊說，「他沒說什麼時候回來。」

韓定說，「我知道——我想在我們死前他是不會再回來了！」

第四篇　行商

1

行商——……基地中擴充政治霸權的是行商們，他們出入於遙遠的邊緣地區。他們一出去可能便是經年累月；他們的太空船比較簡陋，他們的德性並非誠實，但是他們勇敢過人……

他們所形成的帝國，比以前假宗教團結的四王國更堅固……

關於這些偉大孤獨，能工作能遊戲的人，有說不完的故事，但是那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可以用韓定的一句墓誌銘來形容：「決不可讓你的道德觀念阻止你做對的事！」現在要正確地敘那些事實，已不可能。可是那些故事並非全然誇大……

銀河百科全書

彭于亭洗澡的時候，電話來了。他詛咒地爬起來調整收話機音量。雖然這是艘商船，但是還是設有簡陋的洗澡設備。三小時半後，另一艘商船靠來，一個年輕人由兩船間的管道中走過來。

彭于亭把他最好的椅子向前推去，自己則坐在駕駛位上。

「你怎麼樣，高？」他不快地問。「由基地來追我的？」

高列點枝香煙，搖搖頭。「我：決不。我只是前幾天登陸在加業六號星上，他們要我立刻把這個交給你。」

小小的發光圓球互相易手，高列又說，「那是超機密的。不能交給別人。至少那是私人郵丸，只有你才能打開。」

它打開後，透明的膠帶一頭露出。他眼睛掠過信文，等最後一寸帶子出來後，前面已經變褐變皺了。一分半鐘後它便因爲分子分裂而完全變黑。

彭于亭喃喃地說，「哦，銀河！」

高列鎮靜地說，「我可以幫忙嗎？真是那麼機密？」

「你也是商會裏的人。我要去亞斯崗。」

「那個地方？怎麼回事？」

「那邊逮捕了個行商。千萬別對人說。」

高的臉色憤怒。「逮捕！那是違反公約的。」

「大概是當地政治的干預。」

「哦！他做了什麼事？」高列想了想。「行商是誰？我認識嗎？」

「不！」彭于亭高聲說，於是高列不再問下去了。

彭于亭憂鬱地盯着視盤。他高聲說：「他媽的！我有我的配額。」

高列忽然想起來。「嗨，朋友，亞斯崗是關閉地區。」

「對。在亞斯崗你不能賣出一支裁紙刀。他們不買任何原子儀器。以我腳下的配貨，去那裏是送死。」

「沒辦法處理掉？」

彭于亭失神的搖搖頭。「我認識那個傢伙，不能置朋友不顧。怎麼？我是奉銀河聖靈的命令去的。」

高列茫然地說，「啊？」

彭于亭望着他短笑一聲。「我忘了。你沒讀過『聖靈經書』吧？」

「沒聽說過，」高列說。

「哦，如果你受過宗教訓練便會知道。」

「宗教訓練？訓練作教士？」高列感到驚詫。

「是。那是我的祕密羞辱。可是我無法當神聖的教士。他們驅逐了我，好，不談這個。你今年的配額多少？」

高列揉熄香煙，把帽子戴好，「現在是送最後一批貨。我可以完成。」

「幸運的傢伙，」彭于亭在高列走後許久，才回憶地說。

那麼古洛夫是在亞斯崙星，而且在坐牢。

眞糟糕！事實可能比表面更壞。這種事是無法告訴年輕人的。

彭于亭是少數幾個知道古洛夫眞相的人。古洛夫行商長事實上並不是個行商；正相反，他是基地的間諜人員！

2

兩星期時間過去而且浪費了。

一星期到達亞斯崙，然後戰船衝出來迎接他。不論其偵測系統如何，總是成功有效的。

它們慢慢接近他旁邊，沒有信號，只是維持相當距離，而且嚴厲的向他指着亞斯崙中央的太陽。

彭于亭可以輕易地對付他們。那些船是早已陳舊的銀河帝國遺留物，它們不是戰鬥船，只是運動遊船，沒有原子武器，而且有許多缺點。可是古洛夫在他們手中，而古洛夫是個重要的人質。亞斯崙人一定知道。

然後又是一星期，他經過了大師之前的許多低級官員。許多問題，表格，簽名，一級級向更高的官員報告。

彭于亭第一次發現他的行商證件在這裏沒有用。

終於在有警衛守門的房間，他和大師面對而坐，然而已經過了兩星期了。

◆ ◆ ◆

大師個子矮小，禿頭，滿面皺紋，領上圍着重裘，身體似乎被壓得不能動彈。

他雙手動動，一行武裝的人向後退，讓彭于亭走向大師的座位。

「別說話，」大師說，彭于亭張開的雙唇又閉上了。

「好，」亞斯崙統治者輕鬆了些，「我不能忍受無意義的談話。你不能威嚇我，奉承對我也沒有用。這裏也不聽訴願喊寃的。我記不清對你們這些浪人警告了多少次，亞斯崙不希望看見你們的魔鬼機器。」

「先生，」彭于亭安靜地說：「我無意判斷行商的職業。這裏不喜歡行商，而政策不是行商

決定的。銀河太大，以前也發生過誤入邊境的事，那是可以原諒的錯誤。」

「可以原諒，不錯，」大師尖聲叫。「錯誤呢？自從那可憐蟲被捕後兩小時，你們在加業六號星上的人便一直來要求談判。他們多次向我警告你的來到。似乎是有計劃的救援行動。不論錯誤可否原諒，都太過份了。」

亞斯崙的黑眼睛有責備之意。他又說下去，「你們是行商，像瘋狂的蝴蝶一樣在各個世界中飛舞駐足。你們認爲你們有瘋狂的權利，你們可以來亞斯崙中央的最大世界，而說是誤入邊境？啊！不可以！」

彭于亭仍然固執地說下去。「如果認爲通商是種惡意，大人，那與我們商會的規定是完全相反的。」

「好，」亞斯崙人說，「那麼你的同伴可能會喪失他的生命。」

彭于亭的腹中像在打結。對方言詞相當堅決。「大人，死亡是件絕對而且無可挽救的現象，總還有代替的辦法。」

停了一會。「我聽說基地相當富有。」

「富有？當然。可是你們不願接納我們的富有部份。我們的原子貨品值得——」

「如果缺少上天福祉，你們的貨物不值一文。你的貨物是邪惡的。」他的話勿疑是在背一套

公式。然後大師眼光低垂，含有深意地問，「你沒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行商感到不解。「我不懂。你要什麼？」

「你要求與我易地相處，讓你知道我的需要。我想不行。你的同伴似乎一定得因爲冒犯亞斯崙法律而受到懲罰。瓦斯死刑。我們是公正的民族。不能使可憐的農人受到痛苦。我自己也一樣。」

彭于亭無奈地說：「大人，我可不可以和囚犯談話？」

「根據亞斯崙法律，」大師冷冷地說，「被判死刑的人不得與人接觸。」

彭于亭心中寒冷。「大人，我請求你慈悲一個人的靈魂，在他身體猶存的時候。他一直得不到精神的安慰，而他的生命面對危險。現在可能即將投入聖靈的懷抱。」

大師懷疑而緩慢地說：「你是靈魂的安慰者嗎？」

彭于亭謙遜地低下頭。「我受過這種訓練。在無涯的銀河中，行商們需要我這種人來照料他們的精神生活，使他們得獻身於宇宙的商業。」

亞斯崙統治者想了一會。「每個人都準備作精神的旅行。我不相信你們行商也是信靈者。」

3

古洛夫在床上動了動，睜開眼睛望着彭于亭走進沉重的門。門關上後，古洛夫跳了起來。

「彭于亭！他們派你來的？」

「完全是機遇，」彭于亭嘲諷地說：「由於我自己命中的惡魔作祟。第一，你在亞斯崗出了事。第二，我的售貨路線，貿易局是知道的，距離第一點事件只有不到五十秒差距。第三，我們以前在一起合作過，局裏也知道。這件事是否可喜而不可避免？」

「小心點，」古洛夫緊張地問：「可能有人在竊聽。你帶了扭波器嗎？」

彭于亭指他手上戴的手鐲。古洛夫放心了。

彭于亭望望周圍。牢房很大但是空空如也。它燈光很亮，沒有不快的氣味。他說：「還不壞。他們算對你很客氣。」

古洛夫不理他。「聽着，你怎麼來的？我已經兩個星期沒見任何人了。」

「自我來了以後，啊？似乎統治這裏的那隻老鳥也有他的弱點。他似乎喜歡講些虔誠的話，我由這方面下手，結果成功了。我來這裏的身份是你的精神導師。他這種虔誠的人便是如此。如果他認爲適合的話，他會高興地割你的喉嚨，但是他會猶疑於傷害你精神心靈。那是種奇特的心理。一個行商應該無所不知。」

古洛夫諷刺地笑道：「那麼你也上過神學院。你說得對，彭。我很高興他們派你來。可是大

師並不專愛我的靈魂。他談起過贖金嗎？」

行商瞇着眼睛。「他只是——暗示過。他也以瓦斯死刑威脅。我以安全第一，顧左右而言他。它可能是個陷阱。他要的是什麼？」

「黃金。」

「黃金！」彭于亭吃了一驚，「這種金屬！做什麼？」

「那是他們的交易媒介。」

「是嗎？我去那裏找黃金？」

「隨便你。告訴你：這是很重要的。只要大師看到一點黃金，他就不會殺死我。答應他，隨他要多少。必要的回基地去。當我自由後，我們被送出本系統，然後再分手。」

彭于亭不贊同地說：「你要回來再試？」

「我的目標是把原子貨品賣給亞斯崗人。」

「你還沒走到一個秒差距，他們便會抓到你，你應該也知道。」

「不，」古洛夫說：「卽使如此，也不會有影響。」

「他們第二次會殺死你。」

古洛夫聳聳肩。

彭于亭鎮靜地說：「如果我去和大師再磋商，我先想知道全部經過。目前我還是在盲目進行。而且我只說了幾句溫和的話便使大人大光其火。」

「很簡單，」古洛夫說：「在邊緣區域，我們要增加基地安定的唯一辦法是組織一個由宗教控制的商業系統。一如以前在四王國一樣。」

彭于亭點點頭。「我明白。任何不接受原子儀器的系統，都無法受我們宗教控制——」

「而且只能變為獨立與敵意。」

「那麼，好，」彭于亭說：「理論如此。事實上是什麼阻止了你的交易？宗教？大師的干預？」

「那是種祖先崇拜。他們的傳統說，在罪惡的過去時代裏，上一代的英雄挽救了他們。一世紀前是無政府狀態，結果他們逃出了皇家軍隊而建立獨立政府。進步的科學與原子能使他們想起過往老帝國的恐怖時代。」

「如此而已？可是他們的小船在兩秒差距時便測知了我的船。我覺得有原子能的氣味。」

古洛夫聳聳肩。「那些船是帝國時代的產品，也許有原子動力。他們繼續保留已有的事物。問題是他們並不創新，而且他們內部經濟是完全非原子能的。我們要改變的正是那一點。」

「你準備怎麼著手？」

「在一個關鍵點上打破阻力。簡單點說，如果我可以把有力場刀鋒的鉛筆刀賣給一個貴族，

那麼他可能會强迫法律准許他使用。說起來似乎很笨，但是在心理上是健全的。在策略時機上作策略性的交易，便會在法院中引起贊同原子能的感情。」

「因此他們派你來，而我來贖你之後便離去，讓你繼續努力下去？那不是在咬尾巴？」

「什麼？」古洛夫心有戒意。

「聽着，」彭于亭忽然變得誇大起來。「你是外交家而不是行商。而我來到這裏，全船的貨物全已沒用，看樣子我的配額是不能達成了。」

「你的意思是，願為與你無關的事而犧牲性命？」古洛夫淡淡地笑道。

彭于亭說：「你是說這是愛國，而行商們便不愛國？」

「不。」

「好。我同意。我不會為了基地而被放逐蠻荒。可是我為了賺錢，我的機會來了。如果同時能使基地蒙益，豈不更好。」

彭于亭站起來，古洛夫跟着他站起。「你打算如何？」

行商笑道：「古洛夫，我也不知道。不過最重要的是做樁交易，最重要的是我還沒達到我的配額。」

他一敲門，門立刻打開，兩個守衞走到他旁邊。

4

「居賢！」大師冷峻地說。他置身在皮袋中，一隻瘦手抓住根鐵棍作爲手杖。

「還有黃金，大人。」

「還有黃金，」大師不經心地說。

彭于亭放下盒子將它打開，而且盡量擺出神祕的神情。他在這敵意的世界中感到孤獨；有如他第一年到星空去時一樣。半圓形的鬍鬚議員們不快地望着他。其中最得寵的費爾坐在大師旁邊，顯得特別敵意，彭于亭曾經見過他，而且當時決定他是主敵，也是主要的犧牲者。

大廳外有支軍隊隨時在待命。彭于亭已被有效地與太空船隔絕；他缺少任何武器，而只有賄賂的方法。同時古洛夫還是人質。

他最後調整一下他花了一個星期做的東西，再度祈禱這個鉛線石英能夠經得起髒。

「那是什麼？」大師問。

「這個，」彭于亭退一步說，「是我自己做的小小東西。」

「顯然，這不是我要的資料。那不是你們世界的邪惡魔術？」

「它的本質是原子的，」彭于亭大胆地承認。「不過你們不用去碰它，也不用做什麼。它是

我自己用的，如果有什麼邪惡，我會自食其果。」

大師舉起鐵杖對機器作威脅之勢，嘴唇迅速無聲地唸了些什麼。右邊的瘦削議員對他低說什麼，他的鬍鬚碰到大師的耳朵。大師把耳朵移開去。

「你和這邪惡的東西以及可能救你同胞性命的黃金有什麼關係？」

「用這機器，」彭于亭說着用手伸到中間摸摸渾圓的部份。「我可以把你扣掉的鐵變成上好黃金。那是人類唯一的機器可以點鐵成金。」

他一向談起生意口齒伶俐，可是現在却十分生硬困難。不過它使大師感到興趣。

「眞的？點金術？以前有許多笨人說有這種能力。他們付出嚴重的代價。」

「他們成功了？」

「不。」大師感到冷漠而有趣。「沒有。失敗是致命的。來，你怎麼變我的東西？」他用鐵杖頓頓地上。

「大人請原諒我，我的設備是小型的。你的鐵杖太長了。」

大師眼睛望着周圍。「藍德，你的皮帶扣。來。」

大家都把皮帶扣取下遞過來。大師用手稱稱它們的重量。

「來，」他說了把它們全扔在地上。

彭于亭撿起它們。他重重把圓筒的門拉開，然後眯眼用力地把帶扣小心放在幕前。以後就方便了，但是第一次決不能失敗。

自製的轉變器咯咯地響了起來，最後出現了很臭的氣味。亞斯崗人都向後退，費爾又在大師耳邊低說。大師的表情堅定，他毫不退縮。

皮帶扣已變成了黃金。

彭于亭捧着它們對大師說，「大人！」老人遲疑一下，作個拿開的姿勢。他眼光仍盯在轉變器上。

彭于亭立刻說，「先生們，這是黃金。全部黃金。你們可以拿去作物理或化學實驗，以爲證明。它與天然黃金沒有什麼兩樣。任何鐵都可以加以處理。」

大師終於伸出一手，費爾站起來說話。「大人，黃金是來自有毒的源泉。」

彭于亭反駁道，「玫瑰也可以生長在污土上，大人。當你們與隣邦作買賣時，你們買各種不同的金屬，但是你們不問它們的來源，是用你們祖先的傳統方法，還是其他星球的獨特方法。好，我賣的不是機器，而是黃金。」

「大人，」費爾說，「這個陌生人以你不知道的方法工作，並非你的責任。可是接受自鐵變成的罪惡假金，對我們的祖先是大不敬的。」

「黃金仍是黃金，」大師懷疑地說，「而且是用來交換一個罪人。費爾，你太謹慎了。」

彭于亭說，「你很聰明，大人。想想看——放棄一個外地人，對你的祖先來說並無損失，而你換來的黃金可以用來佈置他們的神壇。卽使黃金是邪惡的，一旦它拿去佈置神聖的地方，邪惡自然會被驅走。」

「奉我已逝祖父的名字，」大師忽然熱切地說，「費爾，你對這個年輕人的看法如何？他的話有道理。」

費爾憂愁地說。「似乎有理。可是他的道理不能被邪惡所利用。」

「我有辦法，」彭于亭忽然說，「把黃金作爲質押。放在你祖先神壇作爲奉獻，而且把我扣留三十天。如果到時間沒有什麼災禍，那麼表示奉獻已被接納。」

當大師站起來看有沒有人反對時，每個議員都表示贊同。連費爾也勉强地點點頭。

彭于亭微笑着沉思宗教教育的用途。

5

又一星期過去了，費爾正在安排另一次集會。彭于亭覺察得出緊張情緒，可是他已習慣了孤獨無助之感。他住在郊外費爾的別墅裏，周圍警衞森嚴。現在一切只有逆來順受。

費爾是長老圈中最年輕高大的。他穿着便衣，一點也不像個長老。

他忽然說，「你是個特別的人，」他雙眼掠過一絲異色。「上星期你什麼事都沒有做，特別是上兩個鐘頭，只暗示我需要黃金，似乎是不必要的，因爲誰不想要黃金？何不向前一步？」

「不單純是黃金，」彭于亭神祕地說，「不單是黃金。不是一兩個硬幣，而是在黃金後面的事物。」

「黃金後面能有什麼？」費爾以下曲的微笑說，「這不是另一個笨拙設計的開端。」

「笨拙？」彭于亭問。

「哦，當然。」費爾交叉雙手，輕摸下巴。「我不是在批評你。我相信，笨拙也是故意的。我可以警告大人，如果我能確知動機的話。如果我是你，我會在我船上製造黃金，單獨以它奉獻。你的奉獻表演和你引起的敵意應當予以置之不理。」

「是，」彭于亭承認。「因爲我是我，我接受敵意，是爲了引起你的注意。」

「眞的？那麼簡單？」費爾不想隱瞞他的鄙視。「我想你建議的三十天淨化時期中，你可以把注意力轉爲實質的作用。如果黃金不純呢？」

彭于亭也以無禮的幽默相向。「而這個不純的判斷是出自那些希望它純正的人們身上？」

費爾抬頭瞇眼望着行商。他似乎又驚奇又滿足。

「有道理的論點。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吸引我？」

「我會說明。我在這裏的短短時間裏，已經觀察了一些關於你有用的事實，它令我感到興趣。例如，你年輕，是議會中最年輕的一員，甚至有個很年輕的家庭。」

「你在批評我的家庭？」

「一點也不。你的祖先偉大而神聖，所有的人都承認。不過仍然有人說你非五大家族之一。」

費爾仰靠在椅背。「談起這一點，」他聲中有怨毒之意，「五族的血已經貧乏衰退。五家中活着的還不到五十人。」

「可是還是有人說，大師之職務非五族中人担任不行。據說，大師的親信如此年輕，必然會招致五族的仇視。大人已老，他的保護將隨死亡而結束，而屆時解釋他靈魂的話語者，必屬於你的敵人。」

費爾怒聲說，「你這個外地人聽了太多。這種耳朵應該砍掉。」

「這點以後再決定。」

「讓我猜猜，」費爾不耐地在椅中欠動。「你是要用你船上帶來的小機器給予我力量，是吧？」

「假如是的。你何必要反對？爲了你的善惡標準？」

費爾搖搖頭。「不然。你看，外地人，在你敵意的意見中，對我們正是如此——不過我並非完全是神話的奴隸，雖然我表面上是的。我是個受教育的人，先生，我想我是聰明的智識份子，我們的習俗主要是禮儀勝過道德的，它是羣衆的宗教。」

「那是你的意見？」彭于亭問。

「不錯，羣衆的。我可能願意與你週旋，不過你的小機器應該善加利用。不管我多麼富有，我只能像使用剃刀一樣，完全是私下使用。如果我被發現使用，我如何避免死刑與羣衆的怒火？」

彭于亭聳聳肩，「你說得對，我可以指出，方法是教導你的人民使用原子能，爲了他們的方便也爲了你們的利益。那是艱巨的工作，我不否認，但是收獲更大。目前，它與你有關，而與我無關。我給你的並非剃刀，小刀或垃圾處理機。」

「你要給我什麼？」

「黃金。直接了當。你可以擁有我上星期表演的機器。」

這時費爾緊張了起來。「變化器？」

「不錯。你得到多少鐵便等於得到多少黃金。我想那足夠你用了。足夠一位年輕能幹的大師

之用。而且十分安全。」

「怎麼說？」

「當然要祕密地使用它。你可以把變化器深藏在强固堡寨的地下窖中，它可以給你立即的財富。你買的是黃金而非機器。黃金沒有製造的標誌，而且與天然黃金毫無二致。」

「誰來使用機器？」

「你自己。只要用五分鐘時間便可以把你教會。你要裝置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報酬呢？」

「嗯，」彭于亭說，「我會出個相當的價錢。我是靠此謀生的。比如說——因爲那是很有價值的機器——一立方呎用生鐵變成的黃金。」

費爾笑了起來，彭于亭臉發紅。「我必須指出，先生，」費爾又說，「兩小時內你可以拿到你的代價。」

「對，可是一小時內你走了，我的機器會忽然變成無用。我需要保證。」

「我向你保證。」

「很好，」費爾嘲弄地一鞠躬，「你在場對我是更好的保證。那麼我保證在一星期後交貨。」

「不可能。」

「不可能？等你賣給我什麼東西，你可能已面對死刑了。唯一的選擇是我的保證，否則你明早便進毒氣室。」

彭于亭臉無表情，可是眼睛閃閃有光。他說，「這是不公平的先機。你至少要有書面保證。」

「可以作爲被處刑的憑證？不，先生！」費爾開朗地笑。「不，先生，我們之間只有一個笨人。」

行商輕聲說，「那麼，一言爲定。」

6

古洛夫於第十三天釋放，五百磅的黃金來代替他。與他同時釋放的是檢查後沒有損傷的太空船。

太空船良好地送他進入亞斯崗系統，也良好地送他們出亞斯崗。

彭于亭望着古洛夫太空船的光點暗去，但是古洛夫的聲音傳到他耳邊，輕微而清楚。

他正說，「可是那並不是所需要的，彭于亭。一部變化機不行。你是那裏弄來的？」

「不，」彭于亭耐性地說。「我是在間食物消除輻射室中找到的。那沒有好處。電力消耗太大，否則基地早到銀河各地去找重金屬了。那是每個行商都會玩的把戲，只是我從沒見過鐵變金的機器。它只有一時的用途。」

「是。但是這把戲也不妙。」

「至少可以把你救出來。」

「問題不在於此。特別是等我們把監視者扒開後，我必需回去。」

「爲什麼？」

「你對你的政治家解釋過，」古洛夫說，「你的銷售根據一項事實，變化器是達到目標的手段，它本身沒有價值；而他買的是黃金而非機器。心理方法是很好，因爲它成功了，不過——」

「不過——」彭于亭不解地問。

接到的聲音更尖銳，「不過我們希望出售本身有價值的機器；他們可以公開使用；可以迫他們爲了本身利益贊同原子技術。」

「我完全了解，」彭于亭柔聲說，「你對我解釋過。可是你看看我售貨後的情形，好嗎？只要變化器還在，費爾便可以製金；至少可以維持到他下次競選。目前的大師做不久了。」

「你想他會感激你？」古洛夫冷冷地問。

「不，完全是爲自己考慮。變化器替他贏得選擧；我們的機器——」

「不，不！你的前題歪曲了。他不感謝變化器，而感謝黃金。我要你明白的便是這一點。」

彭于亭笑笑換了個比較舒服的位置。好，他已經玩弄這傢伙夠了，他快發瘋了。行商說，「古洛夫，話不用說得那麼快。我還沒完。還有件東西也牽連在內。」

短短的沉默後，古洛夫謹愼地問，「什麼東西？」

彭于亭問，「你看見那些護送船嗎？」

「我看見了，」古洛夫着急地說，「告訴我什麼東西？」

「好——你聽着。費爾的私人海軍在護送我們；那是大師給他的特別榮寵。他想從中取利。」

「怎樣？」

「你以爲他帶我們去什麼地方？在亞斯崗外圍他私人的礦產去。聽着！」彭于亭忽然厲聲起來。「我對你說過，我做這件事是爲了賺錢，而不是救世救民。好，我白白賣出了變化機，一文不值，而且冒了生命危險，同時也沒計算自己的配額。」

「談礦產，彭。那有什麼關係？」

「牟利。我們去裝錫，古洛夫。把你我船上裝得滿滿的。我要和費爾下去，老兄，你在上面

用鎗替我掩護——萬一費爾食言而肥。錫是我的利益。」

「交換變化機？」

「所有原子貨品。價錢加倍，加上紅利。」他幾乎歉意地聳聳肩。「我承認我敲了他一筆，可是我必須達成配額，對吧？」

古洛夫大惑不解。他無力地說，「你可以解釋嗎？」

「事情很清楚，有什麼好解釋的？看，那隻聰明狗以爲把我送進陷阱，因爲在大師面前他的話比我有用。他接下變化機，亞斯崗是有極刑的。他可以分辯說他出於愛國動機才引我入彀，並且指控我出售禁品。」

「這點很顯然。」

「不錯，可是光憑說話不足取信。費爾不知道有微縮記錄機。」

古洛夫忽然笑出聲。

「對，」彭于亭說，「他佔了上風。我有我的想法。我乖乖替他裝機，但是我把記錄器也裝在裏面，第二天大修時又取了出來。我取得了完全的記錄，可憐的費爾。」

「你把記錄給他看了？」

「兩天後。可憐虫一生沒有見過立體彩色有聲映像。他那樣子令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當我告

訴他我在城市廣場上安了個記錄器，讓千萬亞斯崗人在中午觀看時，他發抖地跪下去。他願意答應我任何要求。」

「是嗎?」古洛夫大笑道，「你眞在廣場裏裝了記錄器?」

「不，那沒有關係。他和我談妥了。他買下我所有儀器，並且讓我們盡量裝錫回去。這時他相信我無所不能。他和我簽了書面合同，在我和他登陸前，我給你一份副本以防萬一。」

「他會用那些儀器嗎?」

「爲什麼不?他唯一補償損失的方法。他會當下一任大師。他會非常親近我們。」

「是，」古洛夫說，「好買賣。可是你的銷售技術令人很不舒服。怪不得你被踢出教會。你沒有道德觀念嗎?」

「什麼?」彭于亭說，「你知道韓定對道德觀念的說法。」

第五篇　商業王侯

1

行商——由於心靈歷史的必然途徑，基地加強了經濟控制。行商們富有了，而富有帶來權力……

有時人們忘記馬洛也是出身於普通行商。但是人們永遠忘不了他是第一位商業王侯……

銀河百科全書

❖ ❖ ❖

蘇若南把修得整齊漂亮的指尖併在一起，說，「這是一個謎團。事實上——這件事絕對機密——可能又是一次謝東危機。」

對面的人自口袋中掏出精緻的史邁諾製美麗煙盒。「難說，蘇，一般政治家在競選市長時總會大喊『謝東危機』。」

蘇若南輕笑一聲。「我不是在競選，馬洛。我們面對原子武器，我們不知道它來自何方。」

史邁諾的行商長馬洛抽着煙，毫不在乎地說，「說下去。如果你還有話要說的話。」馬洛對基地的人一向不會過於禮貌。

蘇若南指着桌上的三度星系地圖。他調整一下控制器，一堆約半打星球系統的紅燈亮了。

「那裏，」他說，「是高藍共和國。」

行商點點頭，「我去過那裏。一團糟！我想你稱它爲共和國，是每次都是歐家人當選的元首。如果你不願意的話——你會有三長兩短。我去過那裏。」

「不過你回來了，那種事不會一直發生下去。去年有三條商船因爲違反公約，在共和國領域內失蹤了。那些船都有核子炸藥和力場防護。」

「那些船的最後報告是什麼？」

「例行報告。沒有別的。」

「高藍人怎麼說？」

蘇若南眼中露出譏嘲的光芒。「連問也不能問。基地在銀河邊緣區的最大資產是它權力的名

聲。你以爲我們失去三艘船而可以去問他們？」

「好，那麼請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蘇若南並沒有多所浪費時間。他是市長的祕書長，他曾經應付過許多議員、失業者、政治家，和一些自稱了解謝東全部計劃的騙子。

他有條不紊地說：「且等一下，你知道，同年裏在同區中失去了三條船，這不可能是意外，原子能才能制服原子能。問題自然興起：如果高藍有原子武器，它自那裏來的？」

「或是誰給他們的？」

「不錯。也許高藍人自己建造——」

「不可能！」

「好！另一可能性是此間有叛逆行爲。」

「你這麼想嗎？」馬洛的聲音冷漠。

祕書長安詳地說，「這個可能性並非是奇蹟。自從四王國接受了基地公約之後，我們必須在每個國家中應付反對派。每個王國都有它們自己的歷史與貴族，他們無法裝出絕對忠愛基地的態度。其中有一些已在活動。」

馬洛說，「我明白。你倒底想對我說什麼？我是史邁諾人。」

「我知道。你是史邁諾人——出生在史邁諾，以前四王國之一。你只是在基地受的教育。而基本上你是外地人。你祖父是安略南與洛里斯之戰時的侯爵，當薛瑪克土地分配時，你們失去了地產。」

「不，老天！不！我祖父是個赤貧的煤礦工，在基地時代以前便死了。我對着王朝毫無欠負。不過我出生在史邁諾，我並不感到羞愧。你所謂的叛逆，我一點也不在意。你可以發命令，也可以控告我，我不在乎。」

「我的好行商長，我一點也不在乎你祖父是史邁諾王公，或是銀河的乞丐。我所以喋喋不休的背誦你的出生經歷，是讓你知道我對它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你會錯了意。讓我們再從頭開始。你是史邁諾人，你知道外地的情形。你也是最傑出的行商，你去過高藍，你也了解高藍人。所以你要去那裏。」

馬洛深深地呼吸。「去當間諜？」

「不。作爲行商——但是睜開眼睛。如果你能查出力量從何而來——我要提醒你，失去的商船中，有兩條全是史邁諾船員。」

「什麼時候開始？」

「你的船什麼時候可以準備好？」

「再六天。」

「那麼六天後開始。海軍部會給你所有詳情。」

「好，」商人站起來，握握手，大步走了出去。

蘇若南等了一下，聳聳肩走進市長辦公室。

市長關掉視聽器，向後仰靠。「你看怎麼樣？蘇？」

「他可能是個好演員，」蘇若南說了，沉思地望着前方。

2

同日的夜晚，在韓定大樓二十一層蘇若南的單身公寓裏，馬主教慢慢地飲酒。

馬主教身體雖然矮小衰老，可是在基地有兩個重要的辦公室。他是市長的外交部長，而且對所有外圍的太陽系，他是教會的教長，聖糧的監理，大廟的主持。

他正在說：「可是他同意讓你派那個行商去的。問題正在於此。」

「這是小事，」蘇若南說，「即刻不會對我們有所影響。整件事是策略中粗淺的部份，我們無法預見其結果。等於是伸一條繩索出去，不知道在繩索的何端會有個圈套。」

「不錯。這個馬洛很能幹。如果他不易就範呢？」

「這是冒險的事。如果有叛亂，裏面一定有能幹的人。否則的話，我們需要能幹的人去測知眞相。馬洛會很小心防備，你杯子空了。」

「不，謝謝，我喝夠了。」

蘇若南自己斟滿一杯，耐性地等待對方自幻想中回來。

忽然對方想了一會後，忽然爆炸般地說，「蘇，你在想什麼？」

「我告訴你，馬主教，」他說，「我們又到了謝東危機時候了。」

馬主教瞪着他看一會，輕聲說，「你怎麼知道？謝東又在圓庫裏出現了？」

「朋友，那並不需要。理由如此；自從帝國拋棄邊緣地區後，我們一切要靠自己，我們還沒有面對過有原子能力的敵人，現在是第一次。如果光是它，並沒有什麼大關係。七十年來，我們第一次面對內政政治危機。現在這兩個危機合而爲一，毫無疑問。」

馬主教瞇着眼睛，「如此而已，但還不夠。以前有過兩次謝東危機，兩次基地都差點被消滅。如果沒有消滅的危險，便不算是危機。」

蘇若南一向極有耐性。危機已經來臨。任何笨人都知道危機的來臨。對國家的眞正貢獻是預知其萌芽。馬主教，我們所走的是一條早已計劃好的道路。我們知道謝東已經計算了未來的歷史機率。我們知道有日會再建銀河帝國。我們知道需要一千年。我們也知道在這段期間會面臨許多

危機。

「第一次危機是發生在基地建立後五十年，三十年後又是一次。現在已經又七十五年了。時間到了，馬主教。」

馬主教摸摸鼻子。「你對這危機有什麼計劃？」

蘇若南點點頭。

「而我，」馬主教又說，「也在其中出一份力嗎？」

蘇若南再點頭。「在我們面對外來原子能威脅之前，我們必先安內。這些行商——」

「啊，」主教長眼光變得銳利起來。

「不錯，那些行商。他們有用，但是太強大了——而且難以控制。他們是外地人，除了宗教，還受過別的教育。一方面我們給他們智識，另一方面，我們沒有對他們加以控制。」

「我們能證明他們的反叛？」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只需要採取簡單的直接行動便行了。不過事情並不那麼如意。卽使他們不想叛變，仍在社會中產生懷疑的因素。他們與我們的連系並非出於愛國，高貴或宗教信仰。在他們的隱祕領導下，外星把我們目爲神聖星球的信念卽將消失。」

「我知道，不過可以——」

「必須迅速設法，而且在危機生成之前將它消滅於無形。如果外有原子武器，而內有不滿，那麼危險太大了。」蘇若南把空杯放下。「這顯然是你的工作。」

「我？」

「我不行。我的職務是指派的，沒有立法背景。」

「市長——」

「不可能。他的性格消極。他專門會推卸責任。如果有獨立黨在下次再選時崛起，他會被人牽着鼻子走。」

「可是，蘇，我缺少實際政治的能力。」

「那方面有我。誰知道，馬主教？自從韓定之後，市長與教長分而爲二，現在也許又該併而爲一了——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3

在城鎮另一端比較合適家居的地區，馬洛有第二個約會。他聽了許久，然後他小心地說。「是，我聽說你要在議會中活動準備設直接商務代表。爲什麼要我呢，崔？」

崔占民是第一批來基地受教育的人。

「我知道我的辦法，」他高興地說。「記得我是去年才認識你的。」

「在行商年會上。」

「對。你主持大會。你對基地的羣衆處理得非常好。你也得到人們的好感。」

「好，」馬洛漠然地說，「現在怎麼樣？」

「現在是我們的機會。你知不知道教育部長已遞出辭呈了。雖然還沒公開，不過快了。」

「你怎麼知道？」

「這點——沒關係——」他揮揮手。「事實如此。行動黨已經分裂了，我們只要直接提出行商的平等權利，便可以使他一敗塗地。」

馬洛仰在椅子上望着粗粗的手指。「嗯，對不起，崔。我下星期去出差了。你最好找別人。」

崔占民瞪着他看。「出差？出什麼差？」

「極機密。三星優先。你應該知道那種事。你可以和市長祕書長談談。」

「毒蛇蘇？」崔占民緊張了起來。「他在耍花樣，那渾人想把你趕走。馬洛——」

「且慢！」馬洛的手抓住對方的拳頭。「別發火。如果是耍花樣，我過幾天就回來了。如果不是的話，那麼你的毒蛇朋友是在對付我們。聽着，謝東危機快到臨了。」

馬洛以為對方會有反應，當時沒有。崔占民只是望着他。「謝東危機是什麼？」

「天！」馬洛反而生起氣來。「你在學校裏學了些什麼？你怎麼問這種笨問題？」

老人皺眉道，「如果你願意解釋——」

長長一陣沉默後，「我願意。」馬洛低下頭去，慢慢地說。「銀河帝國自邊疆死亡後，銀河兩端變成野蠻地區。謝東和他的手下建立了基地，在一片混亂中，我們可以培育藝術、科學、技術，以形成第二帝國的核心。」

「哦，是，是——」

「我還沒有講完，」行商冷冷地說。「基地未來的通路已經由心靈歷史學計算好了，而且為了未來帝國的加速實現，中途便安排了一些危機。每次危機——謝東的危機，都表示出時代的里程碑。現在我們已經接近第三次危機了。」

「不錯！」崔占民聳聳肩。「我應該還記得。我出學校已經很久，比你久多了。」

「是，別提了。重要的是，在危機發展之中，我被派出去。我不知道我回來後會有什麼變化，議會每年改選一次。」

崔占民抬起頭。「你是去追踪什麼？」

「不。」

「你有了確定的計劃？」

「一點也沒有。」

「那麼——」

「那麼，什麼也沒有。韓定曾經說過：『成功單憑計劃不夠。必須隨機應變。』我會隨機應變。」

崔占民猶疑地搖搖頭。他們站起來互相望着。

馬洛忽然十分現實地說，「告訴你，和我一同去好嗎？別瞪我，老兄。你從政之前，你也是個商人。」

「先告訴我你去什麼地方？」

「向華沙林區方向去。不過要到了太空才能決定。怎麼樣？」

「如果蘇若南要我留在他看得見的地方呢？」

「不見得。如果他要趕我走，他還留着你做什麼？而且，行商在進入太空時，他可以選擇自己的人手。我可以帶我要的人去。」

老人眼中有奇異的光芒。「好，我去。」他伸手出去。「三年來還是第一次出外。」

馬洛握着對方的手。「好！好極了！現在我得去找人了。你知道遠星碼頭嗎？明天在那裏見

再見。」

4

高藍是歷史上常見的現象；統治者除了使用共和國爲名外，其他方面無不是實施絕對王朝的統治。因此統治者可以享受合法王朝及貴族王家的無限專裁。

經濟上並不興盛。銀河帝國結束之日，這裏只剩下沉默的紀念碑和破碎的建築物。那時基地還沒來臨，歐康丹元首以鐵腕訂下限制行商與禁止教士入境的律令。

太空站已經陳舊，遠星號的人員都知道但不放在意下。馬洛想了想說，「這裏有很好的通商材料。」他安靜地望着外面。高藍這地方實在乏善可陳。來這裏的旅程也稀鬆平常。出來攔截遠星號的高藍船隊都很小，是以前殘留的形式。它們恐懼地保持距離。而現在已一星期了，還是保持着距離，馬洛要求晉見當地政府官員，一直沒有回信。

馬洛又說，「這裏有好生意。你可以稱它爲處女地。」

崔占民不耐地把紙牌扔開，「你想做什麼，馬洛？官員不安，員工們在埋怨，我怕——」

「怕什麼？」

「這裏的情勢。還有你。我們做什麼？」

「等待。」

老行商氣得滿臉通紅。他責罵道，「你瞎了，馬洛。地上有警衛，頭頂有船隊，也許他們要把我們炸到地下去。」

「已經有一星期了。」

「也許他們等待增援。」崔占民說。

馬洛忽然坐下。「是，我也想到過。這裏面大有問題。第一，我們毫無困難地到了這裏。也許那沒有什麼意義，因爲去年有三百多艘船，現在只有三艘，百分比太低。可能也表示他們有原子武力的船很少，除非數字增加，他們不會輕易暴露出來。

「從另一方面看，可能表示他們根本沒有原子力量。也可能隱瞞起來不讓我們知道。如果刼掠一艘輕武裝的商船，總算是一件大事。也有可能是和基地的船隊捉迷藏，這事實表示基地會起懷疑。」

「把這些因素聯合起來——」

「且慢，馬洛，且慢。」崔占民舉起手。「你說的話把我弄糊塗了。你是在說些什麼？別模稜兩可了。」

「不這樣分析，便難得了解。我們都在等待。他們不知道我在這裏做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

在做什麼。我們比較弱，因爲他們是整個世界——可能有原子武力。我不能成爲弱者。當然那很危險。下面地上有個洞正在等我們。不過我們開始便想到了。還有什麼辦法？」

「我不知道。那是誰？」

馬洛向上看，打開視聽器，螢幕上現出守衞伍長的臉。

「講，伍長。」

伍長說，「對不起，先生。他們讓一個基地教士進來。」

「什麼？」馬洛問。

「教士，先生。他需要招待，先生——」

「需要的不止他一個人，伍長，命令大家進入戰鬥位置。」

船員休息室立刻空了。命令發後五分鐘，連下班的人全在鎗炮位上。在星辰系統邊緣無政府地區裏，最重要的便是速度。而行商長的手下更要特別重視速度。

行商長慢慢走進來，上下的打量着教士，他又望向丁上尉，他不安地移到戴伍長旁邊去。

行商長慢慢轉向崔占民，停下來想了想。「好吧，崔，把軍官們帶來，除了協調官和航導官。他們等進一步命令。」

在五分鐘內，馬洛踢開洗手間的門，看過酒吧櫃後面，又把窗上厚厚窗帘拉上。他又離開房

間半分鐘，然後哼着曲子走回來。

人們排列而入，崔占民在最後面，輕輕地把門關上。

馬洛低聲問，「先說，誰未得到我的命令就讓這個人進來？」

守衞伍長走向前面。「對不起，先生。那不是什麼人，那是種互相的約定。你可以把他看做我們的人，這裏的外地人——」

馬洛打斷他的話，「我同情你的想法，而且我了解，伍長。這些人是聽你命令的嗎？」

「是。」

「這件事完後，他們受禁閉一星期。你自己解除職務一段時間。明白嗎？」

伍長臉色不變，不過雙肩微垂。他乾脆地說，「是，先生。」

「去，到你的炮位去。」

門關上後，話聲嗡嗡而起。

崔占民問，「爲什麼處分，馬洛？你知道高藍人會殺死被捕的教士。」

「違背我的命令，不論任何理由，都必須處分。任何人不得任意進出太空船。」

丁尉官反抗地吶吶道，「七天不得行動。那樣你不能維持紀律。」

馬洛冰冷地說，「我可以。理想的情況和現在不同。現在是生死關頭。教士呢？叫他來。」

行商坐了下去。紅衣的人被小心地扶向前來。

「你叫什麼，教士？」

「啊？」紅衣人在馬洛前面摔倒地上。他眼睛無神，額角有傷痕。

「你的姓名，教士？」

教士忽然抖擻了一下。他雙手伸向前方。「孩子——希望銀河神靈永遠保護你。」

崔走向前，嗄聲地說，「這個人生病。誰帶他上床去？馬洛，下令送他上床。他傷得很重。」

馬洛的大手推他後退。「別干涉，崔，否則你出去。你的姓名，教士？」

教士輕拍一下手。「你們啓蒙的人，救我出異教之邦」。他又吶吶地說下去。「救我出那些野獸與黑暗之邦，他們將會傷害銀河聖靈。我是巴瑪，安略南世界。我是聖靈的教士，在基地受教育，我到這裏來因為內心的呼喚。」他在喘氣。「我受異教徒的逼害。你們是聖靈之子，奉聖靈之名，請救助我。」

這時擴音器中傳出緊急聲音。

「敵人單位出現！請指示！」

每個人的眼睛都看着擴音器。

馬洛大聲咒罵。他開了開關叫，「維持警戒！」然後把它關上。

他走向窗邊自窗帘縫中向外看。

敵人單位！它等於高藍的七千羣衆。他們越來越近。

「丁！」行商後頸發紅，他喊。「打開外擴音器，看他們要做什麼？」

丁轉身出去了。

馬洛覺得一隻粗手放在他肩上，他一手把它打開。那是崔占民。他憤怒的聲音在他耳邊：「馬洛，你必須善待這個人。別無維持榮譽及高尚的辦法。他是基地的人，而且是教士。外面的野人——你聽見我的話了？」

「聽見了，崔。」馬洛聲音堅決。「我這裏的事情不只是保護教士。我要按我的決定行事，如果你們要干涉，奉謝東和銀河之名，我要你們好看的！別想阻擋我，崔！」

他轉身大步走開。「你！巴教士！你知不知道，根據公約，任何基地教士不可進入高藍領域？」

教士在發抖。「我照聖靈的指示，孩子。如果黑暗中的人拒絕接受啓蒙，那不更證明他們的需要？」

「完全答非所問，教士，你來這裏違反了高藍和基地的法律。我不能依法律保護你。」

教士又舉起雙手。他先前的困惑已去。船的對外通訊系統正在傳來羣衆微弱的憤怒聲音。這聲音使他眼光困惑。

「你聽見沒有？你爲什麼對我誤人所造的法律？還有更高的法律。那不是銀河聖靈所說的：你不可以袖手同胞被傷害。他不是說：應當愛護無助與謙遜的人。

「你沒有鎗炮嗎？你沒有太空船嗎？你後面不是有基地在支持嗎？更重要的，不是有統治宇宙的至高聖靈嗎？」

遠星號對面的聲音停止了，丁困惱地回來。

「講，」馬洛簡單地說。

「先生，他們要巴瑪。」

「如果不呢？」

「有許多威脅，先生。難以斷定，有許多人──完全瘋狂了。有個人說他統治本區，有警察力量，可是那人顯然幕後有人。」

「不論幕後有沒有人，」馬洛聳肩說，「他代表法律。告訴他們，只要這個總督，或是警長單獨前來，便可以把巴瑪教士交給他。」

他手上忽然拿着一把鎗。他說，「我不懂什麼叫犯上，我沒有過這種經驗。如果有人想教我，那麼我先要教他。」

鎗緩緩轉對着崔占民，老行商無奈地放下拳頭。他急促地呼吸着。

丁離去，五分鐘後，羣衆中走出一個人，遲疑緩慢，而恐懼地向前走。他兩次回頭，可是羣衆兩次威脅他前行。

「好，」馬洛用手鎗比劃，「格龍和烏沙，把他帶出去。」

教士高聲叫喊。他雙手高揮，忽然外面傳來一下稍現卽逝的亮光。馬洛眨眨眼，又比劃手鎗。

教士被拉向前時他的聲音高喊，「詛咒你這讓同胞陷入邪惡與死亡的叛徒！你不聽懇求與求助的聲音。你不見無邪的受難。你將失聰失明！你靈魂將淪入黑暗───」

崔占民緊搗着雙耳。

馬洛收起火器。「大家各自就位，維持戒備，直到羣衆解散後六小時。到時再行指示。崔，跟我來。」

他們到馬洛私室中。馬洛指指椅子，崔占民坐了下去。他壯壯的身子顯得不振。

馬洛嘲弄地望着他，「崔，」他說。「我很失望。你從政三年，似乎忘了行商的職業。記住，我在基地上可能是個民主人士，但是我必需以專制的手段管理船。我以前沒有對我手下拔過鎗，只要你不離譜，以後我也不會。

「崔，你是應我之請而來的，你沒有正式職務，我私下對你絕對禮遇。但是從此在我手下前

面，叫我『先生』，不可以叫我『馬洛』。我下令的，你不可以像個新兵一樣，懂吧？」

政黨領袖强吞一下口水。他勉强地說，「對不起。」

「好！一言爲定！」

崔的手無力地伸出來。崔說，「我的動機是對的。不能送個人去被凌遲。那是謀殺！」

「我沒辦法。老實說，這件事很糟。你沒注意到嗎？」

「注意到什麼？」

「太空站本來靜悄悄的，忽然一個教士逃來。那裏來的？他到這裏來，巧合嗎？一大羣人來了。那裏來的？有那麼多人的城市最近的也在一百哩外。可是他們半小時內便到了。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崔跟着問。

「嗯，如果把教士送到這裏來釋放，用來作餌。我們的朋友巴教士似乎相當迷糊。他沒有時間恢復神志。」

「可是他被傷害——」崔說。

「可能！也許使我們義氣而愚蠢地保護這個人。他到這裏來違反了高藍和基地的法律。如果我留下他，等於是向高藍宣戰，基地也不能保護我們。」

「你——想得太過份了。」

擴音機發出聲音：「先生，收到官方通訊。」

「立刻送來。」

發光的圓筒由漕中流出來，馬洛打開它倒出一張紙他用手揉了揉說，「首都直接傳眞。元首自己的信紙。」

他看後輕笑一聲。「我太過份，啊？」

他扔給崔，又說，「我們送返教士後半小時，元首終於有禮地接見我們——等了七天了，我想我們通過了一場考驗。」

5

歐元首照他自己說，是個平民。他長長的灰髮披到肩上，他的襯衫需要燙，講話帶有鼻音。

「這裏沒有虛禮，馬行商，」他說，「沒有僞裝誇大。你可以看到，我只是第一公民。元首便是這個意思。它是我唯一的稱呼。」

他似乎很得意，「事實上，我認爲那是高藍和你們國家間的一項堅强系帶。我知道你們國家和我們一樣重視共和制度。」

「不錯，元首，」馬洛說，「因此我堅强主張維持貴我兩國間的和平與友好。」

「和平！啊！」元首灰鬍子微翹，使他的臉容顯得歪曲。「我想邊區任何人不會像我如此有和平的理想。自從我繼承家父作為本國領袖之後，和平從未被破壞過。也許我不該那麼說」——他乾咳一聲——「我的同胞們都稱我為師保——表示受人愛戴。」

馬洛看了看整齊的花園。也許那個角落裏正有人用武器對準了他。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說，「很高興能與你交涉，元首。附近其他王朝與君主都沒有這麼開明的統治，而且經常缺少受愛戴的統治者的性格。」

「例如什麼？」

「例如他們關心人民的福祉。你比我更了解這點。」

他們走在碎石路上，元首眼睛看着地上，他雙手在背後互搓。

馬洛又柔和地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因為貴國的限制而蒙受不利。你一定早已知道無限制的貿易——」

「自由貿易！」元首說。

「好，自由貿易。那對我們雙方都是有利的。你們有許多我們要的東西，我們也有許多你們要的。交易只會促進繁榮。像你這麼開明的領袖，人民的朋友——我也可以說，是人民的一份子——對於這點我無庸多說。我多說只有侮辱你的智慧。」

「不錯，我了解這些。可是你們又如何？」他聲音提高了。「你們似乎相當不講理。我贊同我們經濟可以支持的貿易，但是不能依照你們的條件！我不是這裏唯一的主人。」他聲音更高。「我只是民意的公僕。我們人民不願接受錦上添花的貿易。」

馬洛試探地問，「強迫性的宗教？」

「它有它的效果。你自然還記得二十年前亞斯崗的事件。他們先買些你們的貨品，然後你們要求傳教自由，使貨品更暢通；建立了健康寺廟。然後設宗教學校，官員們都是教徒，結果如何？亞斯崗成了基地一部份，大師也成了基地官員。不！不！獨立的人民絕不能忍受這個。」

「你所說的並非是我所建議的，」馬洛說。

「不是？」

「不。我是個行商長，金錢是我的宗教。我討厭那種神祕糊塗的宗教，我很高興你也拒絕接納。你我意見更加相同。」

元首的聲音尖高。「說得好！基地早該派你這種人來！」

他伸手拍行商的背。「可是你只說了一半。你說了否定的方面，而沒有說肯定的方面。」

「元首，唯一的好處是你將有無盡財富。」

「是嗎？」他說。「我要財富做什麼？眞正的財富是人民的愛戴。我已經有了。」

「你可以兼有兩者。黃金與人心。」

「如果可能的話，年輕人，這是有趣的現象。你怎麼解釋？」

「哦，有許多辦法。困難在於如何選擇。哦，奢侈品，例如，這個東西——」

馬洛由內袋中拿出一個扁平亮金屬的鏈子。「例如這個。」

「那是什麼？」

「可以實地證明。可以找個女孩嗎？任何年輕女性都可以。再找個全身的鏡子。」

「嗯——我們到內室去。」

❖ ❖ ❖

元首所指的住處是幢屋子。人民一定稱它爲皇宮。在馬洛眼中看來，它像個堡壘。它建在可以俯瞰首都的地方。圍牆結實高厚。進口有警衛，建築的重點放在防守上。馬洛澀澀地想，這正是爲人民愛戴者的住處。

他們前面來了個女郎。她對元首深深一鞠躬。元首說，「這是元首夫人的女郎之一。可以嗎？」

「好極了！」

元首小心地看着馬洛把鏈子圍扣在女郎腰上，然後向後退一步。

元首問，「怎麼樣？」

「元首，請你把窗帘拉開。小姐，扣子上有個小小的柄。把它向上推好嗎？不會害你。」

女孩照着做後，深深吸口氣，望着雙手驚呼，「啊！」

自她腰間開始，她沐浴在萬道流轉的霞光之中，而在她頭頂是一圈旋轉的火光。有如什麼人擷取天上的霞光爲她編織了外衣。

女孩驚詫地望着鏡子。

「來，拿著這個，」馬洛給她一串無光小石子的項鍊。「掛在頸子上。」

女孩將它掛上，每個石子進入霞光後，都發出閃亮金黃的各種色彩。

「你看怎麼樣，」馬洛問她。女孩沒有回答，但是露出羨愛的眼光。元首作個手勢，她十分勉强地把扣柄撥回原位。光彩全沒有了。她離去——但是滿懷回憶。

「這是你的，元首，」馬洛說，「送給元首夫人。算是基地的小小禮物。」

「嗯——嗯。」元首把它放在手上稱稱看有多重。「這是怎麼做的？」

馬洛聳聳肩。「那要問我們的技術專家。不過也可以爲你效勞——而不需要教士的幫助。」

「那只是女性的虛榮東西。那怎麼可以得到錢？」

「你們可有舞會，酒會，宴會之類的場合？」

「哦，是。」

「你知道女人們會願意出錢買它們？至少一萬點。」

元首大爲吃驚。「啊！」

「因爲這小東西的能源只能維持六個月，到時需要換新。我們可以盡量出售，用生鐵製造，便可以賺許多。你可以得到百分之九百的利益。」

元首捻捻鬍子，心中在計算。「天，那些老光棍會出多少價錢。我供應少量，讓他們採購。不過不能讓他們知道是我自己——」

馬洛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有套解釋，我們還有許多家用的器具。可以在兩分鐘中內把最粗的肉燉爛的爐子。有不需磨的刀子。有可以攜帶的小小全自動洗衣機，洗碗機，種種清潔劑，光亮劑，除塵器，燈光設備——任何你們需要的東西。如果你替人民帶來這些，你更加倍地受人愛戴。這些東西可以由，嗯，政府專賣，百分之九百的利潤。他們不知道你付了多少。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受教士控制。大家都很高興。」

「除了你。你有什麼好處？」

「基地法律對行商有規定。我們有我們的利潤。你買我們的東西，我們雙方都有利。」

元首心中又在盤算。「你說用什麼付款？鐵？」

「還有煤炭，礦產。還有菸草，胡椒，錳，木頭。都是你們盛產的東西。」

「好像不壞。」

「我想是的。哦，還有一件東西，元首，我可以充實你工廠的設備。」

「啊？怎麼樣？」

「拿鋼鐵廠來說，我有些可以處理鋼鐵的小機器，可以比以前的成本減少到百分之一。售價可以減半，可是製造利潤仍然比以前高很多。如果你要證明，我可以展示給你看。你們城裏有鋼廠嗎？不要很久時間。」

「可以安排，馬行商。明天，明天好了。晚上和我們一起晚餐好嗎？」

「我的手下——」馬洛說。

「他們一起來，」元首說。「表示兩國友好的團結。我們可以多作友善的討論。還有一件事，」他臉孔又拉長下來。「不能談宗教。不要以爲教士可以乘機進來。」

「元首，」馬洛冷漠地說。「告訴你，宗教會使我失去利潤。」

「到此爲止，他們會送你回船去。」

6

元首夫人比他丈夫年輕許多。她的臉孔嚴肅蒼白，黑髮在後面打個髻。

她聲音緊張。「你說完了吧，我尊貴的丈夫。完了，完了沒有。我想現在到花園裏去。」

「不需要演戲了，麗西親愛的，」元首溫和地說。「那個年輕人今晚會參加宴會，你可以盡量和他談話。再安排房間給他手下，希望他們人不會太多。」

「很可能那些人很會吃肉，你又會爲了開支太大兩天睡不着了。」

「也許我不會。不管意見如何，晚宴必需豐盛。」

「哦，」她鄙棄地看他一眼。「你和那班蠻子很好。所以不讓我參加你們的談話。也許你是打算對付我父親。」

「決不是。」

「是，我應該相信你是吧？如果一個可憐的女人爲了政治而被犧牲作權宜結婚，那就是我。我寧願嫁給一個鄉下人。」

「好，太太，讓我告訴你。也許你會高興自農村回到這裏來。如果我可以留下你的一部份作爲紀念品，我願意割下你的舌頭。而且，」他轉轉頭，「爲了使你更美，還加上你的鼻尖和耳朵。」

「你不敢，小捲毛狗。我父親會把你的星球變成細粉。如果我告訴你怎麼對付那些蠻子，他

很可能那麼做。」

「哼。無需對我威脅。你晚上可以隨便問那個人。現在你安靜點好嗎？」

「你這是命令我？」

「好，我給你這個，總可以安靜了吧？」

腰帶圍在腰上，項鍊掛在頸上。他自己按動開關，向後退。

元首夫人倒吸了口氣，僵硬地伸出雙手，她把玩着項鍊，又驚呼一聲。

元首滿意地搓搓雙手說，「你今晚可以佩上——我會給你更多。現在安靜點。」

元首夫人果然安靜了下來。

7

崔占民說：「幹什麼歪着臉？」

馬洛自沉思中醒來。「我的臉歪着？我不是故意的。」

「昨天一定出了什麼事——我是說，除了晚宴之外。」忽然想清楚了。「有麻煩，是吧？」

「麻煩？不，正相反。我正在以全身力量推一扇門，現在它開了一條縫。我們到鋼廠太容易了點。」

」

「你以爲是個圈套?」

「哦，看謝東份上，別那麼戲劇化。」馬洛忍下氣，又說，「太容易進去表示看不見什麼。」

「原子能，啊?」崔占民喃喃地說。「我告訴你，高藍的經濟體系看不見有原子能的跡象。如果有原子技術的話，無論如何是遮瞞不住的。」

「除非是已開始，崔占民，而且是運用在戰爭經濟上。你只可以在船塢與鋼廠裏看得出來。」

「如果找不到，那麼——」

「那麼他們就是沒有。或且是沒有展示出來。丟銅板猜好了。」

崔占民搖搖頭。「但願我昨天和你在一起。」

「但願如此，」馬洛木石般地說，「我不反對道德的支持。不幸，約會是元首訂的，不是我訂的。除此之外，還有官家的車子陪我們去鋼廠。東西你帶來了嗎?」

「全帶了。」

8

鋼鐵鑄造廠很大，有種如何修理也去不盡的腐銹氣息。裏面空寂無人，而且有種不自然的寂靜，大概是因爲接納像元首這種罕見的賓客。

馬洛把一片鋼板隨意抬起一端。崔占民把手提機器交給他，他把皮套子取了下來。

「這機器，」他說，「非常危險，不過只是個手提鋸子。必須注意手指。」

他一邊說一邊拉出鋸齒向鋼板中央割去，鋼板迅速無聲地一分爲二。

衆人一致感到驚訝，馬洛笑了起來。他檢起一半支在他的膝上。「你可以把切割精確度調整到百分之一吋。兩吋的鋼板割起來和這塊一樣方便。只要把鋸子厚度調整好，鐵板放在桌子上切，可以不傷到桌面。」

他每說一句，原子刀便割下一小片鋼板。

「那是切鋼，」他說。

他把機器傳給大家看。「或且你們看刨刀。如果你想把鋼板切薄，磨光，或是去銹?看!」

薄薄透明的鋼箔由另一半鋼板上刨了下來，而且有不同的厚度。

「或是鑽子?原理都一樣。」

林家都圍在他旁邊。他就像個魔術師在表演一樣。元首用手把玩鋼屑。政府高官都踮足站在一邊低語，馬洛以乾淨俐落的手法使用着鑽刀。

「還有一項表演。請拿兩根短管來。」

附近一位官員順從地照他的話做。

馬洛把它們豎起來，用刨刀各切去一端，然後把兩端連在一起。

結果變成了一根！接連的地方連一點不整齊的痕跡都沒有。他望着羣衆想說話，但是又吞了下去。胸前十分激動，而腹部却是緊張冰冷。

元首的貼身保鑣在混亂中擠到前面來，馬洛第一次看見他們的手執武器。

那是原子鎗！決不會錯，那種鎗的樣子決對不會錯。可是問題還不在此。決不在此。

那些武器的鎗柄金片上，深深地蝕刻着太陽與太空船的標誌。

太陽與太空船的標誌也印在基地編輯至今尚未完成的百科全書原版之上。在一千年銀河帝國時代，太陽太空船的標誌飄揚在宇宙每個角落上。

馬洛心中打轉，可是口中却說，「試試這根管子！它成了一根。不過不太完美，因爲熔接不可以用手工。」

無需再表演了，已經大功告成。他達到了他的目的。現在心中只有一件事。金球帶着傳統的光芒，以及雪茄形的太空船圖形。

帝國的太陽與太空船。

帝國！一世紀半過去了，還是帝國，而且在銀河深處。它已出現了，在邊緣地區。

馬洛微笑了。

9

遠星號已在太空兩天，而馬洛在段上尉私人房間裏。他交給段上尉一捲微膠卷，和一顆銀丸。

「再一小時，上尉，你是遠星號的代理船長——直到我回去，否則你一直做下去。」

杜上尉想開口，可是馬洛不耐地揮手制止他。

「安靜，聽我說。信封內寫有你要去的星球詳細路程。你在那裏等我兩個月。如果兩個月時間沒到。基地找到了你，膠卷便是我的報告。

「不過，」他聲音哀傷，「我要是兩個月還沒到，而且基地還沒有找到你，你前往極星，把定時銀丸交上去，那是我的報告。明白嗎？」

「明白，先生。」

「你們任何人不可以看我的報告。」

「如果被詢問呢？」

「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是，先生。」

談話結束，五十分鐘後，遠星號把一艘救生艇自旁邊輕輕踢出去。

10

白伍農是個老人，太老而已無畏懼。自上次動亂之後，他孤獨地住在這塊土地邊沿，他保留着自廢墟中保全的書籍。他不怕任何損失，連同他生活中一些遺留下的東西，所以他面對闖入者連眼睛也不眨。

「你的門開着，」陌生人解釋。

他有腔調，聲音沙嗄，白伍農也認出了他腰後的奇特青銅武器。在幽暗的小室中，白伍農看見他周圍的力場盾。

他疲倦地說：「沒有把門關閉的理由。你要我做什麼?」

「是，」陌生人還站在房間中央。他很高也很魁梧。「這裏只有你這幢房屋。」

「這裏是很荒僻，」白伍農說：「不過東方有個城市。我可以告訴你怎麼走。」

「再過一會。我可以坐下嗎?」

「只要椅子能承得住你，」老人說：「這裏家具都很老了。」

陌生人說：「我名叫馬洛，從很遠的省份來的。」

白伍農點頭笑笑。「我聽得出你外地口音。我是西萬尼的白伍農，以前是帝國的貴族。」

「那麼這裏是西萬尼。我只有舊地圖指引我。」

「一定相當舊了，因爲星辰位置也有錯誤。」

白伍農靜靜坐着，對方的銀光像在想心事。他發現對方身上原子力場盾已經消失，他心中想他自己對敵友都沒有可以戒備的地方。

他說：「我很窮，這裏物資也很少。如果你肚子餓了，可以吃些我僅有的黑麵包和乾玉米。」

馬洛搖搖頭。「不，我吃過，我也不能多留。我只想知道去政府中心的方向。」

「這很簡單，雖然我貧窮而一無所有。你是指星球的首府還是帝國區域的首府?」

年輕人瞇着眼睛。「那兩個地方不同嗎?這裏不是西萬尼嗎?」

老貴族點點頭。「西萬尼，不錯。不過西萬尼已不是本區的首府了。你的老地圖指錯了路。星辰在許多世紀裏的變化不大，可是政治區域却每年在改變。」

「眞糟。眞的糟透了。新首府很遠嗎?」

「在奧沙二號星。二十秒差距。你有地圖，它是好久以前的了？」

「一百五十年。」

「那麼老了？」老人嘆口氣。「歷史變化得太多了。你難道不知道嗎？」

馬洛緩緩地搖頭。

白伍農說：「你運氣很好。本來這些省份很困難了一陣子，史坦納四世也已經死了五十年。以後一直是叛變和騷動。」白伍農不知道自己是否多活了些。不過他已許久沒和人談過天了。「叛變，騷動，廢墟。」

馬洛忽然問：「廢墟，啊？照你說這一省已經赤貧了？」

「也不能那麼說。二十五個一等星球的自然資源可以用很久。不過，比起上世紀的財富，我們已經在走下坡了——而且沒有一點好轉的跡象。你爲什麼對這些那麼感興趣，年輕人？你還很有活力，眼睛仍在發光！」

行商的臉幾乎紅了起來，有如老人的眼睛已經看穿了他內心。

他說：「哦，我是外地來的行商，由銀河邊緣來的。我找到了些舊地圖，我想開闢新市場。所以談起這一省很貧窮，令我至感困惱。一個世界沒有錢，你就不能在那裏賺錢，是吧？現在西萬尼怎麼樣？」

老人向前傾身。「我也說不上來。也許目前勉强過得去。你是行商？你更像個戰士。你的手一直扶着鎗，你下巴上有道疤。」

馬洛揚揚頭。「我來的地方沒有什麼法律。打架與傷痕是行商生活的一部份。當有金錢時，戰鬥是很有用的方法。如果可以不用戰鬥賺錢，當然更好。我在這裏是否需要戰鬥才能賺到錢？可能我會很快地需要戰鬥。」

「很快，」白伍農說：「你可以參加韋斯卡的殘部。我不知道那是戰鬥抑或是强刼。或者你可以參加現在的司令官——有謀殺，强刼，姦淫的特權，他們是奉了被謀殺的五歲國王的命令。」貴族雙頰發紅。他閉上眼睛，又再睜開。

「你和司令似乎並不友善，反貴族？」馬洛說：「如果我是他的間諜呢？」

「你是又怎樣？」白伍農憤慨地說：「你能拿走我的什麼？」他指着家徒四壁的房屋。

「你的命。」

「那使我更簡單。活了這五年已經夠長了。不過你不是司令的人。如果你是的話，我會本能的讓自己少開口。」

「你怎麼知道？」

老人笑道，「你好像很多疑。來，你以爲我故意引誘你譭謗政府。不，我已經不是政治人物

了。」

「不是？人能夠不是政治的？你所說的司令——他是什麼人？謀殺，掠刼，你似乎並不客觀。如果你不是政治的人，你就不會那麼說了。」

老人聳聳肩。「記憶令人痛苦！聽着，你自己判斷好了。當西萬尼是省會時，我是貴族，而且是上議員。我家歷史很悠久。我的曾祖父曾經——算了，不提他了。過去的光榮是可憐的回憶。」

「我想，」馬洛說：「這裏發生了內戰，或是革命。」

白伍農面容憂鬱。「在那些腐敗的時期，內戰只是些記錄，不過西萬尼却和它隔得頗遠。在史坦納四世治下，幾乎又恢復到古時的興盛。可是以後的國王比較弱，弱的國王便表示有强力的司令官，最後一位司令——現在無惡不作的韋斯卡，他本來意圖纂位，可是他失敗了。因爲當皇帝的將軍率船隊到本省時，西萬尼人起來反抗它的反叛司令。」他悲哀地停止。

馬洛發現自己緊張地坐在椅子邊沿，他慢慢輕鬆下來。「請說下去，先生。」

「謝謝你，」白伍農疲乏地說：「謝謝你容忍老人。他們叛變，換言之，我們叛變，因爲我也是個小領導者。韋斯卡離開了西萬尼，把我們留給了將軍。我也不明白，也許我們盡忠的不是將軍，而是皇帝的象徵。——一個殘酷而惡毒的孩子。也許我們害怕圍城之苦。」

「然後呢？」馬洛輕問。

「唔，」老人說：「將軍認爲並不適合。他要征服叛省的光榮事蹟，他的手下認爲征服便是有戰利品。當人民都集中在大城市爲皇帝和他的將軍歡呼時，他征服了所有軍事中心，然後下令用原子武器對付人民。」

「什麼理由？」

「理由是他們反抗司令，而司令是皇帝指定的。將軍成了新司令，整整一個月的恐怖統治，姦淫掠殺無所不用其極。我有六個兒子，死了五個。我有個女兒，希望她當時能早點死去。我已年老所以免於一死。我逃到這裏來，司令對這個老頭也不放在心上。」他低下白髮蒼蒼的頭。「他們使我一無所有。」

馬洛默默地坐着等待。然後，「你第六個兒子呢，」他輕聲問。

「啊？」白伍農乾笑一聲。「他沒事，因爲他以假名參加將軍的軍隊當個普通兵士。他是司令私人艦船的鎗炮手。哦，不，不，我看見你的眼色。他不是個不孝的兒子。他常來看我，給我一些東西。他維持我的生活。如果有一天光榮的司令遭到暴死，那可能是我兒子下的手。」

「你把這個告訴陌生人？將使你兒子有危險。」

「不。我幫助他，介紹給他一個新的敵人。如果我是司令的好友，不過我是他的敵人，我會

告訴他在外太空派船，以肅清銀河的邊區。」

「那邊沒有船？」

「你看見了嗎？你進來時有巡邏船阻止你嗎？太空船很少，邊沿一些省份有許多叛變，所以沒有餘力保護外太陽系的蠻區，銀河的破碎邊區沒有力量危害我們——直到你來爲止。」

「我不是危險。」

「你以後就有了。」

馬洛搖搖頭。「我不懂你的意思。」

「聽着！」老人熱切地說：「你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你來時你身邊有力盾。」

猶疑無語。「是——不錯。」

「好，那是個缺失，不過你不知道。我也懂得一些事情。在這種腐敗的時代，已不流行當學者了。他們無法抵抗火器的揮舞。我也是學者，我知道原子能的歷史，以前沒有發明過隨身力盾。我們有力盾——足夠保護個城市或太空船，但是無法保護個人。」

「啊？」馬洛問：「你的推論是什麼？」

「據說有許多星空的傳說。旅行的奇怪路徑每一個秒差距都有歪曲現象發生。我記得年輕時，有個小船來，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習俗，也說不清他們的來處。他們談起銀河邊緣的魔法師；他

們會在暗中發光，在空中飛去自如，武器也無法碰到他們。

「我們當時取笑他們。今天我才想起這件事。我看見你在暗中發光，即使我有鎗，也不知能否對付你。告訴我，你能否獨立飛翔？」

馬洛冷靜地說：「不會。」

白伍農笑了笑。「你的答覆使我很滿意。我不是在考驗我的客人。如果眞有法師，而你又是其中之一，那麼可能有日他們會大羣而至。那樣也許更妙。這裏需要新血輪。」他無聲地對自己說了些什麼後，又說，「還有別的方法。我們的新司令也有他的夢想，正如韋斯卡一樣。」

「都想要王冠？」

白伍農點點頭。「我兒子聽說一些故事。新司令不會拒絕給他的王冠，不過他必需步步爲營。據說他希望在野蠻後方建立新的帝國。那只是傳說，我不敢保證，他也把女兒嫁到邊緣不知何處的國家去。」

「如果傳說都可以相信——」

「我知道。還有許多別的。我老了，喜歡嘮叨。你說怎麼樣？」老人銳利地望着他。

行商考慮了一會。「我沒話說。我只想發問，西萬尼有原子能嗎？且慢，我知道它有足夠的智識。我是說，他們有沒有完整的發電設備，或是最近被破壞了？」

「破壞？不。在碰到原子電廠之前，星球一半已經毀滅了。那也是艦隊的動力。」幾乎驕傲地說：「在川陀星本身這一邊便有個最大最好的。」

「如果我想看那些發電機，該怎麼辦？」

「不可能！」白伍農堅決地說：「你一進入軍事基地，立刻會被打死。任何人都不能進去。西萬尼是個沒有人權的星系。」

「你是說原子電廠由軍方控制？」

「不。那是些小的城市電廠，供應家庭照明電熱、電車等等。那也一樣壞，由技師的控制。」

「那些是什麼人？」

「專門監督電廠的特別小組。那是傳統的榮譽，年輕人自小便當學徒。絕對的責任與榮譽感。除了技師，外人不得進入電廠。」

「哦。」

白伍農說：「我並沒說技師不能賄賂。五十年來我們有九個皇帝，不過七個是被謀殺的——每個太空船長都想當司令，每個司令都想當皇帝。所以技師們可能會受利慾。那要相當多，而我却一文莫明。你有嗎？」

「錢？沒有，可是人都要用金錢賄賂嗎？」

「錢可通神，還有什麼呢？」

「有不少東西是錢買不到的。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附近那個城市有，我該怎麼去。」

「等等！」白伍農伸出瘦手。「你何必那麼急。你到這裏，我什麼都沒有問。在城市裏，居民還是被稱爲叛民，軍人一看見你的衣服聽見你的口音，便會盤問你。」

他站起來到一個角落的藍櫃中拿出一個小簿子。「我的護照——僞造的。我用它逃出來的。」

他把它放在馬洛手中。「雖然裏面的特徵和你不對，如果應對得好的話，他們不會查得很仔細。」

「你沒有了它怎麼辦？」

老人聳聳肩。「又怎麼樣？還有，你的口音要注意。你是蠻子的腔調，你的用詞習慣等等。所以你越少說話越不會引起懷疑。來，我告訴你怎麼去城裏——」

五分鐘後，馬洛走了。

可是他立刻又回到老人屋裏。第二天早上當白伍農走到小小花園時，他發現地上有個盒子。它裏面有些濃縮的口糧，口味與烹調都與本地不同。

不過它是上等貨，而且可以保存很久。

11

技師個子很矮，肌肉繃得緊緊的，頭髮稀疏顯出粉紅的頭皮。手指粗圓，衣服帶有香味，馬洛發現他是本星球上第一個沒有飢色的人。

技師說，「好，老兄，快點。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你似乎是外地人——」他懷疑地上下打量着馬洛。

「我不是附近的人，」馬洛鎮靜地說，「這點不要緊。昨天我送了你一點小禮物——」

技師頭昂得老高。「我收到了。有意思的玩意兒。偶然可以派上用場。」

「我還有別的有意思的禮物。不像上次只是華而不實的玩意。」

「哦——？」技師沉思了一下。「我想我懂得談話的目的了；以前也發生過這種事。你想給我些小東西。一些錢，也許一件衣服，或是次等寶石；你小小靈魂認爲可以腐蝕一個技師的任何東西。」他噘噘嘴唇。「我知道你想換什麼東西。另外一些人也有這種聰明主意。你想做我們這一行。學習原子的神祕以及照顧機器。你們這些西萬尼狗每天受到叛變的懲罰，希望能投靠技師工會以得到保護。」

馬洛想開口，可是技師又大吼起來。「快走開，否則我要向市政府報告了。你以爲我會出賣？以前西萬尼叛徒也許會！可是我們是不同的人。天，我不懂我爲什麼不用手殺死你！」

馬洛對自己笑笑。對方講的話和腔調像在背演講稿，憤怒與假裝都是一場鬧劇。

行商看着自己的雙手，和緩地說，「聰明人，你有三點錯誤。第一，我不是奉司令派來考驗你忠貞的。第二，我的禮物，連國王貴族也沒有的。第三，我沒有要求什麼回報，卽使有一點，也不足爲道。」

「那麼你說吧！」他還在大叫。「那麼你這麼慷慨送王公的禮物給我做什麼？啊？」他簡直有點歇斯地里。

馬洛站起來把椅子推開。「我等了三天才見到你。先生，表演只要三秒鐘。如果你把手邊火器拉出來——」

「啊？」

「對我射擊，我十分感謝。」

「什麼？」

「如果我被殺死，你可以對警察報告說我想賄賂你，打聽機密。如果打不死我，我可以把盾給你。」

技師首次看見客人身上發出幽晦的光線，有如他浸在珠珠液中，他舉起鎗，遲疑了一下，射擊了。

原子鎗光束打擊了空氣分子，它可以溶鐵蝕鋼，但是在空中走了一半消失了。

技師的鎗落在地上。

馬洛說，「國王有力場盾嗎？你可以有。」

技師吶吶地說，「你是個技師？」

「不。」

「那麼——你是怎麼有盾的？」

「你別管了，」馬洛冷冷鄙視地說，「你要不要？」一條細細的鍊子放在桌上。「這裏。」

技師拿起來緊張地看。「全套嗎？」

「全套。」

「動力呢？」

馬洛的手放在大按柄上。

技師抬起頭，臉漲得通紅。「先生，我是個技師，大人。我做過二十年監工，在川陀大學唸過書。如果你居然說胡挑大小的盒子裏有原子發電機；我立刻送你去警察局。」

「你可以自己解釋，我說那是全套。」

技師臉色恢復正常，他把鍊子綁在腰上，然後在馬洛注視下開動把柄。他周圍發生幽光。他拿起原子鎗，又遲疑一下，他慢慢把焚燒度開到最小。

他緊張地瞄準。

他轉過身，「我可以向你開鎗，把力盾留下。」

「試試看！」馬洛說，「你以為我只有一個樣品？」他慢慢也發出幽光來。

技師傻笑起來，他把鎗扔在桌上。他說，「那麼你的小小要求是什麼？」

「我想看你們的發電機。」

「你知道那是禁止的。被發現會把我們兩個都射去太空——」

「我只是在遠處看一下，我不會碰它。」

「如果不行呢？」

「不行的話，你把力盾留下。我還有種可以射穿力盾的火器。」

「嗯——」技師說。「跟我來。」

12

技師的家住在郊區的小小二層樓中，而市區都是巨大立體無窗的高樓。馬洛由地下道走過一連串道路，走到無聲的電廠附近。

他跟着引導者，無語地走了十五分鐘。他眼睛不錯過一切巨細，但是不碰觸任何東西。然後技師壓抑地說，「看夠了吧？」

「我看夠了。」

他們回到辦公室，馬洛想着說，「你管理那些發電機嗎？」

「每一部，」技師得意地說。

「你運轉它們？」

「對！」

「如果故障呢？」

技師生氣地搖搖頭。「不會有故障。從來不會。會永遠製造的。」

「永遠是很長時間。萬一——」

「你這種無意義的假設是不科學的。」

「好。如果我將它的一個重要部份消滅呢？我想這些機器抵抗不了原子力量吧？如果我破壞一個重要連結，或是打壞石英口管呢？」

「哦，」技師說，「你會被殺死。」

「是，我知道。」馬洛大聲說，「可是發電機呢？你會修理嗎？」

「先生，」技師吼道，「你已經得到報酬了。你已經達到目的了，現在出去！我不欠你。」

馬洛諷刺地一鞠躬後，走了出去。

兩天後，他回到遠星號，回到極星去。

兩天後，技師的力盾不靈了，他怎麼咒罵都沒有用。

13

馬洛在六個月來還是第一次鬆懈下來。他赤身躺在新居的太陽室中。旁邊一個人把一支雪茄送到口中替他點上。他自己也點了一支，說，「你工作過勞，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也許是，賈柯，我情願在市議會席次上休息。因爲我要得到那個席位，你要幫助我。」

賈柯抬起眉毛說，「跟我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第一，你是政壇老狗。第二，蘇若南把你踢出內閣，那傢伙寧願失去一個銀球也不願見我進議會。你不認爲我有機會吧？」

「不大，」前教育部長說，「你是史邁諾人。」

「不要緊，我受過良好教育。」

「好。你的人——崔占民，他怎麼說？」

「他在一年前便替我競選了，」馬洛說，「不過他幫不了什麼大忙。他高聲而有力——只會吵架大叫。我要一次眞正的活動。我需要你。」

「蘇若南是全世界最聰明的政治家。我不是說我比他聰明。也知道他厲害而且會玩花樣。」

「我有錢。」

「錢有用。收買有偏見的人需要很多錢。」

「我有很多。」

「好，我會研究這件事。可是不要說是我鼓勵你參與這件事的。誰來了？」

「蘇若南本人，」馬洛說，「他很早來，我知道。我已經拖延他一個月了。去，賈柯，到隔壁房間打開擴音機。我希望你聽聽。」

他等議員出去後，他披上長袍，把人工太陽光關掉。

市長的祕書長僵硬地走進來。莊嚴的行商把門關上。

馬洛拴上腰帶說，「隨便坐，蘇。」

蘇若南微微一笑。他選的椅子很舒服，不過他坐在上面並不自在。他靠在椅沿上說，「如果你先提出條件來，那麼我們立刻談正事。」

「什麼條件？」

「你在高藍倒底做了些什麼？你的報告不完全。」

「我幾個月前給你的，當時你很滿意。」

「是，」蘇若南用手指摸摸前額說，「可是你以後的行動都另有用意。你對你做的事很清楚，馬洛。我們知道你匆匆地設了多少工廠，花了很多錢。」他盯着他。「那已經超過了你每年的收入；你在基地上層社會花了很多錢。」

「怎麼樣？這證明了你有能幹的間諜，那表示什麼？」

「表示你有了一年前沒有的大筆錢。它可能表示許多事——例如，高藍發生了我們不淸楚的事。你的錢是那裏來的？」

「蘇兄，你不能希望我告訴你。」

「我不。」

「所以我要告訴你，它是自高藍元首金庫裏來的。」

蘇若南眨眨眼睛。

馬洛微笑着說下去。「對你說很不幸，錢完全是合法的。我是行商長，我賣給他不少金屬。而我的利潤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基地的。另外一半錢中還繳了許多所得稅。」

「可是你報告中沒有說起什麼貿易合約。」

「我也沒說明我那天早餐吃什麼，我目前的情婦是誰，或是其他芝麻小事。」馬洛等了等又說下去，「我被派去——用你的話說——使我眼睛睜大。我的眼睛沒有閉過。你想查出被俘的基地商船下落，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說。我看的武器是舊帝國遺留的，也許根本是沒有用的樣品。

「到目前爲止，我服從命令。不過除此之外，我還是個自由人。根據基地法律，行商長可以決定開闢新市場，而且獲得利潤之半。你反對什麼？我不明白。」

蘇若南低頭，壓住怒火說，「行商一向的習慣是要促進宗教。」

「我根據法律而非習慣。」

「有時習慣比法律更高。」

「那麼你向法院申訴好了。」

「何況，你是個史邁諾人，顯然教育與環境無法淨化血液。來，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這超過市場和金錢。我們有偉大謝東的科學證明銀河的未來全靠我們決定，我們無法改變通向新帝國的道路。我們的宗教是達到那個目標的重要工具。當四王國要消滅我們的時候，我們

反而控制了他們。它是控制人類及宇宙的最有效工具。

「貿易發展的主要理由是更迅速介紹並傳播宗教，以保證我們可以完全控制我們傳播的技術與經濟。」

他停下來休息，馬洛却接着說，「我明白這個理論。我完全了解。」

「是嗎？出我意料之外。你一定知道，你的目標只是貿易而已；大量製造無用的廢物，它只會變相地影響世界經濟，使原子能脫離我們的控制宗教，而使成功了一世紀的政策蒙害。」

「時間已經夠了，」馬洛冷淡地說，「一個過時的宗教是危險而不切實際的。不管你的宗教在四王國何等成功，邊緣沒有其他星球接受。當我們控制四王國時，有許多人逃亡，到各地去宣傳韓定使用人民的宗教與迷信來推翻王朝。如果這還不夠，二十年前亞斯崙便是例證。邊緣地區沒有一個國家肯讓基地的教士進入。

「我不打算强迫高藍或其他星球接納他們不要的東西。不，蘇，如果原子能給他們危險，經過貿易的友誼比那强有力多了。」

蘇若南嘲笑地說，「講得眞好聽。好，回到本題，你的條件如何？你要用什麼換得你的想法？」

「你以爲我的信念可以出賣？」

「為什麼不?」冷冷的回答。「你的工作不是買賣嗎?」

「要有利可圖,」馬洛不客氣地說,「你出得起嗎?」

「你可以保有利潤的四分之三。」

馬洛短笑一聲。「好生意。可是你再出個價錢看。」

「議會席次。」

「我不需要你的幫忙,我自己可以得到。」

蘇若南忽然握緊拳頭。「你也可以坐牢。二十年,算算這個利息。」

「除非你可以做到,無利可言。」

「謀殺的審判。」

「謀殺誰?」

蘇若南聲音沙啞,「謀殺為基地服務的安略南教士。」

「是嗎?證據呢?」

祕書長向前傾身,「馬洛,我不是空言。前奏已經過去了。我只要簽一張文件,基地控告行商馬洛的案子便成立了。你拋棄一個基地人民,讓他受異族羣衆凌辱處死,而你只有五秒鐘阻止對你的懲罰。你自己決定我是否空言。你為敵為友,全在一念之間。我倒希望你是敵非友。」

馬洛莊嚴地說,「隨你便。」

「好!」祕書長蠻橫地笑笑。「希望和解的是市長,不是我。希望我沒有太過份。」

門打開他走了出去。

馬洛望着再走進來的賈柯。

馬洛問,「你聽見了?」

政治家坐了下去。「我從未看見過他那麼憤怒。我認識他以來從沒見過。」

「好,你看如何?」

「我對你說,用精神方法來統治外邦本身目標是非精神的。我便是因為這個觀點而被逐出內閣。」

「根據你的想法,什麼是非精神的目標?」

賈柯嚴肅了起來。「他不笨,他一定見到我們宗教政策的破產,七十年來,我們很少成功過。他顯然有他自己的目的。

「任何基於信仰與威脅的教條都是對別人的危險工具,因此無法保證這武器不會反過來對付自己。一百年來,我們支持神話與崇拜,而演變到如今,它可以說已經非我們所能控制的了。」

「說下去,我想聽,」馬洛說。

「假如有個野心勃勃的人，使用宗教力量對付我們，而不讓它對我們有用。」

「你指蘇若南——」

「對。聽着，如果他可以動員一些其他星球的高僧來反對基地的正統，我們的機會如何？他自命爲虔誠的領袖，他可以與異端宣戰，而自封爲王。韓定說過：『原子能是好武器，但是它可能指向雙方。』」

馬洛拍拍腿。「好，賈，讓我進入議會，我要和他們奮鬥。」

賈柯又想了想。「也許不行。教士被凌遲的事是眞的嗎？」

「眞的，」馬洛毫不在意地說。

賈柯吹聲口哨，「他有足夠證據嗎？」

「應該有，」馬洛遲疑一下，又說下去。「崔占民一開始便是他的人，不過他們都不知道我曉得眞相。崔占民是人證。」

賈柯搖搖頭，「那就糟了。」

「糟？有什麼糟？根據基地的法律，教士也是非法的。他顯然被高藍國利用作餌。依照所有常識，我只有一項決定——依法行事。他要審判我，只會使他自己受愚弄。」

賈柯還是搖搖頭。「不，馬洛，你錯了。我告訴你他會玩花樣。他不想判你罪，他知道不行

。他只想破壞你在人民中的地位。你聽見他說的。習慣比法律更高。你可以淸白地由法庭走出去，可是人們會認爲你把教士扔去餵狗，你的聲望便完了。

「他們會承認你合法，甚至合理。可是你在他們眼中仍是個懦弱的狗，無情的畜牲，硬心腸的妖怪。你永遠不會當選。你甚至於失去行商長的地位。你不是土生土長的人。你以爲蘇若南還想再要什麼？」

馬洛頑固地說，「不……」

「孩子，」賈柯說，「我會支持你。可是無法幫助。你被逼上了死角。」

14

馬洛行商長的審判到第四天時，議會中充滿熱鬧的氣氛。唯一缺席的議員是因爲頭骨輕裂而睡在床上。走廊及廊台上全擠滿了富人與達官。外面廣場也擠滿了看立體轉播機的人羣。

賈柯擠過人羣走進議事廳，然後走到馬洛座位邊。

馬洛放心地說，「老天，你總算來了。拿到沒有？」

「拿來了，」賈柯說，「你要的全在這裏。」

「好，外面如何？」

「他們好像瘋了，」賈柯感到不安，「你不允許公開聽證。你可以阻止他們。」

「我不想。」

「還有凌遲的說法。還有馬立諾的人在其他星球上——」

「我想和你談那個，賈。他在鼓動高僧對付我。」

「他作爲外交部長，處理星際的事件。作爲教會教長和高僧，他會激起羣衆暴民——」

「哦，別理它。你記得上星期你對我引述韓定的話嗎？我們可以把火器掉個頭過去。」

市長就坐時，議員們都恭敬地起立。

馬洛低聲說，「今天輪到我了。坐下看戲。」

公聽開始，十五分鐘後馬洛由敵意的人羣中走向市長面前的空地。一圈光束照在他身上，在所有星球的視聽機螢幕上，都有他孤單驕傲站立的樣子。

他開始安祥地說，「爲了節省時間，我承認控告中的每個細節。他們所說教士與暴民的故事完全正確。」

室中一陣騷動與得意的低語。他耐性地等待安靜下來。

「但是他們所說的尚不盡完全。我願意用自己的方式來加以補充。我的敘述開始時似乎沒有關連，可是請諸位容忍。」

馬洛並沒有參考他面前的記事本：

「我和原告作一樣的開始，我與蘇若南和崔占民見面的時候。會商的情形你們已經清楚。談話敍述過了，我對這個不再多說——可是我想說明當日我的心情。

「那是些懷疑的思想，因爲這天的事情實在古怪。想想看，兩個我並不熟悉的人，居然向我做難以相信的建議。第一，市長的祕書長居然要我在政府最高機密中扮演間諜角色，其重要性已向諸位解釋過。另一點，一個政黨領袖要我競選議員。

「我想其中必有奇特動機。蘇若南似乎很明顯，他不相信我，也許他認爲我出售原子能給敵人而計劃反叛。也許他在强調這個問題。因此他需要在我身邊放一個間諜。這個想法是以後崔占民介入時才想起來的。

「請想想看，崔自稱是個行商，而退休從政，我對他的貿易生涯毫不知情，可是我在這方面所知頗廣。他又說他受到基本教育，而他却沒聽說過謝東危機。」

馬洛讓這印象深入聽者心中後，覺得這是第一次有利於他的沉默。他又繼續下去：

「誰能眞正相信在基地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會對謝東危機毫無所悉？我立刻知道崔占民不是行商出身的，我知道他奉過教職，也許是位職業教士；又有鑑於三年來他假裝領導一個行商政黨，理由是：他是被蘇若南收買的人。

「當時我只是在暗中摸索。我不知道蘇若南對我的目的何在，不過他是在做個圈套，我也非常小心。我認爲崔占民陪我去，只是替蘇若南出面監視我。如果崔不願意，那麼他一定還有別的辦法。所以我邀請崔占民同行，知道他是敵人對我安全多了。他接受了。

「議會先生們，那解釋了兩件事。第一，崔並非我的朋友，而且並非勉强基於良心而指控我的，一如原告使你們相信的。他是個間諜，爲了報酬而工作。第二，它也解釋了我對教士的反應與行動——這件事我下面還要作進一步說明。」

會場中鴉雀無聲。馬洛戲劇性的清清嗓子又說下去：

「我實在不願意敍述，我聽到船上有避難教士的心情。我甚至於不願再作回憶。主要的，當時包容了太多變化。當時我立刻認爲是蘇若南對我的安排，而且是我所想像不到的事。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不過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先支使崔占民出去召集我的部下。他一離開，我就裝好視聽記錄器，可以把情形保留下來，待以後研究。當時我只是出於一種焦急的心情才這樣做的。

「我以後至少看了五十遍記錄。現在我把它帶來，準備在諸位面前放映第五十一遍。」

當室內一陣嗡嗡聲音時，市長擊搥維持秩序。極星的五百萬家庭中，多少觀衆熱心地望着視聽機，望着原告座位上的蘇若南，他正以火焰般的眼光盯着馬洛。

大廳中央清理出來，燈光轉暗。銀幕現出一個畫面，那是彩色立體的。

教士受過毆打顯得狂亂，站在伍長和尉官中間。馬洛的映像靜靜在等待，然後人們列隊而入，崔占民在最後面。

談話一句一句進行，他們詢問教士，羣衆出現了，他們的吼聲可以聽到，巴教士在苦苦哀求。馬洛抽出鎗，當教士被拉走時，他瘋狂地高擧雙手，大聲詛咒，這時一道閃電稍現卽逝。

畫面到此爲止，最後一個鏡頭是官員們恐怖地站在那裏，崔占民用手摀耳，馬洛鎮靜地收起鎗。

燈又亮了，馬洛又開口說：

「諸位看，這正是原告所敍述的情形——表面的情形。我來簡單作一解釋。崔占民在過程中所表現的完全是教士的感情。

「在那天我要指出崔占民的另一些線索。我問他教士從那裏來到這個荒凉的位置。我又問他大羣暴民從何而來，而最近的城市在百哩外。原告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換言之，巴教士也有許多令人懷疑之點。他是高藍的教士，他違反高藍及基地的法律，隨時有生命的危險，可是他卻穿着顯著而全新的教士服。這裏面大有問題。當時，我以爲教士是元首的助手，他利用教士來强迫我們從事武力行動，而他可以合法地摧毀我們的船。

「原告希望我有所行動。他們希望我的解釋是，不能爲了一個人而危害全船的任務，因爲那個人有沒有我們都一樣是死路一條。他們認爲應當爲了基地的榮譽而維持我們的尊嚴。

「可是由於一些奇怪的理由，這次控告却忽略了巴瑪教士。他們沒有詳細提出他的資料，他的出生地，他的教育及經歷。這疑點與我方才所提出的記錄也有關連。

「原告沒有提出資料，因爲他們提不出來。從你們方才所看的，可以知道巴瑪是個假貨。根本就沒有巴瑪其人。整個審判根本是個毫無根源的鬧劇。」

他又等說話聲安靜下來。

「我想把記錄上的某一張畫面放大給諸位看。賈！」

燈光暗下來，空中又現出一些鬼魂般的僵立人影。軍官有不以爲然的態度。馬洛用鎗指着。他左邊的巴瑪教士尖叫，雙手前伸，衣袖落到臂彎處。

教士的手上有個小光點，而以前放映時是立刻消失的。現在則是固定的光點。

「請注意他手上的光點，」馬洛在暗處喊。「放大那一點，賈！」

立刻那個光點擴大。其他部份都自畫面上消失去。教士成了個巨人，後來只剩下頭和手，然後只有一手。

光點變成，模糊的發亮字母：ＫＳＰ。

馬洛又說，「那是特別刺花，先生們。在普通光線下看不見，可是在紫外光下——我房間裏充滿紫外光——却完全現出來。我承認那是原始的方法，不過在高藍很有用，那裏的街頭是沒有紫外光的。

「也許有人已經猜到這三個字母代表什麼。巴瑪了解宗教，扮演得維妙維肖，我不知道他是何處學來的。ＫＳＰ代表『高藍祕密警察』。」

馬洛在人聲中高聲喊，「我也由高藍帶來另一些文件，如果需要時我可以拿出來。

「現在原告的案子何在？他們再三强調我不顧奮鬥的教士，我應當爲他犧牲我的船、我的手下，爲了基地的光榮。

「而一切只爲了一個僞裝者！

「現在那是高藍的特務，我應該犧牲嗎？蘇若南與馬立諾使我陷入愚蠢的圈套——」

羣衆怒吼聲淹沒了他的話語。他被人抬起來送到市長的座位去。他看見窗外一羣瘋漢衝到廣場裏去。

馬洛望望賈柯，可是在羣衆中找不到一張熟悉的臉。他聽見潮水般的聲音由遠而近地喊：

「馬洛萬歲——馬洛萬歲——馬洛萬歲——」

15

賈柯憔悴地向馬洛眨眨眼，瘋狂的日子已經有兩天了。

「馬洛，你表演得眞精彩，可別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不會眞想競選市長吧。羣衆的熱情是一回事。但是也很靠不住。」

「對！」馬洛說，「必須小心，最好是把戲再演下去。」

「現在怎麼樣？」

「你要逮捕蘇若南和馬立諾——」

「什麼！」

「你沒有聽見？叫市長逮捕他們！我不管你怎麼威脅他。我控制了羣衆——至少今天還如此。他不敢面對他們。」

「什麼罪名呢？」

「非常顯然。他們在外星鼓動教士來參加基地的分裂行動。那是非法的。告他們危害國家。我不管判決如何。只要在我當市長之前不讓他們露面就行了。」

「選舉還有半年。」

「不久了！」馬洛站起來，忽然緊抓住賈柯的臂膀。「聽着，必要時我會用武力抓權——就像百年前韓定做的一樣。謝東危機還在，那時我會當市長和教長。」

賈柯皺起眉頭。他問，「那是什麼？高藍？」

馬洛點點頭。「當然。他們會宣戰，不過照我看可能還有年把時間。」

「有原子船？」

「你說呢？我們在外太空失去的三條船不是發生故障的。賈，他們也由帝國得到些船。別張嘴像個笨蛋。它還在，在邊緣可能沒有，但是在銀河中央還很活躍。只要一個不小心，它就來了。所以我必須當市長和高僧。只有我才知道如何克服危機。」

賈柯問，「你現在怎麼辦？」

「不辦。」

賈柯疑慮地點點頭。「眞的！」

馬洛的回答十分堅定。「當我是基地的領袖後，我什麼也不做。百分之百的無爲。那便是處理危機的祕訣。」

16

高藍共和國受人愛戴的元首歐師保歡迎他的妻子進來。

她以非常冷淡的聲音說，「我尊敬的大人，我知道基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眞的？」元首澀澀地說。「你的多變了解能力了解了些什麼？」

「夠多了，我尊貴的丈夫。你和你的顧問們已經作了祕密會商。非常優秀的顧問。」有無限責備的語氣。「一羣愚蠢的人，心中但有利慾，令我父親至感不快。」

「請問，」溫和的回答，「你的情報來源如何？」

「如果我告訴了你，他們都變成死屍了。」

「你老是這種態度，」元首聳聳肩轉過身去。「至於你父親的不快，我也一樣，因爲他拒絕供應五艘船。」

「又要船！」她生氣地說，「你不是有了五艘？別否認。我知道你有五艘，還有答應了你第六艘。」

「去年答應的。」

「可是，可是只要一艘便可以把基地炸成碎石堆。只要一艘！」

「卽使有十二艘，我也不去攻擊。」

「如果他們的貿易被破壞，他們還能怎麼支持下去？他們沒有了貨船怎麼辦？」

「貨船代表金錢，」他嘆口氣，「非常値錢。」

「你有了基地，一切不都是你的了？如果你得到我父親的尊敬和感謝，你不是有了比基地給你的更多東西？三年了，那蠻人帶了法術來已過了三年。已經夠久了。」

「親愛的！」元首轉身望着她。「我已經忘了。我很累了。我沒有精力忍耐你的嘵舌。你說你知道我的決定。好吧，我決定了。高藍和基地開戰。」

「好！」元首夫人雙眼發光。「你終於學聰明了，雖然有點勉强。不過等你成爲後方的主人後，對帝國會有相當份量。還有，我們要離開這蠻荒地區到司令宮廷去。我們的確應該。」

她笑着一手扶腰神采煥發地走出去。

元首等待了一下，對着門狠狠地說，「等我成了你所謂後方的主人時，我便可以不再容忍你父親的傲慢和他女兒的長舌。完全不再容忍！」

17

黑雲號的上尉恐怖地望着視聽盤。

「大銀河！」他本想大叫，却變成低語。「那是什麼？」

那是條像大鯨魚般的船，黑雲號相形之下成了條小魚。一邊有帝國太陽與太空船的標誌。船

上的警報器大聲嘶叫了起來。

命令下達，黑雲號準備逃逸，如果可能的話，最後只好拼命一戰——在超波室中，一封電文由超太空送向基地。

電文再三拍發！一半是請求援助，主要都是發出危險的警告。

18

馬洛翻閱文件時，疲倦地搖搖雙脚。兩年市長工作使他更少回家，更容忍，更溫和——然而他却一直不喜歡政府的各種文件。

「他們有多少船了？」賈柯問。

「四艘在地上，兩艘不明，其他都安全。」馬洛說，「我們應當做得更好些。」

沒有回答。馬洛抬頭問，「你有什麼心事？」

「我希望蘇若南到這裏，」回答幾乎不對題。

「好，我們聽聽國內的演講。」

「不，不用，」賈柯反對道。「你很頑固，馬洛。你對外交方面研究得很清楚，可是對星球內政却不關心。」

「那是你的事，不是嗎？否則我何必派你當教育宣傳部長？」

「顯然使我早死而已，特別你對我那麼合作！去年，我再三告訴你蘇若南和他們宗教黨的再起危險。如果蘇強迫再選，把你趕走，你的計劃有什麼用？」

「我承認，沒有用。」

「你昨夜的演說，等於是把政府笑着拱手讓給蘇若南。何必說得那麼坦白？」

「我能使蘇自動撤退嗎？」

「不，」賈柯生氣地說。「你沒有辦法。你自稱能預知一切，而且沒有解釋三年來何以一直作對高藍有利的貿易。你唯一的戰鬥計劃是不戰而退。你放棄了與高藍地區的一切貿易。你公開採取拖延政策。天，馬洛，這麼一團糟，你說我該怎麼辦？」

「缺少衝動？」

「缺少羣衆的感情刺激。」

「還還不是一樣。」

「馬洛，醒醒。你還有兩條路。給民衆一個主動的外交政策，不管你計劃如何，否則與蘇若南和解。」

馬洛說，「好，如果第一條走不通，我再試第二條路。蘇若南來了。」

自從兩年前審判之後，蘇若南和馬洛從未私下見面過。蘇若南沒有握手便坐了下去。

馬洛送上一支雪茄，說，「賈柯留下你在意嗎？他非常希望和解。如果有人發脾氣，他可以從中調停。」

蘇若南聳聳肩，「和解對你有好處。以往我要你開條件，這次大概要由你請我開條件了。」

「你的假設不錯。」

「好，我的條件如下：你必須放棄你荒唐的經濟賄賂政策與無意義的貿易，恢復我們祖先的良好外交政策。」

「你指教士征服？」

「對。」

「和解的必要條件？」

「是。」

「嗯——嗯——」馬洛慢慢地點煙，吸了一大口。「在韓定時代，教士征服是新而積極的，像你那種人在當時也反對過。現在它經過考驗而成爲聖律。但是，先告訴我，你怎麼處理當前的困難？」

「你的困難。與我無關。」

「請盡量考慮這個問題。」

「堅强主動政策。你的拖延是致命的。那是正式向邊區世界承認懦弱。力量是最重要的表現。你必需了解。你是史邁諾人，是吧？」

馬洛想了想這句話的用意。他說，「如果你擊敗高藍，帝國又如何？那才是眞正的敵人。」

蘇若南唇角笑了笑。「不，你去訪問西萬尼的記錄很完全。諾曼區的司令爲了自已利益希望在邊區製造不和，那只是次要問題。他不能孤注一擲的冒險去邊區一行，而他旁邊有伺機而動的皇帝和五十個近隣隨時準備反抗。我只是重述你的話語。」

「可能，如果他們認爲我們强大而危險的話。要是我們正面一舉擊敗高藍，他更會確信無疑。我們必須小心行事。」

「例如——」

馬洛向後仰，「蘇，我把機會給你。我不需要你，不過我能利用你。所以我把情形告訴你，你可以參加我們，進入內閣，你也可以扮演烈士角色在牢中腐爛。」

「你以前也玩過這個把戲。」

「蘇，上次很溫和。時間已經到了，你聽着，」馬洛瞇起眼睛。

「我第一次在高藍登陸時，」他說，「我用珠寶和儀器賄賂了元首。開始我要求進入鋼廠參

觀，我沒有進一步計劃，所以當時成功了。我得到我所要的東西。我去帝國拜訪後，我才知道我如何用貿易做爲武器。

「我們面對的是謝東危機，謝東危機是用歷史力量而非個人力量解決。謝東在安排未來的歷史時，並不寄望於英雄偉業，而是依據經濟與社會的力量。所以必須在我們的時代中得到力量解決難題。

「這次的工具是——貿易！」

蘇若南嘲弄地睜大眼睛，停了一下說，「我希望我有正常的智慧，事實上你的演講並不很精彩。」

「會精彩的，」馬洛說，「請想想，到目前爲止，貿易的力量一直被低估。人們一直想用教士作爲控制的主要武器。其實不然，這是我對銀河情況的估量。沒有教士的貿易！單獨的貿易！它已經夠有力的了。我們簡單扼要地說。高藍現在和我們開戰了。我們與它的貿易將停止。可是注意，在過去三年，他們的經濟系統完全倚靠我們才能提供的原子動力，一旦小小原子發動機失效了，所有儀器不都要失去用途？

「家庭小用具先失效。半年後，女性的原子刀也失效。她的爐子壞了，洗衣機不能工作，濕度溫度機在夏日也死了。怎麼辦？」

蘇若南安詳地說，「沒有什麼。人在戰爭中很能忍耐。」

「不錯。他們的子弟在失效的太空船中恐怖地死去。他們可以忍受敵人的轟炸，即使他們靠陳麵包髒水爲生，而且住在深處洞穴中。不過，要是沒有顯見的危機，愛國心便難以支持許多小事的不便。我們用拖延戰術，沒有死傷，轟炸。人們自然會吃不消。」

蘇若南慢慢而懷疑地說，「你的希望是這樣？你打算如何？主婦叛變？店員們舉刀起來要求洗衣機？」

「不，先生，」馬洛說，「我不這樣想。普遍的不滿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什麼後果？」

「兩年禁運後，高藍的製造工廠，商店，工業都會相繼倒閉。輕重工業都無法維持下去。」

「你去之前，工廠不都好好地？」

「是，蘇，不錯——十二分之一的利潤，那是用原子設備以前的事。如果工業家，商業巨子，和全星球人都反對他，元首怎麼辦？」

「他可以由帝國得到新原子電廠。」

馬洛高興地笑。「你錯了，蘇。錯得和元首一樣。告訴你，帝國已無法補充。他們的原子設備非常巨大。

「而我們——我們的小基地，因爲我們沒有金屬資源，必須處處打經濟算盤。我們的原子發電廠像拇指大小，因爲我們只有那麼多金屬。我們必須發展新技術，新方法——而帝國已經腐化，科學無法再進步，所以他們做不到。

「他們的大原子力盾只能保護太空船，城市，全世界，他們無法造出保護個人的力盾。供應城市的光熱，他們要造六層樓高的電廠，我親眼看見，而我們的小巧得很。我告訴一個原子專家，說有胡桃大小的電機時，他幾乎窒息過去。

「他們甚至於已不了解他們碩大的電機。如果有條管路壞了，現在已經沒人會修理了。

「現在是兩個系統的戰爭，帝國與基地，大與小。爲了控制世界，他們製造大東西，以發動戰爭，而缺少經濟價值。反之，我們作小東西，對戰爭沒有用，可是對繁榮利潤極有益處。

「戰爭可以給元首司令們榮耀，但是歐師堡無法抵抗兩三年橫掃高藍的不景氣。」

蘇若南站在窗口，背對着馬洛和賈柯。已經黃昏時刻，霧氣中昇出幾點寒星。他說，「不，你不是合適的人。」

「你不相信我?」

「我不信任你。你口蜜腹劍。你第一次去高藍時，我受了你的欺騙。當我在審判逼你無路可走時，你居然脫了身，並且佔了市長職務。你不坦誠，你別有動機，說話不負責。

「如果你是叛徒，如果你去帝國是和他們談判均分權力，你的行動正是他們所希望的。你會在加强敵方力量後引起戰爭。你會强迫基地採取行動。你會發明一套可信的解釋，使大家深信不疑。」

「那麼你是不願和解了?」馬洛輕聲問。

「我認爲你必須走。」

「我警告過你，你唯一的路是和我合作。」

蘇若南一時臉上充滿血色。「我警告你，史邁諾人，要是你逮捕我，你會不得太平。我的人會到處宣揚你的眞相，基地人會團結起來打倒你這個外地人。他們心中的命運感覺非史邁諾人所能了解的——他們的良心會毀滅你。」

馬洛安祥地對進來的兩個守備說，「逮捕他，把他帶走。」

蘇若南說，「這是你最後機會。」

馬洛抽煙不語。

過了一會賈柯說，「你現在製造出一個烈士來了。下一步呢?」

馬洛拾起頭說，「這不是我以前認識的蘇若南。他變了，他是隻盲目公牛，他恨我。」

「而且比以前更危險。」

「更危險，胡說！他失去了判斷力。」

賈柯嚴肅地說，「你過於自信，馬洛。你沒有注意到羣衆的叛變可能。」

「我看絕無可能！」

「你眞那麼確定？」

「我相信謝東危機以及歷史的有效解決，不論是外在或是內在。有些事我沒有告訴蘇若南。他想以宗教力量控制外圍世界，他失敗了——謝東計劃中有確實跡象，宗教已經不行了。

「經濟的控制則不同。正如韓定的名語反過來說，一支鎗也不能同時指着兩方。如果高藍要和我們作生意，好。如果高藍沒有我們支持而失敗，如果其他星球因爲經濟孤立而失敗，我們工廠也會失敗，景氣也會消滅。

「沒有一個工廠，商業中心，船運不是在我控制之下。如果蘇若南的宣傳成功，那麼我們的繁榮會消滅。如果他失敗，則會一直繁榮下去。

「同樣的理由，我相信高藍人會爲了繁榮而反叛，我們則不會。這場戲會演到底。」

「好吧，」賈柯說，「你是在建立財閥政治，你把這裏變成行商與商業王侯的天地。將來會如何？」

馬洛抬起憂鬱的臉孔，說，「將來關我什麼事？無疑謝東已經預見而安排好了。當金錢力量

和今日的宗教一樣死去時，若有其他的危機發生，就讓後來的人去解決新問題，我只解決今天的。」

❖ ❖ ❖

高藍——……（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後三年，高藍無條件投降，在基地人們心中馬洛成了謝東與韓定以後的第三人。）

銀河百科全書

附錄：艾息莫夫的世界
——介紹科幻小說

鄭慶慈

艾息莫夫（Isaac Asimov）可算是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小說家之一吧！他是一九四八年的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現在是波士頓大學生化教授，但是更多的人都知道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他寫的眞是又多又好，那些無數的短篇小說不算，他已有六十幾部作品問世，其中有名的巨作「基地』（Foundation）還得到最佳科學小說的雨果獎（Hugo Award）。

他少寫和人類無關的怪力亂神，和虛無縹緲的神仙世界。而是將他的科學知識——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人體內的構造——技巧地應用到他的作品中，加上佈局嚴密，文體簡潔，十分引人入勝，使人一讀再讀，不忍捨棄。他的作品中人物不多，多半是知識份子或是科學家，他們絕對沒有超人的本事，日常生活和你我也沒有什麼不同，大概那就是他本人日常生活圈中的人物。但

是他的作品深切地反映工業社會中人類的苦悶，對不合理社會制度的反抗，人類崇拜科學又害怕科學的心理，未來人類的希望，和人類尤其是科學家們的責任和使命，清楚地刻劃出來。到最後，愛戰勝恨，精神戰勝物質，冀望已久的光明來臨，讀者們不免高聲的歡呼了。

他的作品中最出名的一套書，該是「基地」那三部巨作。他共花了三年時間寫成，而第一部書出版於一九五二年。在那時候，電腦才在幼年時期，而艾息莫夫已想到了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這部書的偉大處，除了作者的想像力和他的理想，也含有很深的哲理。

故事的概要是這樣的：當宇宙中的大帝國開始衰弱時，科學家謝東已用數字計算出它滅亡的危機，和以後各星際王國的發展傾向。爲了保持人類文化的精華，他在宇宙的兩極端建立了兩個基地。這部書說那兩基地如何的成長、强壯，完成了他們應有的使命。

第一部書「基地」，開始於謝東以保存人類文化而編宇宙大辭典爲理由，說服大帝國的統治者，讓他帶着科學家們來到距帝國很遠的星球Terminus，建立了第一個基地。五十年後，大帝國國勢衰弱，一些外圍的星球紛紛獨立，建立自己的國家。强大富有的星球，漸漸的成爲基地生存的威脅。基地上沒有豐富的礦產，可以說是不毛之地。在列强中如何生存呢？他們有科學，有原子能，有最新的技能。他們開始建立新的「宗教」，他們的「神」，就是他們的科學，他們傳給別的星球們科學，爲鄰國訓練技師，稱爲「神父」。在訓練時期，只教他們其然而不教其所然

，使「神父」們對科學盲目的崇拜。因為「神父」們都在鄰國居於要位，他們對「基地」像是宗教發源地似的恭敬，與基地一時相安無事。

但是總有不屈服於宗教的人，他開始對鄰國展開經濟攻勢，輸入大量改良的日常生活品，提高人生活水準的用品，使鄰國們均依賴着他而得到這些用品，到後來像鴉片一樣，鄰國的人民依賴着他，他就掌握鄰國的經濟命脈，而戰勝了他的敵國。

艾息莫夫寫着宇宙，寫着星球的社會，實際上，他不也在寫着地球上的社會嗎？他提示着我們：人類總是想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因此技術落後的國家永遠得依靠科學先進的國家，要成為一個眞正獨立自主的國家，一定要有相當的科學基礎。他更告訴我們：一種主義，一種思想對人行為影響之大，動員羣衆不是依靠着法律的條文或是政府的律令，而是依靠宗教似的說服。然而宗教的控制不是全面的，因為天下總有不信教的人，比宗教的控制更可怕的是經濟的侵略。軍事上政治上的侵略固然可怕，但是那是有形的，任何一種武器，聰明的人類總可以發明另一種武器去對抗，但是經濟的侵佔是無形的，是防不勝防的。在發展中的國家，如果只輸入成品而不輸入技能，只依賴外國建立工廠，而自己不會修護或操作是一種危機。

第二部書「基地和帝國」（Foundation and Empire）。第一個基地由於優秀的應用科學漸漸的強大，兩百年後成了除大帝國外最強大的國家，也漸漸在行政上脫離了帝國而獨立，利用

帝國內部政治領袖們的矛盾和猜嫉而減弱帝國的勢力不成為對第一基地的威脅。

這時候却出現了一位異人「騾」（Mule）。他有天生能控制和移轉別人思想的能力，他能使他的敵人變為他的忠實僕人，敵人們不能戰勝他，他征服了宇宙包括第一基地在內。但是「騾」不能滿足，因為他記得謝東那時是建立兩個基地。找尋第二個基地成了他的目的，非達到目的不能算是全面的勝利。於是第二基地成了他要征服的希望。但是，第二基地在那兒呢？

為了找尋第二基地，「騾」不惜化裝成小丑。跟着一對第一基地上忠貞的夫婦中朗和貝娜避難，藉以親近數學家艾柏林。艾柏林正在用數學推斷第二基地的所在地。但是就在他才得到結果要告訴大家時，貝娜却用槍殺死了他，第二基地的根據地於是成了永恆的祕密。

這本書的特點是故事的戲劇化和對人物生動的描寫。和第一本述說故事和哲理的手法不同。艾息莫夫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對人物有這樣仔細的刻劃。尤其是女主角貝娜的溫柔純眞、敏銳和勇敢。

讀者一定會問：「如果『騾』能控制人的思想，為什麼不控制貝娜，使她讓艾柏林說出第二基地的所在地呢？」這正是故事的高潮。在結尾「騾」黯然的解釋着：「我因為是長相醜惡的孤兒，從來沒人愛過我，漸漸的我發現我能控制別人的思想，我開始征服人類，知道了『權力』的妙用。征服使我滿足，使我快樂，使我報復了人對我的歧視。但是我遇見了貝娜，善良的她，有

愛人的天性。她沒有冷淡我、鄙視我，她愛我如愛其他的人一樣。我可以控制別人，使他們臣服和敬愛我，但是那不是天然的、出自內心深處的愛。貝娜的愛心太珍貴了，我不忍心控制她。」一人期望著高等的物質享受，多少人熱烈的追求名利，用盡一切的手段。又有多少人渴望着權力，制服別人。但是有了世界上的一切還是感到空虛、寂寞。因爲別人能夠臣服、順從，甚至假裝着敬愛，但是眞正的愛心是不會爲金錢和利益所收買。艾息莫夫使貝娜無私的愛戰勝了君臨天下的「騾」，不是提醒我們，精神永遠戰勝物質，愛永遠是强於恨嗎？擁有宇宙中一切的人並不見得幸福快樂。這對今日崇拜物質的社會，眞是一付清涼劑。

最後一部是「第二基地」（Second Foundation）。「騾」控制着宇宙，經濟繁榮，科學發達，但是「騾」還是念念不忘第二基地，他非要征服第二基地，戰勝謝東原有的計畫不甘心。第二基地的首領們也準備對抗。他們知道第二基地的人民們的眞正任務是保全人類的文化，他們是一羣史學家、數學家、哲學家。他們繼續謝東的使命發展文化，並引導人類走向繁榮興盛的路上，然而他們手無寸鐵，也沒有第一基地的應用科學，他們的生存是不讓別人知道他們的所在，默默的領導着人類走該走的路。爲了保衞他們的生存，他們派出了間諜，使「騾」誤信一個遙遠的星球是第二基地，將「騾」引到那兒孤立起來，解除了他的勢力。

「騾」失勢後，第一基地又成了宇宙的統治者，但是他們的政治家生怕第二基地會征服他們

，也想找到第二基地而毀滅它。第二基地使用計謀，使那羣政治家們相信，所謂第二基地只是第一基地中一小撮的科學家。他們犧牲了五十多個科學家，保存他們的祕密，可以在暗中安全地完成謝東交給他們的任務。

艾息莫夫認爲：應用科學固然重要，是建國的基礎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哲學思想。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統治另一個比它文化更高的國家。也許强大的軍事政治或經濟的力量，可以征服佔領一段時間，但是不能長久的統治，因爲文化低的會爲文化高的所同化。雅典能戰勝斯巴達，元朝征服了漢族，勢力不謂不强大，但依然爲漢族們同化。

艾息莫夫其他重要的作品，是有關機器人的幾部巨著，也十分引人入勝，值得一讀。像「我，機器人」（I, Robot）和「鋼鐵之穴」（The caves of steel）等。他寫到機器人發展到能夠完全代替人來做事，而人類希望有機器人代勞，但是又有機器人會取他們而代之的心理。（按「機器人」本社正在翻譯中，不日卽可推出。）他的作品很多，不能一一介紹。

原載中副68、11、9作者同意轉載

以下兩書定於七月出版

⑭天外異鄉人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科幻小說，四版）

黃　海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形像。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科幻小說）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G.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形

艾倫•廸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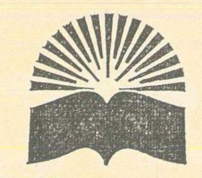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銀河帝國三部曲

照耀明日的書 8 (第一部 基地)

著 者•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譯 者•張 時
發行人•許布哲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 話•303-6561•303-6554
印刷所•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
電 話•701-7948•707-113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1980年5月初版)
定 價:75元(三部合購210元)